春风文学丛书



沧海恨

徐国良　张功升　著

沧海恨

徐国良　张功升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沈阳

春风文学丛书
沧 海 恨
徐国良 张功升 著
*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丹东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6 插页: 2
字数: 95,000 印数: 133,001—209,000
1981年5月第1版 1982年6月第2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158·591 定价: 0.46元

出版说明

本书是作者在亲耳听到的一个真实事件的启发下写成的。

这个故事，早在一九七六年，作者之一、工人故事员张功升同志就曾在部分群众中多次宣讲，内容日臻丰富、结构也随之更趋完美。本书对林彪选"驸马"的丑闻、暴行和主人公的高尚情操、抗暴斗争，作了生动深刻的描写，内容令人惊叹，情节紧张曲折、激动人心。

本篇曾发表在《春风》文艺丛刊一九八〇年第一期，这次出书，作者又作了某些加工修改。

目　　次

一

紧急任务

这件事，发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第一个酷热的夏季。

这天早晨，“雷打不动”的“天天读”刚刚结束，电话铃就响了起来。

年轻的外科医生徐波克急忙走过去，把听筒放到耳边：“喂，对。我是军医院。”

“波克吗？”耳机里传出一个姑娘的声音。

“肖音！”徐波克兴奋亲切地呼唤着姑娘的名字，眉宇间泛出了青春的光辉。

“今天是什么日子？”姑娘按捺着喜悦和激动说，“你真是，几月几号都忘记啦？”

“今天是……是八月十二日。啊！是八月十二日！”徐波克几乎呼喊起来。他发现白发苍苍的科主任正瞅着他慈祥地微笑，才把说话的声音压下来，生怕别人知道他俩这个日子的秘密似的。

但是姑娘还是提出了抗议：“你小声点儿，把人家耳朵都震聋了。你真的把这个日子忘了？”

姑娘的声音很严肃，但是并没有放下电话。

徐波克着急地解释说："肖音，我不是想起来了吗。上午又通知参加什么全院阶级斗争誓师大会，又让我参加一个脑外伤抢救手术。嗨！搞得我头昏脑涨……"

耳机里传来了姑娘憋不住的笑声，"好吧，晚上七点钟到天坛公园，有好消息告诉你，真正的好消息。"

"真正的好消息!?"徐波克的眼睛亮得发光。

"当然真正的！"这几个字，好象不是从姑娘的嘴里，而是从她幸福的心里发出来的。

徐波克刚放下电话，突然铃声又响了，他立刻抓起听筒："喂。"

"是徐医生吗？请您立刻到院部来一趟。"

"好的。"

此刻，徐波克还没有从刚才的幸福感中摆脱出来，他兴冲冲地向院部大楼的五楼攀登，他嫌楼梯间的距离太小，一步竟跨三级、四级。他步履敏捷，身形矫健，浑身充满了青春的活力。他来到院部办公室门口敲门，听见屋里喊声请进，便推门进了屋。

徐波克刚迈进门槛，一位身穿灰色海军服、精明干练的壮年妇人分外热情地迎上来："徐波

克同志，咱们又见面了。”她丰腴的脸上堆满笑意，两只由于惊喜变得发亮的小眼睛，使徐波克立刻想起他们在火车上初次相遇的情景。

那是半个月前，在徐波克送来京治病的父亲回大连的途中。列车停在北戴河车站时，两个随员模样的人，送上来一位有首长风度的妇人，在临近他们父子的位置坐下来。当时，徐波克正探身窗外，观赏着疗养胜地的绮丽风光。火车开动了，速度越来越快，清凉的海风冲过窗子，灌进车厢，波克怕体弱的父亲着凉，就迅速地落下车窗，然后转过身子，习惯地打量一下新上来的旅客，恰巧碰上了这位妇人的目光。徐波克发现对方的目光突然变亮了，亮得叫他害怕。

在徐波克成年之后，他遇到过不少女人的目光，有的是热烈地倾慕，有的是默默的深情，有的是青春的羞涩，他回送给她们的都是对同胞姊妹的纯洁的目光和友爱的眼神。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毫不掩饰的锥子似的目光，虽然似无歹意，但他觉得极不舒服，他不得不把头又转向窗外。

但是，玻璃的反光，又使徐波克看见了那位妇人。妇人的目光一直没离开他，好象他的身上有强大的磁力吸引似的，她的目光，从头上盯到脚下，又从脚下盯到头上。

终于，这位妇人移坐到徐波克的对面来了。



她含着亲切的微笑询问说：“小同志，到哪去呀？”

她那故做亲昵的声音，也叫徐波克不安，为了躲避她那讨厌的目光，徐波克故意装做没听见，干脆也不从玻璃的反光中监视她的行动了，而去专心倾听节奏分明的车轮声，数着闪闪而逝的电杆。

“小同志，到哪去呀？”妇人愈加亲昵地追问道。

一直坐在那闭目养神的徐波克的父亲，听见有人向儿子问话，出于礼貌，微睁双目替儿子回答说：“我们去大连。”

“你们是一个单位的？”

“不，是一家的。”

“噢——”那妇人忽然热情起来，“敢问您贵姓？”这时她才把视线由年轻人转到老人的脸上。突然间，她神采飞扬的表情消散了，一丝惊悸的目光从心底爬上了她的瞳孔。

不过这位老父亲并没有留意那位妇人的神情变化，他活动一下颠簸得难受的身子，坐得稍直些，回答说：“免贵姓徐，徐古风。”

“噢——”妇人又一声长吟，欲立未起，她的这个动作把礼貌和身份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然后颇有感慨地说，“原来是徐老，徐市长。”

“不，不，那已经是历史了。”这时，徐古风才开始注意端详眼前这位气度不凡的女人。

“不认识啦？你的老部下，老邻居苏芳啊。”她机灵地迎着徐古风刚刚扫过来的昏花的目光，主动地把又白又细的手伸过去。

苏芳的这番话，使徐波克转过了头。他观察着父亲的神情，那老人并没有给予这位老部下、老邻居应有的热情，只是出于礼貌地微微点着头。

苏芳倒是热情得象盆火：“这么说，这就是波克了？咱们住邻居的时候，他还是个孩子呢，现在出息得仪表人材了。今年多大了？”

是因为她那讨厌的目光，还有因为父亲对她的态度？反正徐波克对苏芳没有一点儿好感，信口答了一句：“二十八。”便又凝神窗外了。

“结婚了吧？”苏芳又问。

“还没有。”徐古风代答。

“有对象了吗？”

老人点点头。

“都在大连吗？”

“波克在北京一个军医院，女朋友也在北京，是一个医院的药剂师。”

苏芳围着波克的话题问得没完没了，显然超过了邻居的关心，徐波克不由得蹙起眉头瞟了她一眼。但是他的冷眼丝毫也没影响她谈论的兴致。徐波克心烦地站起身对爸爸说：“我去过道站一会儿，这里热得要命。”说罢径直向车厢的连接处走去。

直到苏芳在锦州下车以后，徐波克才回到父亲身边。他生气地问父亲：“这个女的有精神病吗？”

“不，是位新贵。……”

短促的回忆引起徐波克不可名状的厌恶，现在她居然找上门来了。徐波克心想，说不定有什么戏剧要演吧。

“波克，”苏芳象长辈一样亲切，把徐波克拉到双人沙发跟前并肩坐下。“我是奉中央军委办公厅的命令来调你的。”随后，她把一张盖着大红印章的公文递到徐波克手里。

看完命令书，徐波克心中一片狐疑，他猜不透这张调令的来历，心里十分不安。他慢慢地站起身，迟疑地说，“感谢组织对我的信任，但是我还请求组织做慎重考虑，我父亲的问题还没结案，我去军委奉命是否合适？”

“波克，这个问题你不必担心，组织上自然会全面考虑的。”苏芳也站了起来，“那，我们就准备动身吧。”

在这个动乱的年月，个人命运好象飘落到水中的一片树叶，任凭激流冲刷洗卷、升降沉浮，自己怎么主宰得了！徐波克对自己意外的升迁，没有丝毫的欣喜，只有慌乱和惊诧。苏芳又一次催他动身，他盯着身上的白大衣，摊开双手说：“哎呀，我这身衣服总得换换吧？”

“不必了。任务紧迫，时间来不及了。”苏芳严肃地说。原来她是个冷面人，脸上没有笑容的时候，让人感到阴森可怕。

匆忙间，徐波克想起了肖音，他赶忙去拨电话，要把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告诉她，晚上七点钟他不能到天坛公园践约了。“嘎噔”一声，电话被苏芳的随员按住了。苏芳走过来说：“有什么事情需要交代，就和领导说一声吧。”

徐波克从苏芳的口气听得出，她的话就是命令，不容抗拒，心里不由得更加犹疑和不安。他

向医院领导交代了两件工作中的事情，而关于晚上和肖音的约会，终于没有勇气说出口，就匆匆动身了。

医院领导出来送行，被苏芳堵在了办公室的门口，她既和蔼又严肃地谢绝了。

徐波克跟着苏芳来到一辆黑色的红旗轿车旁，随员打开车门，苏芳却没有先上车，执意让徐波克先上，并把她的胳膊护在车门顶，生怕徐波克上车时碰着脑袋。徐波克对苏芳过分的热情和殷勤十分慌恐，他不敢再推辞，就一步跨进车厢。苏芳也紧跟着钻进来，坐在徐波克的身旁。

轿车平稳无声地驶出医院，驶上大街。

闪电似的调动，诡秘地出行，使敏感的徐波克为自己的命运产生了朦胧的担心，为什么苏芳亲自来调他？徐波克下意识地往一旁挪挪身子，想和她保持相当的距离。但是，苏芳却侧过身对徐波克亲切地微笑着，这是一种由衷满意的微笑，长辈对晚辈那种喜爱的微笑，徐波克的疑虑顿时消减了许多。一种对未来事业的好奇心，驱使徐波克不能不打听一下将要承担的使命，他轻轻地叫一声：“首长。”

苏芳立刻打断徐波克的话：“怎么叫我首长？还是和过去一样，叫我苏姨吧。”

随员兼司机插嘴说："叫苏姨，她顶高兴。苏姨不光是首长，而且是高级首长呢，有军衔那阵儿，你没听说过女海军大校苏芳？那就是咱们的苏姨。"

苏芳半认真半玩笑地对司机说："不用你多嘴，我们是老相识。慢点开，出了事，我要你的脑袋。"

"是！"司机正色回答，他挺直腰杆，把车速减了下来。

汽车平稳地行驶着。徐波克听着苏芳和司机融洽的谈话，心里轻松了许多，他又不知不觉地叫了一声："首长……"

苏芳又打断了徐波克的话，语气里含着亲热的责备："年轻轻的，记性这么差，我不喜欢别人叫我首长。"

其实，徐波克见司机刚才说她是女大校时，她满脸是得意之色。苏芳这种故作谦虚的表演，又给徐波克留下了一个不愉快的印象。但是他要急于知道军委为什么调他出来，将要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只好改口说："苏姨，军委调我有什么紧急任务吗？"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苏芳说完朝徐波克神秘地一笑。

既然不能说明，那就一定是纪律不允许了，

徐波克为自己的唐突很后悔。可是苏芳突然说："任务完成了，可别忘了你的苏姨。"这句话，实在使徐波克难解其意，真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汽车驶到拐弯处，苏芳对司机说："去北京站。"

"上北京站干什么？"徐波克脱口问道。

"送你去天津。"

二

和"短剑案"有关？

徐波克站在七楼宽大明亮的玻璃窗前，天津新港的壮丽景色尽收眼底。落日的余晖把长长的码头、停泊的船只、如林的桅杆和起重塔臂，都镀上了金色。远处的海水和天上的云霞融成金黄一色，波光闪动，灿烂辉煌。徐波克的童年是在海滨度过的，所以，见着大海，就从心底涌起一股激动、亲切之情。

徐波克是下午五点钟到达天津，住进这座铺着红色地毯，陈设华丽的高级招待所的。现在他已经吃了晚饭，又洗了澡，换上了一身海军装。这时，他看见一队快艇出航，艇后切开的浪花水

道，象海燕疾飞的翅膀。不由得心里涌起一股激情，他忽然摇了摇胳膊，也跃跃欲试。于是他走出房间，去敲住在隔壁的苏芳的房门。

苏芳正俯在写字台上写着什么，见徐波克进来，就从转椅上转过身，同时坦然地用报纸盖上她写的东西。

徐波克机警地站在远处，为了不打扰首长的工作，他立刻说明来意："苏姨，还不到七点钟，我想到海边走走，顺便游游泳。"

苏芳摇摇头说："别去了，街上车多人杂，很不安全。"

"那怕什么，我年轻力壮活蹦乱跳的。"徐波克执意要出去。

苏芳微笑中，用既关心又不容商量的口吻说："波克，你这次到军委待命，并非一般。组织上需要你遵守四条工作纪律，正好你来了，我就顺便告诉你：第一，不能和任何人通信；第二，不能记日记；第三，不能交朋友；第四，我是你的直接领导，没有我的允许不能随便行动。"

"那好吧。"徐波克无可奈何地回答。

他扫兴地回到自己的房间，再没有心思观赏海滨落日的景致了。他觉得天气异常闷热，坐在临窗的藤椅上，没有一丝一缕的风，他便焦躁地扯开领口扇扇子。路上苏芳没告诉他到底为什么而

来，可现在他似乎有所觉察。凭他所受到的教育和生活阅历，他绞尽脑汁，对他目前所要担负的工作做了许多假设，认为唯一可能成立的是——让他干特工，也就是秘密工作。他的可靠根据就是“四个不能”的工作纪律。

当徐波克进一步追究“四个不能”时，一个可怕的念头突然袭上心来，不由得浑身一阵紧张。是不是住进了另一种形式的“牛棚”——软禁呢？原因当然还是父亲的那只不足尺长的银质的短剑！他记得，那短剑的柄上镶嵌着莹绿色的宝石，鞘上镂刻着两条正在争食的凶猛的鲨鱼，抽出来寒光闪闪。

那是日本侵略者刚刚投降的时候。美帝国主义者耀武扬威地把兵舰开到了我国的东大门，打算强进港口。当时，徐波克的父亲作为我党我军的特派专员，登上美舰进行旨在阻止这场蛮横践踏别国领土丑行的谈判。徐古风面对目空一切、杀气腾腾的美军将领，大义凛然，据理斗争。他用如剑的目光，扫视着愕然端坐的对手，说：“昨天，中国人民能够赶跑日本侵略者，今天也必然能够挫败一切敢来进犯的冒险家，各位请看——”他把望远镜“啪”地投到桌上，“我们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虽然没有炮艇兵舰，却也有步枪木船，更有保卫民族尊严的决心和意志。这就是中

国共产党人对这个不愉快事件的立场！”随后，徐古风笑容可掬的把话锋一转：“我衷心地规劝各位朋友，请珍视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的友谊，不要做出伤害友谊的事情。如果各位是前来作客，本人代表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欢迎贵宾上岸。”一席话说得对方面面相觑、哑口无言。

休会时，美方的主谈代表少将来到徐古风身旁，他揣摩徐古风的辩才、气魄和风度，一定是出身名门学府，也许是旅欧旅美的人才。因此便通过翻译询问，徐古风听后哈哈大笑，风趣地回答说：“我出身于贫穷大学，讨饭系。”说得少将目瞪口呆。半天才提出下一个问题：“那么，象徐将军这样的栋梁，共产党里有多少？”徐古风回答说：“我只是千百万分之一。”

谈判的结果是，美方借口要向指挥当局汇报，离岸回航。那位美军少将临行时来到徐古风面前，颇有感触地说：“你们是真正的中国人，你们的党是有希望的。交个朋友吧！”他双手捧上了一只玲珑的短剑。

“谢谢，为中美友谊做出贡献的人，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的。”徐古风摘下了自己的手表，回赠给少将。

美舰一去就再也没回来。

那只短剑，在父亲不注意的时候，孩童时的

小波克曾拿出玩耍过，自然在孩子和邻里间被视为新奇之物。对了！波克猛然想起，有位漂亮的阿姨曾经爱不释手，她就是苏芳。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一切都颠倒了。那位曾经威武拒敌的战将，因接触过外国人，被诬为特嫌关进了“牛棚”。短剑也被抄走，成了特嫌的佐证。听说负责这个专案的人，就是徐古风的邻居、老部下——老头深受副统帅器重的苏芳。父亲被监禁刚刚解除，自己又被莫明其妙地弄到这里，而且出面的又是那个苏芳！会不会又是那“短剑案”的继续？徐波克心乱如麻、忐忑不安。他神经质地环顾一下房间，舒适的弹簧床，洁白的尼龙纱蚊帐，沙发、写字台，一切都是恬静的，门外也没设置警卫。他努力追忆这一天苏芳对他的态度，除了过份的热情和殷勤，还没发现什么恶意。他这才舒了一口气，觉得也许是自己多心了。那么，究竟调我出来干什么呢？真是搞特工吗？

徐波克认为自己做特工工作是不合适的。他热爱医学，并且在脑外科方面探索到了一些成果。他乐意自由自在地生活，搞特工太神秘，太孤寂，太受约束，而且需要高度的机敏和超人的智慧，这些条件他都不具备，这种传奇式的生活他也不向往。但是，他马上意识到自己是共产党员，



从在党旗下宣誓那天起，自己的一切都是属于党的，现在的工作调动就是党的事业的需要，无论有多大困难，都要坚决完成。那么，就一切从头开始吧。但他马上又想到，父亲的“短剑”问题还作悬案，能任用自己吗？

徐波克因为无所事事，就这样胡乱地想着，他头一次感到这个黄昏来得格外的慢。他下意识地看看手表，七点刚过，他又想起早晨肖音打给他的电话——天坛的约会。他真后悔，无论如何应该给她留个信儿。现在肖音在天坛公园说不定怎样焦急呢！她会怎么想呢？

徐波克来回不安地踱着步，少许，他又站在窗前，凝视着浩渺的大海，和肖音相处的美好往事，就象那闪光的浪花，一片接着一片地涌到了眼前。

三

纯洁的爱

一九五四年，是多么美好的年代啊，在徐波克心里，那是美妙的梦一般的年代，是珍珠般闪光的年代。那时他才十一岁，上四年级。

暑假的夏令营生活，仙境般的在他眼前展开

了。绿树、鲜花、帐篷、红旗，森林中弥漫着花草和树叶的清香，回荡着银铃般的歌声、笑语。

因为小朋友们不是从一个学校来的，为了让大家尽快熟悉，辅导员安排的头一项活动是找朋友。一部分同学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纸条上，然后把纸条藏在石头下或者草棵中，由另一部分同学去找。小波克在一朵碰到鼻子上的还没展瓣的黄花中间，找到一张叠得很细冒充花芯的纸条儿。

“嘟嘟”的哨音响了。同学们集合起来，找到纸条儿的同学，开始念朋友的名字。轮到徐波克了，他走出队列高声念道：“肖音。”

一个穿着白地儿素花连衣裙的小姑娘，眼里含着微笑，大大方方地走到徐波克跟前。看着她头上扎着两个红色的好象要飞起来的蝴蝶结，小波克挠挠后胸勺，不知如何是好。原以为他的朋友一定会是个男孩儿。

肖音热情地把她纤细的小手主动地送到徐波克跟前，小波克只好和她拉起手。肖音眨巴着毛嘟嘟的大眼睛高兴地说：“咱们是朋友了，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说着从花布书包里掏出个小本子，放到小波克手里。

徐波克也回赠给肖音一支珍贵的小油笔。这些都是在参加夏令营前，老师告诉准备的。

小肖音直盯着小波克天真的眼睛问：“和我

做朋友，高兴吗？”

小波克被肖音的开朗、活泼、热情感染了，也由衷地咧嘴笑了，于是向肖音点点头。肖音抓起他的手，拉着他向草地上跑去。

他们一直跑到鲜花盛开的地方，肖音指着一朵淡蓝色的花朵告诉她的朋友说，“它叫桔梗，又叫甜根，爷爷管它叫和尚头，朝鲜人的狗宝咸菜就是它的根儿做的。它还能治咳嗽。来，咱们把它挖出来。”

小波克顺从地听从肖音的指挥，两手插进了松软湿润的泥土。

肖音喜欢花草，知道许多野生植物的名字和用途。不一会儿，他俩采了两抱鲜花，小波克忙得满脸流汗，他俩才坐在树荫下休息。肖音掏出花手绢给波克擦汗，又摘下波克的太阳帽给他扇风。

波克龇牙儿笑着说：“太好了，好好扇。”他说着美得把眼睛也闭上了。可是凉风却没有了。他睁开眼睛一看，肖音把太阳帽戴在自己头上了，就问：“怎么不扇了呢？”

“光想享受，凭什么让人家给你扇风儿。”肖音认真地说。

小波克一急，跳起来一把抢过帽子，就朝肖音猛扇：“还给你，还给你，我才不享受！”

肖音格儿格儿地笑着喊起来："我不热，我不热，和你闹着玩呢，真不禁逗。没羞，没羞。"

小波克的脸刷地红了，活象个大萝卜。肖音又拿过凉帽说，"把眼睛闭上吧，我给你扇，给你好好扇。"

小波克一下子抓住肖音的手，好半天，才小声小气地说："你真好，真的。"

肖音笑了，爽朗的笑声惊飞了树上的小鸟。

不一会儿，小波克捉住一只青蛙，对肖音说："老师说它的舌头长得最奇怪，尖儿朝里。我就不相信，咱们看看。"

肖音把眼睛睁得圆圆的，脸上出现了怜悯的神色："啊呀，你轻点捏，它多难受啊。"当徐波克掰青蛙嘴的时候，肖音恳求起来："你放了它吧，它都要哭了。"徐波克只好把青蛙轻轻地放在草地上，肖音才平静下来，脸上也渐渐地展开了笑容。

多好的日子啊，美得象花，甜得象蜜。早晨，在泉边洗脸，清澈的泉水里荡漾着他们两张笑脸。

白天行军，波克拉着惊慌的肖音爬上峭壁，涉过溪涧。

休息时，肖音为波克缝连被荆棘刮破的海军

衫。

营火晚会上，他俩双双为大家演唱：

小鸟在前面带路，
春风吹着我们……

七个日夜飞一般地过去了，明天就要分手。夏令营最后一项活动是朋友谈心。小波克和肖音坐在一块被太阳烤得暖烘烘的青石上，互相毫不客气地指出对方的缺点。

太阳落山了。他们决定明年的夏令营再相会，还把八月十二日这天定为他们的朋友节，每年都过一次。

月亮挂上了树梢，夜幕悄悄地把他们包围起来，他俩说话的声音也小了。徐波克依依不舍地说："我们能做一辈子朋友就好了。"

"永远在一起，永远不分开。"肖音衷心地回答。

"做那样的朋友，你乐意吗？"小波克认真起来，小脸儿绷得溜圆。

"你呢？你先说。"肖音也认真起来，语气里含着喜悦。

"你先说。"

"你先说！"

最后肖音想出个办法："咱俩一起说，我喊一二。喊了，一——二。"

"乐意！"他俩同时急急地喊出了心里话。

月光如水，夜色溶溶。涧中叮咚的泉水，也为他们唱着美好的友谊之歌。

时间象大江的流水一样，一瞬间卷走了七年岁月。他们的朋友节一次也没过成，那天真纯洁的友谊，也随着时光的流逝渐渐淡忘了。

当他们读到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全市举行数学竞赛，他俩双双名列前茅。发奖大会那天，他们在主席台上又见面了。若不是彼此记着对方的名字，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相认的。他们是那么惊喜，而又那么陌生。

散会了，人们渐渐散去。徐波克走出会场，见肖音正在门前的石阶上徘徊，他知道肖音一定是在等他，便快步朝肖音走去。但是在几步以外，徐波克就局促地停下了脚步。本来他准备好些话，夏令营、朋友节、鲜花、青蛙等等，当他一看见肖音穿着半截袖白上衣，和天蓝色的背带裙子，长长的发辫垂过腰间，嘴角还是那样微微上翘，那双和当年一样含着微笑的眼睛正看着他，他的心慌了，把想说的话都忘了。

肖音还是那样开朗、活泼、热情，走到徐波克跟前笑着问："第二年，你怎么没去夏令营呢？"

“嗯，嗯……”徐波克想不起什么原因，他脸红了。

肖音见徐波克不好意思，自己接着说：“我去了。老师又让找朋友，我没找，我说我有朋友了。可笑不？”说着她不由得嘻嘻地笑起来。见徐波克正在看她，她的脸颊也一下子红了，红得象三月的桃花。

稍许，肖音抬头仔细打量一眼徐波克，她才发现徐波克长得那么漂亮、英俊。笔挺的身躯，清秀的面容，传神的双目，青春、干练、聪明和智慧蕴藏在五官的每个部分里。活泼的姑娘，在徐波克身边第一次感到了新奇的拘束。

应肖音邀请，徐波克送她回家。路上，来往行人畅通无阻地在他们中间穿行，因为他俩相距有三步之遥。走了好远好远，谁也不说话，只是把目光在对方不注意的时候暗暗地投过去。当两对目光碰在一起的时候，又都慌忙避开，两颗心在激烈地跳荡，仿佛擂鼓一样。

“明年高中毕业了，你高考吗？”肖音的声音那么小，那么轻，连自己都奇怪。不过到底找到了话题，打开了僵持的局面。

“考，考医科，我想当外科医生。你呢？”徐波克觉得两人离得太远，说话不方便，就走到肖音跟前，他们终于并肩前行了。

"我喜欢植物，特别是中草药，想考药学院。"肖音随走随拨开挡在他们面前的柳丝。

"咱们共同努力，争取一起考上。"徐波克自已也奇怪，怎么不自觉地说出了"咱们""一起"的字眼儿，不过他说出这句话后，突然觉得蓝天那么高远，眼前的林荫路那么广阔。

肖音不敢把徐波克领到家里，怕妈妈不高兴，就在岔路口停下，指给徐波克那趟平房中间被青藤绿叶缠绕的院门，告诉说是她的家。肖音请徐波克回去，把手伸给他说："明年八月十二日，也就是发榜以后来找我，给我个信儿。八月十二日，这回别忘了。"

徐波克握着肖音柔软的手，心都快要跳出喉咙了，悄声却坚决地说："忘不了！"

从和肖音见面后，徐波克被一种美好的新鲜的感情鼓舞着，学习、做事比以往更有信心，更有力量了。第二年八月上旬，果然收到了军医大学的新生录取通知书。

八月十二日那天，徐波克拿着录取通知书，兴高采烈地去找肖音。

肖音正扎着花布围裙在院里洗衣服，看见徐波克，竟忘记擦掉手上淋漓的水珠，抢过录取通知书就看。她脸上笑，心里也在笑。

肖音把徐波克让到屋里，大大方方地把他介

绍给母亲说："妈，他就是徐波克，过去和您说的那个好朋友。考上军医大学了。"

徐波克是第一次来到陌生的人家，拘束得连手脚都不知道怎么摆放好。他见肖音的母亲是位和蔼可亲的老人，脸上开朗的表情，是那样真挚、纯朴，看得出心地的善良和热情。这性格和肖音多么相似啊。当肖音把沈阳药学院的录取通知书递给他的时候，他一切都自如了，白皙的脸上浮起了动人的光辉。

这时，肖音才偷偷地看看母亲，母亲正在注目徐波克，眼里流露出慈爱和欢喜。肖音放心地笑了。她又把徐波克拉到院里："来，帮我晾衣服。"

徐波克象七年前一样听话。

那天，他们来到风景秀丽的海滨公园，在微波荡漾的海湾上划船，徐波克摇桨，肖音低声吟唱：

让我们荡起双桨，
小船儿推开波浪。
水中倒映着美丽的白塔，
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
小船儿轻轻漂荡在水中，
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
……

这是他们熟悉的歌，喜欢的歌，一唱起它，记忆的海洋里就掀起闪光的浪花；一唱起它，在心中就产生无可言说的美感；一唱起它，对生活就充满了美好的信心和力量。

圆润的歌声，和有节奏的摇桨哗哗声，组成一个和谐的旋律，拨动着两颗燃烧着的心。他们近在咫尺，两对儿痴情地闪烁着光芒的眼睛，把两颗浸饱了蜜糖的心紧紧地连接在一起。

上岸以后，他们沿着海边儿向一个巨大的圆馒头型礁石走去。礁石的表面被潮水冲刷得又光又平，现在是落潮，礁石全部露在外面。徐波克凭借助跑的惯力，几步登上了礁石顶。肖音也学着徐波克的样子，向前猛冲，但是由于裙子的羁绊，跑不起来，她仅登上礁石不几步，就要退滑下来。这时，徐波克一把抓住肖音的手，然后蹲下身子，把另一只手抠在礁石的蜂窝上，肖音才哈哈大笑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爬上了礁石顶。

他俩迎风而立，眺望波澜壮阔的大海，谈论着家庭，憧憬着未来。

徐波克说："怪不得你学习那么好，爸爸妈妈都是模范教师。"

肖音一愣："你怎么知道的？"

"你家墙上的奖状告诉我的。"

"眼睛真尖。你学习也好，父母也是模范教

师吗？”

徐波克笑着摇头。

“那是干什么的呀？”肖音追问。

“住机关的。”徐波克随便回答。

“什么机关？”

“市政府。”

“当官儿吗？”肖音逗趣地问。

徐波克笑而不答。

肖音见徐波克的情态，知道自己无意中猜中了他的家庭秘密，很是高兴，就继续发挥着她的猜测力：“当大官儿吗？”

徐波克不知所措了，不知怎么回答才好。他忽然想起了肖音以前说过的话，就迂回地向她解释说：“你曾经说过我父亲的名字。”

“我说过？”肖音睁大了眼睛，吃惊不小。

徐波克笑着向肖音点头。

“什么名字啊，我一点也不知道。”

见肖音着急的样子，徐波克不得不说出父亲的名字——徐古风。

“啊，徐市长！”一瞬间，肖音是那样惊喜。可是这惊喜如同电光石火一样，在她的眼睛里稍纵即逝了。她沉浸在幸福中的笑脸，刹那间仿佛罩上了一层暗淡的阴云。

分别时，肖音是那样依依不舍，隐约可见几

分忧愁深藏在她温柔的目光里。

徐波克启程赴外地求学，肖音前来送行，仍然是那样愁苦和忧伤。

姑娘的心徐波克琢磨不透了。在大学期间，徐波克给肖音去过不少信，肖音对波克的热情洋溢的词句从不表态，既不拒绝也不感谢，每次回信，她只谈学习，学习，还是学习，从不流露丝毫的感情。

一九六四年秋天，他们都以高材生的资格被分配到首都工作。他们虽然经常见面，肖音总是不卑不亢，依然可见愁苦和忧伤的神情。徐波克越来越发现肖音的这种神情后面是强烈的甚至是痛苦的克制。

有一次他急得追问肖音。肖音先是不答，实在被问得无法，才正颜厉色地对徐波克说："请尊重咱们的友谊，你我之间只能永远是友谊。"

"你有朋友啦？"徐波克疑心起来。

"没有！"肖音急得要流泪了。她是多么喜欢徐波克呀，夏令营时的青梅竹马，固然使他们之间建立了纯洁的友谊，但是肖音更爱慕波克英俊潇洒的风度，那博才好学永不满足的进取精神，那要做一番事业的远大抱负。他和她的父母常为担忧的那些倚仗老子的功禄，自恃优越，贪图享乐，不问将来的干部子弟是何等的不同啊。她爱

波克，深深地爱着他，但她又不敢去爱，因为她畏惧他的那个陌生的高贵的家庭，只好把在胸膛里熊熊燃烧的爱情之火，痛苦的深深地埋藏在心底。

一九六六年初冬的北京，寒风凛冽，沙尘飞扬，直扑人面。但是，人们面临的是一场更为严酷的风暴。这场强烈的风暴正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灵。

这天，徐波克下班回到宿舍门前，看见一个不相识的女同志的背影，这位女同志正在敲他的门。徐波克赶忙走上去，问道，“同志，你找谁？”

当这位同志转过身的时候，徐波克惊呆了，原来她是肖音。她两条垂过臀部的长辫子，突然变成了不整齐的短发，徐波克开始没认出来。

他们俩来到屋里，徐波克问肖音：“你怎么把辫子剪了？”

肖音气愤地从提兜里掏出两条乌黑油亮的大辫儿，说：“在汽车上叫混蛋们给偷着铰了。”

“我看女同志连短发也不应该留，剃光头那才最革命。”半年来，徐波克的心头积满了阴云，他讥讽地说，“古今中外的著名小说，各种理论各门知识的专著，女人的头发，都成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统统要荡涤干净。只有

红海洋、红袖章、红袖标……哼，……只有一种颜色可以存在，真奇怪！”

“这是那位首长在天安门城楼上，拉着长声讲的，我怎么就听了不是味道。社会秩序成了什么样子啦？开一次大会，扫起来的鞋用汽车拉，辫子说铰不管你同意不同意，上去就是一剪子，人身安全没有一点儿保障，还一个劲讲形势大好。”肖音气愤的脸色都发白了，在波克面前她什么都敢说。

徐波克又说：“连孩子对当面讨好都感到讨嫌，那位副统帅竟把语录举得那么高，把‘伟大’‘伟大’喊得震天响，这是真正的高举和热爱？……”

“别说了，咱俩快够成现行犯了。”

是啊，在奇怪的时期，有多少奇怪的事情，人们就有多少奇怪的想法。但是问题远远没有完结，徐波克心头上积聚的阴云，终于变成了乌黑的铅块。他父亲被定为“特嫌”，“短剑”立案了。大连不断来人，催他检举揭发老子的罪行。因为他态度不老实，又因案情重大，据透露中央首长已经过问此案，他被停职了。谁敢和“短剑”的儿子同居一室呢？一个房间里的同志搬走了。只有肖音得知这个不幸的消息后，风尘仆仆地跑来，双手捂着激跳的心口向波克恳求说：

"波克，你对我说真话。"

"我相信我的父亲，我相信他。"

从此，肖音每天必来，陪伴徐波克度过那一个个难熬的黄昏。使波克孤独痛楚忧虑的心灵，得到了无限的宽慰。

一天晚上，肖音又来到徐波克的宿舍，一进门就高兴地喊："波克，我来了。"她的脸蛋被寒风吹得红扑扑的，两眼闪动着少见的动人光采。

徐波克殷勤地接待着肖音。肖音坦然地享受着波克为她的服务。波克为肖音摘围巾、脱外套、倒茶水，忙了一大气，才坐到床上。

肖音也从椅子上站起来，紧贴着波克在床上坐下。徐波克亲切的目不转睛地看着肖音。

肖音悄声说："不认识啊，这么看。"

徐波克慌忙把视线移开了。

肖音低下头，挑起眉毛，声音更小了："看吧，愿意怎么看，就怎么看。今天来就是给你看的。"

徐波克的目光仿佛燃烧了，放射出分外明亮的光采，他狂喜，他心跳，说话的声音也变得发颤了："肖音，你答应啦！？"

肖音笑而不答。

徐波克鼓足勇气，一把将肖音抱在怀里，肖

音顺从地依偎着他，把美丽的面颊送到徐波克的唇边。徐波克终于把发烫的嘴唇压到了肖音柔软的嘴唇上。

过了许久，肖音说："波克，我知道你为徐伯伯的事情很难过。我相信你。我决定永远和你在一起，咱们共同承担生活给予的不幸吧。"

波克问："你的父母同意吗？"

肖音说："今天接到了父亲的来信，他完全支持我的决定。"

波克感情沉重地说："只是委屈你了，和我一起会受人的歧视和冷眼啊。"

"不，我心甘情愿。当初你是市长的儿子，我可真不敢高攀。前几年对你太冷淡，原谅我吧。"肖音沉浸在爱情的幸福之中了。

徐波克的心被肖音炽热的情感融化了。他再也说不出话，只是紧紧地搂着肖音，大滴大滴的泪水掉在肖音的脸上。

肖音为波克抹去脸上的泪水，象哄小弟弟一样哄着波克。其实她比波克还小六个月呢。肖音说："咱们还年轻，不要着急结婚，等我的工作也做出成绩，象你一样的时候再说。你耐心等着好消息吧，不出三年。"

三年过去了，波克的父亲由牛棚转到了"五七"干校，波克也早就复职了，并在工作中进一

步取得了成果。今天早晨，波克接到肖音的电话，约他到天坛公园，并说有真正的好消息告诉他，徐波克心里清楚的知道，一定是肖音的科研项目——仙鹤草素提纯成功了。这就意味着他们结婚的日子已经到来。

可是，现在肖音一点儿也不知道，徐波克会在天津面对着迷茫的大海，心里翻腾着波澜，一个人度过这个孤独寂寞的黄昏。

四

奇妙的体检和海滨拍照

第二天，徐波克随同苏芳乘汽车来到一座军医院。苏芳告诉徐波克，是专来给他检查身体的。

他们走进体检室，苏芳从公文包里抽出一叠子体检表和化验单。徐波克对体检医生和室内的设施稍一审度，职业的经验告诉他，这次体检是经过周密的准备的。

检查开始了，每个项目都是在苏芳的严密监视下进行的。

先检查一般项目，体重、身长、胸围、视力、听力、嗅觉、血压、胸透等。后来进行的项

目，使年轻的外科医生徐波克迷惑不解了，化验什么尿常规、便常规、血常规、血型、肝功能，又做心电图、脑电图和胃肠透视。特别让徐波克惊讶的是，不光让他脱掉背心和裤衩，详细查找身上是否有伤疤，而且严格地检查了生殖器官。更使徐波克惊骇的是，连眼睫毛的长度也做了测量，苏芳还指令体检医生，拔掉了他头上仅有的一根白头发。

徐波克参加过选拔飞行员的体检，那也没象今天这样复杂、这样严格、这样细致啊。他心里开始了嘀咕，看来住另种形式“牛棚”的担心无疑是多余的了。那么眼睫毛的长短和一根白头发能影响做特工工作吗？尽管他的大脑飞速地旋转着，但却找不出合理的答案。

苏芳对检查的结果非常满意，当她听到医生向她介绍，这个人体格就是在飞行员里也是不可多得的时候，她由衷地笑了，徐波克又看见了象在火车上相遇时她的那种神采。

折腾一上午，徐波克实在疲乏了。中午，他回到招待所，虽然心里一直琢磨未来工作这个解不开的谜，但当脑袋一挨上枕头，就香香地睡去了。等他睁开眼睛一看表，已经是两点半多。他翻个身，见苏芳不知道什么时候进来了，正坐在对面的沙发上笑嘻嘻地瞅着他。他一骨碌坐起

来，问："有事吗？苏姨。"

苏芳笑着对徐波克说："你不是要去海边儿吗，今天怎么样？"完全是商量的口气。

徐波克自然高兴，说："太好了苏姨，现在走吗？"他说着已经利落地穿好凉鞋。

"当然可以。"苏芳也是满心欢喜。

还是上午那辆红旗轿车，不过里面多一位挎照像机的莫名其妙的人物。苏芳没给徐波克做介绍，因为有工作纪律，徐波克也不过问。没用几分钟，小汽车就停在了海滨公路的尽头。

徐波克走下汽车，一看见无边无际的象蓝色锦缎似的大海，真是心旷神怡，精神抖擞，不觉眉飞色舞起来。海风掀起他的衣角，拂弄着他的分发，他举目海天相接的远方，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可爱的故乡、如梦的童年、离别的女友……又想到即将担负的重要工作，浑身充满了力量，心中升腾着的是对生活的美好向往，因此，他的面容愈加英俊动人，体态愈加健美潇洒。

这时，徐波克才知道挎照像机的人，是一位摄影师。已经为他拍下了好几个镜头。苏芳还不停地指挥摄影师变换角度，好象拍电影的导演一样。她们把徐波克的正、侧、后和上、中、下的位置全拍到了。

徐波克脱掉外衣和鞋子，准备下海畅游一

番。过午的太阳，在头上热辣辣地烤着，正是游泳的好时光。

苏芳却皱着眉头喊起来："哎呀！波克，不行不行，水这么凉，风这么大，太危险了。"

徐波克笑起来："这点风儿还算事儿？我都可以躺在海水上打呼噜。"说完就朝水里奔去。

苏芳的两只眼睛瞪直了，用命令的口吻喊道："徐波克，回来！我说不行就不行。"

徐波克听苏芳的口气，连商量的余地都没有，只好垂头丧气地走回来穿衣裳。但是苏芳又把徐波克刚披在肩上的衣服给扯开，对摄影师说："来，就这样照几张。"

徐波克这才明白过来，到海边儿来根本不是让他游泳，而是给他照像。但是现在他实在没有照像的兴致，就仰面朝天倒在沙滩上晒太阳。苏芳仍然不知疲倦地指挥着摄影师，像机的快门儿"咔嚓""咔嚓"地响个不停。徐波克想，照吧，一辈子也没照过这么多像，更不用说照裸体像了。

归来的路上，苏芳见徐波克怏怏不快，知道是没让他下海游泳的缘故，就慷慨地许诺说："波克，你不是要游泳吗，用汽车送你到市内体育馆的游泳池，爱怎么游怎么游，要游多久游多久。"

徐波克想自己调出来是等待分配工作的，怎么配乘专车去游泳池呢。他婉言谢绝了。但在心里又寻思，不准下海，却让去游泳池，苏芳为什么对自己的安全这样煞费苦心呢？到底能担当什么样了不起的工作呢？徐波克越想越糊涂。

第二天早饭以后，苏芳的随员端着纸笔砚台等文房四宝，来到徐波克的房间，把东西一样一样规规矩矩地摆放在写字台上，就退出去了。徐波克见着这些东西，手心真有点儿发痒。他少年时就喜爱书法，对魏碑和行书两种字体特别喜欢。他走到写字台前，一看，吓！还有一卷上好的宣纸。刚要动手挥毫的徐波克转念一想，这笔墨未必是给他拿来的，因为苏芳曾明确规定，他不能写信不能写日记，总之，就是禁动笔墨吧！

徐波克正在出神，苏芳笑吟吟地来到他身旁说："波克，今天开始执行第一项任务，在一天之内写出三篇文章，一篇诗歌、一篇散文和一篇政论文，题目自选。散文用毛笔书写。"

"这任务恐完不成。"徐波克嗫嚅地说。

"能完成。"苏芳胸有成竹地说，"学生鉴定表上明明写着你擅长文学，爱好书法，你是大学生里的秀才，这点儿事哪能难住。"

徐波克一听苏芳已经了解底细，就不好推托了。

苏芳又指着那卷宣纸说："还得抄录一首毛主席诗词，就抄'北国风光'吧。"她临走时又嘱咐一句话："要拿出本事来，青年人……"

徐波克听得出，苏芳显然没把话说完。聪明敏感的徐波克理解这项任务的含意，那就是对他进行文化考试。他是个热血青年，素来有争强好胜不服任何人的特质，他认识到，这是关系到工作安排的一举，决心拿出全部本事来完成这第一项任务。

屋里静悄悄的，只有窗帘在微微拂动。他在窗前来回踱步，紧张地思索着，他偶然举目窗外，突见波涛汹涌的大海，眼睛豁然一亮，啊，大海——力量和自由的象征！于是，诗句跃上了心头：

啊，大海，
你容纳百川，胸怀深厚宽广，
你昼夜不息，生命与世齐芳。
日月星辰，只能把你的衣襟点缀，
风雨雷电，只能把你的华发梳妆……

他旋风般地坐到桌前，激动地展纸拈笔润墨，把飞驰的想象抓住，落在纸上。疾速地写着，流畅地写着，忘掉了一切，只有思想和想象驾驶着旋

转自如的紫竹狼毫……

直至掌灯时分，《沁园春·雪》也按照要求抄写完了，按时交卷。

苏芳捧着龙飞凤舞的墨迹时，瞅着满面豪气的徐波克，意味深长地笑了。

五

飞机上的女兵

苏芳告诉徐波克，她有事要离开几天，叫他在这里好好休息，就不见了。

徐波克度日如年地熬过两天，苏芳才欢天喜地的回来，给他下达了第二项任务，乘飞机赴杭州，给一位中央首长送封密信。

出发前，苏芳象打扮新郎似的，把徐波克打扮一番。苏芳对理发师要求说："虽然是新理发，但是不要看出刚理过的痕迹，看上去最好象已经理过十天左右。"理发师琢磨半晌儿，忙碌得浑身透汗，额头上直滴汗珠儿，才勉强使苏芳满意。理完后，苏芳又让吹风儿。徐波克心里已经很不舒服，就站起身来坚持不吹。苏芳严厉地告诉他，这是工作需要，徐波克只好从命。

修饰完毕，苏芳又让徐波克脱下军装，穿上

一件雪花样白的短衫，站在一旁前瞅瞅后瞧瞧，直看得她喜上眉梢，才陪徐波克乘车去机场。

那辆“红旗”轿车驶到三叉戟飞机的舷梯下，徐波克走了出来，苏芳从车内热情地伸出手说：“祝你成功，小伙子。”她神秘地眯一下眼睛，松开了手，回车走了。这么多天以来，苏芳头一回让徐波克单独行动。

徐波克慢步踏上舷梯，他被头一次乘飞机执行任务的新奇感鼓舞着，精神焕发，兴致盎然。

徐波克在机舱里出现，使唯一的一位女乘客抬起了无精打采的头。

这位女乘客看见漂亮机敏的徐波克，呆板的面孔立刻飘浮起青春的生气。

她细看徐波克轮廓分明而又十分清俊的面容，白里透红的健康肤色，秀气的鼻子，好看的嘴角，洁白的牙齿，这其中似乎蕴藏着一种动人的柔情蜜意。她那审视的目光，瞬间转化成两束炽烈的火花。

她再细看，徐波克长长的睫毛下掩着一对儿炯炯有神的大眼，仿佛是生命和智慧的泉，使她的精神陡然一爽。于是，她的目光如同蜜蜂发现了鲜花，不能不追逐徐波克了。

啊，健壮的中等身材，搭配得非常匀称的四肢，摆手投足毫不做作，一切都叫她感到自然优

美，甚至是风度翩翩。

徐波克从她身边走过的时候，象对所有的初遇旅伴打招呼那样，轻微地点下头儿。她慌忙站起来，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徐波克走到前面，在靠近驾驶座舱后面的座位上坐下。舷梯撤走了，飞机就要起飞，徐波克环视机舱，包括自己才只有两名乘客，他觉得十分可惜，这么大的飞机飞一趟才送两个人，多大的浪费啊！

这时，那位女乘客对徐波克说话了："同志，您第一次坐飞机吧？"

"对呀。"徐波克爽快地回答，暗暗佩服这个人的眼力。

"到后边来吧，飞起来前面震得慌。"女乘客的语气是那么欢喜。

徐波克不能辜负人家的好意，便从座位上站起来，朝后面走去，并投给这位唯一的旅伴以感激的目光。徐波克这才注意到，她是一位年轻的女兵。无檐的军帽下，一双重眉，眼里象含着晶明的液质，光芒闪烁，俏俊的脸庞细腻而洁白，仅在略高的颧骨处透出淡淡的红晕。

她一直在盯着徐波克。当徐波克看她的时候，她把垂在鬓边的散发自然地拢到耳后，热情地对陌生的旅伴说："这块儿舒服，请坐这儿



吧。”

徐波克点着头，谦和地坐在她指点的、和她并排仅隔通道的位置上。

引擎响了，随之机身一抖，徐波克觉得象有

个无形的巨人，把他死死地压在椅背上。不一会儿，飞机消失了抖动，啊，飞离了地面，越过了建筑物，冲上了蓝天。不知不觉中，徐波克觉得压在身上的巨人也无踪影了，他凭窗俯视，胸襟豁然开朗。

啊，天津这个工业都市，烟囱如林，上空弥漫着灰色的烟云，海河成了一丝闪亮的细线，向东望去，渤海湾迷迷茫茫。

这时，徐波克的肩膀被轻轻地碰了一下，他回过头，见年轻的女兵眼里含着微笑，手里举着剥好皮儿的桔子送到他面前。徐波克连声说："谢谢，谢谢。"赶忙双手接过来。

女兵关切地说："人在高空要消耗体力，需要补充营养和水份。"

徐波克礼貌地点点头，一边拘谨地吃着桔子，一边信口问道："您在什么单位工作？"

女兵矜持地回答："报社。"她的语气表明，她的职业和身份都并非一般。

"贵姓？"徐波克又问。

"姓蔺。您到杭州吗？"女兵的语气还是矜持的，但那神情是欢愉的，这欢愉的心情是从内心发出来的，不是为了寒暄。

"您也去那里吗？"徐波克信口反问女兵。

女兵羞怯地笑了，露出两排整齐洁白的牙

齿。旋即她又咬住嘴唇，但是兴奋和激动的心情还是控制不住，不仅呈现在脸上动情的微笑里，而且也从闪动的眼睛里流露出来。她要说什么，但又犹豫着，少许，当她再抬起头的时候，徐波克发现她两眼是燃烧的火焰，这火焰喷射着裸露的感情。

徐波克心里一阵慌乱，急忙把头转向窗外。窗外是洁白柔软得象棉絮一样的云。他不敢回头，感到十分狼狈，好象身心都坠进了云雾中。

飞机穿出云层，女兵并不以为然，又主动殷勤地向徐波克不停地介绍着：

“那是东岳泰山，海拔一千五百多米，泰山极顶观日出最有意思了……

“那是淮河……

“那是古运河……”

徐波克专注地下望，他被祖国的壮丽河山吸引着。绿色的大地，象柔软的丝绒，上面镶嵌着宝石和明镜般的水库、湖泊，远处的青山如墨，大河似炼。

“噢，那是太湖，就要到杭州了。”女兵依然那样殷勤和欢悦。

徐波克对女兵的过份的关心和热情，保持着从容冷漠的态度。徐波克偶尔瞟女兵一眼，女兵总是对他微笑着，笑得坦然又亲切。徐波克急切

地盼望飞机快些着陆，好摆脱这个难堪的处境。

六

在摄像镜头的跟踪下

飞机在杭州着陆，徐波克随女兵走出机舱。他见机翼下停着两辆小轿车，舷梯旁笔直地站着一位年轻的军官。女兵走下舷梯时，军官庄严地向她敬军礼，她仿佛没看见一样，睬也不睬地径奔那辆绿色的小轿车。那军官又转向迎面走来的徐波克，同样庄重地敬了一个军礼。徐波克点头还礼后刚要开口问路，那军官说明，是奉命前来接客的，徐波克便随他登上了另一辆轿车。

徐波克乘坐的轿车，紧跟着女兵乘坐的绿色轿车，穿过柳暗花明的街道，沿着风光如画的西湖岸边，钻进一条浓荫覆盖的峡谷。徐波克透过薄薄的窗纱，见到一个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所在，真是峡谷幽暗，气氛森严。他想，为什么自己和绿轿车里那个“神秘的旅伴”驶向同一方向呢？她也是送信的？信，究竟是送给哪位首长的呢？徐波克公文包里的那封密信，信封上并没有收信者姓名，只写着“送杭密件，亲启”几个字。徐波克虽然猜不着那人的身份，但凭这居住的环

境他意识到也绝非一般的人物。

汽车在一座古庙式的大院落里停了车。院里古柏参天，修竹蔽地，几处楼台馆舍隐约其中。虽然已是八月伏天，这里却凉爽宜人。

女兵被几位体态标致的女服务员躬迎进室。

徐波克被接待军官引进左厢的一栋楼房中。此楼外形飞檐大顶，是典型的古代建筑，屋里却是现代化的陈设，什么地毯、沙发、躺椅等应有尽有。

徐波克还没来得及仔细察看，服务人员已经毕恭毕敬地送上来涂有香料的揩汗毛巾，他道着谢，迅速地擦拭了一下手脸，便拿出密件，请接待军官立即转呈有关首长。接待军官请他在沙发上暂时休息，转身离开了这里。这时，服务人员又来了，她们端上来消暑饮料，杯光液色，清亮透明，徐波克尚没沾唇，已觉胸中暑热渐消了。

徐波克这时才注意到，屋中的一切都是以绿色为基调布置的。大理石嵌镶的壁面是淡绿色的，桌上的绸质台布是草绿色的，藤椅是青绿色的，连桌上的杯盘壶碗也都是豆绿色的，莹光熠熠，绿得可爱。徐波克暗想，在这炎热的南方，这里显然是个避暑的休养地。

过了一会儿，接待人员把徐波克引进了另一个房间。这个房间是以白色为基调装饰起来的。

墙壁是乳白色的油漆刷的，窗帘、台布、椅套全是白的。屋中突然亮起灯，灯光从各处反射到徐波克的眼里。使他感到处处都是光源，他不得不眯起眼睛，好让瞳孔慢慢适应这突然变化了的环境。

接待人员让徐波克坐在正面墙下中间位置的藤椅上，告诉他稍等一会儿，就轻轻地走出去了。

徐波克开始打量这屋子，他突然发现在迎面墙上，有个象摄影机镜头似的玩艺正对着他。他站起来，沉着冷静地走过去，到跟前一看，他明白了，是电视摄像机。他要试试电视机是否在工作，便若无其事地向墙边走去。噢，摄像机的镜头跟着他转了过来。徐波克心里有点发慌，他想，这可能是军机要地，自己的行动正在受到严密地监视。他又想，也许是对特工人员胆量的考核？他在惊险的影片中见过这样的场面。于是他想让自己镇静下来，就转过身朝原来的位置走去。不料，一抬头，又发现一个摄像机也在跟踪着他。徐波克觉得问题严重，心情更加紧张，他又悄悄回坐到中间的那把藤椅上。

徐波克觉得这个地方阴森可怖，这里的人说话走路都是静悄悄的，生怕惊扰了什么，他们面目毫无表情，但是目光却变化难测，好象眼睛后

面还有一对儿眼睛……

几分钟后，接待的军官又出现在徐波克的面前，向他转达了首长的回话：因为有会议不能接见他了，不过以后的机会会有很多。留徐波克在杭州玩几天，看看什么都可以，如愿立即复命也行，总之，一切由徐波克自己决定。那接待的军官还交给了他一封首长的复信。

徐波克一分钟都不愿意在这里逗留，他要求马上安排他返回，他要尽早知道领导上对他的安排，他需要立即投入真正的工作中去。

“那好吧，请于明天返航！”接待军官敬个礼，转身走了。

七

过眼的烟云

第二天上午，晴空万里，蓝天无垠。徐波克又乘坐昨天来的那架飞机返航了。机舱里有几位部队首长，也有昨天那位神秘的旅伴。她见到徐波克时，主动地向他微笑打招呼，表情比初见面时更加坦然和亲切。徐波克怕她又象昨天那样纠缠，就找一个离她较远的位置坐下来，再没扭头看她一眼。

飞机大约飞行一个小时左右，在徐波克的眼下，突然出现了金黄色琉璃瓦屋顶的建筑群，啊，象是故宫。对，那是景山、北海，到北京了！他原以为还飞回天津呢。徐波克想，太好了，这下子可以见到肖音了，有多少话要对她说呀，离开还不到十天，好象过了那么遥远的岁月。

飞机着陆后，徐波克走下舷梯，见一位位首长都被小车接走，眼前只剩一辆绿色的小轿车。

这时，同机返回的那位女兵走到徐波克跟前，有些难为情地说："徐波克同志，我请您到家里作客。"并亲自拉开车门，请他上车。

"谢谢。我还有急事。"徐波克支吾着，心中奇怪，她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昨天没对她说过，她根本也没问过啊！

"急事，哈哈哈……"女兵边说边笑，笑得异常开心，徐波克被她的表情搞得莫明其妙。一辆黑色红旗轿车朝他们驶来。那女兵咬着嘴唇，挑起眉毛朝徐波克说："那好吧，我们很快还会见面的！"说完仍然笑盈盈地自己上车走了。

徐波克没有理会那位过分热情的女兵，脱下外衣，搭在肘上，兴致勃勃地放开大步朝前走去。没想到那辆红旗轿车驶到他的跟前缓缓停下了。苏芳突然从里面钻了出来！徐波克一愣，她不是在天津吗，何时到了这里？

“波克，我有点急事儿来晚了。”苏芳热情得象盆火似的，“快上车吧。”

上车以后，徐波克把从杭州拿回的复信交给苏芳。苏芳迫不及待地把信拆开。信很短，她看了一遍又一遍。徐波克不知道她为什么变得过份激动起来，只见她手舞足蹈，语无伦次地念叨着：“太好了，成功了！成功了，太好了！”一时把徐波克弄得云山雾罩。苏芳突然抱住徐波克的双肩，眼睛里迸出了奇异的光芒，问道：“波克，你能不能把苏姨忘了？啊，能不能忘了？”

徐波克被苏芳大失身份的举动，弄得无所措手足，对她的无头无脑的问话也无法回答。

苏芳又问：“将来，有一天，你能不能把苏姨忘了？”她说得那样恳切、认真。

徐波克似乎忽然明白了什么，回答说：“我如果能为党为国家做些工作，当然不能忘记您的推荐。不过，到底让我干什么呢，这些天，呆得筋骨都松散了。”

“好孩子，一会儿你就全明白了，全明白了。走运气的小伙子。”苏芳拍着徐波克的肩膀，愈发得意忘形地说，“西天取经八万里，今天就要见真佛啦。”

徐波克被苏芳这些含着骨头露着肉的话，说得象装进了闷葫芦。而苏芳对他越发亲热，她手

扶着徐波克的肩头，好象对待自己心爱的孩子似地说："小时候苏姨就看出你长大肯定有出息。那时候，咱们住在一条街上，我常去你家和你父亲谈工作。我和你父亲可是老同志了，解放前，我们一起搞过地下工作。徐市长在革命斗争中对国家、对民族有过贡献，我一直很尊重他。嗐，谁想到前两年为'短剑案'白遭了一场冤枉。我调到北京后，为这事，还问过几次，若不恐怕到现在也难以解除专政。过去的事情啦，吸取教训吧！"

听到这番买好的表白，徐波克不由得心中一愣。啊，她果然插手了父亲的专案，这个口口声声说同父亲一起战斗的战友，难道那时候忘记了父亲的历史、忘记了那把短剑的来历？徐波克清楚地记得对父亲的迫害是如何逐步升级的，她这位苏姨在一次"造反派"抄家后得到了父亲的短剑。

徐古风开始时，和其他领导干部一样是被作为走资派打倒的。一次他家突然被抄，翻箱倒柜，衣服、书籍扔了满地，唯独搜走了美军少将赠送的那把短剑和一些陈年的信件。从此升了级，又戴上一顶特务的大帽子，由集体的"牛棚"迁居进了不见一丝光亮的单间。那时苏芳的丈夫调到军委，成了副统帅的大红人。她于是也身价百倍，离开了驻军机关，成了市委机关"支左"

的负责人。徐波克的母亲曾为此找过苏芳，请她帮助澄清莫须有的罪名，她摆弄着抄来的短剑，阴阳怪气地说：“面对着他同外国人交往的物证，只能让他走‘坦白从宽’的道路了，我有什么办法呢？”一气之下，波克的母亲病倒了，在徐古风被隔离审查期间，病情日益加重。他们不许徐古风讲述那把短剑的真实来历，强迫他交代和美军少将的联络方式、钻入我军内部的任务，以及他爬上高位的后台，甚至明显地暗示他把目标指向战功赫赫的我党我军的老一辈革命家。他拒不交代，因此被打得遍体鳞伤、几度昏厥。这位从血与火的环境中走过来的贫苦农民，一向认为，做为一个人，最大的屈辱就是变节，他珍视的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光荣称号，不是年过半百的生命。当冷水把他浇醒的时候，他还是那句话：“我相信群众，相信党。”他通过同情他的看守人员，传信给他受到株连的儿子徐波克，要他凡事要动脑筋、细观察、勤思索，要对未来充满信心，不要随波逐流，更不能屈从压力说假话，或者害怕、逃跑、寻短见，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任。

徐波克没有辜负他父亲的期望，他强忍着怀念亲人的泪水，努力学习和工作，他承受了不被信用、停止工作、强令交代问题的株连，他在政

治风云的逆境中，更加成熟起来了。

徐波克望着眼前这个颇有几分姿色和聪明的女人，感到一阵好笑，那些极不愉快的往事，已经过去了，何必为了讨好和表白再去搅动过眼的云烟？他无意再去计较那些个人的恩仇，他只想在国家的暂时平静中，找到一个为国尽职的工作啊！

八

“应该叫我妈妈”

汽车平稳地静静地停下，徐波克随苏芳走下汽车。眼前是一个青砖砌成的高墙围起来的大院落，墙外的古柏、苍松的横枝伸进来，搭檐掩窗，天井中两圃鲜花万紫千红，游廊的台阶上，有几盆他叫不出名字的盆景，千姿百态，青翠欲滴。多格结构的中国窗户里垂着绿色的纱帘。刚才在车里徐波克光顾想心事，没注意车子朝哪开，现在真不知被送到了什么地方，竟布置得这样清静幽雅。

苏芳见徐波克站在那里发愣，就拉着他通过汉白玉铺成的甬路直进正厅。他们来到一间宽敞的客厅里，苏芳让徐波克暂时等候一下，她自己

径直向内室走去。

徐波克一眼看见小几上有台红色的电话机，他笑了，走过去拨动号码盘，于是，耳机里出现了一个他熟悉的亲切的声音，他劈头就说："肖音吗，我一会儿去找你。"他欣喜欲狂，激动得提高了嗓音。

"啊！波克，工作结束了吗？"肖音也高兴万分。

"还没有，我一会儿就去找你。"

"你在哪儿呢？"

"在，嗯……我也说不清是什么地方。"

"啪"的一声，电话被切断了，徐波克回头一看，是苏芳的手按在电话机上。他立即觉察到因为自己一时冲动，竟忘记了苏芳给他规定的工作纪律，感到很窘迫。

苏芳却没在意，反而满面春风地用眼神儿向徐波克介绍跟她进来的一个人，说："波克，你们谈谈吧。"说完又走进内室去了。

徐波克定睛一看，原来随苏芳进来的人，竟是飞机上相识的，刚才在机场还请他作客的女兵。徐波克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工作一定和她有瓜葛，也许是同行，说不定还是上级呢，不然怎么总能巧遇？就随口问道："同志，您也是调军委工作的吗？"

女兵还象在飞机上那样欢喜，虽然她想尽量保持着自己的矜持，但是内心的喜悦仍从微笑中表露出来。她含混其词地回答徐波克："也算是吧。"

服务人员进来倒茶，女兵接过茶壶，亲手斟一杯，热情地送到徐波克面前。徐波克客气地站起来致谢，女兵笑着说："在这里您可以随便，不必拘束，这是我的家。我不是说了请您来做客吗。请喝茶吧，是用崂山的矿泉水沏的。"

听女兵一说，徐波克倒真拘束了。他想，什么样的家庭才能饮用千里之外的崂山泉水呢？他诧异地环顾四周，考究的高脚花儿，古色古香的古玩台架，上面的珍玩异宝，他只在参观故宫的珍宝馆时见过，这是什么人物的所在呢？眼前年轻的女兵不可能这般气派。他试探地向女兵问道："您父亲在什么部门工作？"

女兵得意地笑了，但是马上又把嘴唇一咬。从这个举动里，徐波克看出来她有位值得骄傲的父亲。女兵收住了笑容，徐波克不明白她是想把话岔开，还是有其他缘故，突然指着墙上一幅画问他："您看这幅画好吗？"

见这情景，徐波克便不再询问她的身世，只好走过去，端详墙上那幅经过精心裱糊的国画。徐波克仔细一看，不觉赞叹起来："真是栩栩如生，使人

见景生情。”他再看作者的题字，更是赞不绝口：“这幅画不仅好，而且名贵。因为是唐伯虎的亲笔。这个人精绘画，通诗词，可算是……”

“但是人们广泛传说着关于他的故事是什么呢？”女兵打断了徐波克的问话，她凝着双目等待着徐波克的回答。

徐波克见女兵那副专注的神情，就不加思索地回答说：“您大概指的是点秋香那段风流韵事吧。其实唐伯虎很冤枉，他的妻子是明媒正娶的，也根本不是秋香。”

“是吗？”女兵睁大了惊喜的眼睛。

徐波克接着说：“点秋香是与唐伯虎同代的一个贵门闲客干的。作书的人，为了哗众取宠，就借用了他的名字。”

听着徐波克的话，女兵又挑眉凝神了，少许，她眼珠儿一转，又提出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十九世纪，在英国诞生的一部讽刺长诗，您读过吗？”

“是拜伦著的《唐璜》吗？”徐波克以问作答。

“是的，那本书挺有意思。海上遇险，残酷的战争，牧歌式的恋爱……”女兵的脸上泛起红晕，她被徐波克的博学强记所感动，但她尽量把语气说得平和，把对徐波克的钦佩和爱慕之情隐

藏在心里，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

女兵又把徐波克引进客厅的一个侧门。这屋地当中是一架乌光闪亮的卧式钢琴。徐波克一看便知这是琴房了。女兵熟练地掀起琴盖，徐波克走到琴前，灵活的手指随便地往键盘上一划动，一串动听的音符，便从他的指下划了出来。女兵高声诚恳地对徐波克说："玩吧，玩吧。"

徐波克在学生时代就喜欢弹钢琴，曾为独唱的女同学出台伴奏。毕业后，为了手术台上的硬功夫，也经常用钢琴来锻炼手指的功力。但是现在不管女兵怎么让他弹，他也执意不肯就坐，他清醒地知道，这个地方绝不是他玩琴的场所。

女兵只好自己坐到琴前，歉意地对徐波克笑笑，琴声开始在房间里回荡起来。徐波克看着女兵轻重有别、缓急有素的手法，渐渐地发现她的全身浸入了乐曲的意境，随着曲子的节奏摇摆着。徐波克听着听着，忽然吃惊地张大了眼睛，她弹的好象是李斯特的《唐璜幻想曲》。这时女兵抬起头瞟了徐波克几眼，她那波光闪动的神色，使徐波克想起了飞机上的情景。逼得徐波克一步步向门旁退去了。

女兵见徐波克没有兴味，就把他领出琴房，又推开一扇客厅的侧门，里面是一副崭新的乒乓球台。女兵问道："会吗？"

“打不好。”徐波克平淡地回答。

“今后有机会玩。”女兵随手把门关上。她又走到窗前的花盆跟前，问徐波克：“您看这花好吗？”

徐波克也只好走过去：“牡丹花，花中之王啊。”

“您喜欢吗？”

“当然喜欢。但是我更喜欢以朴实为美丽，以纯洁为高尚的青竹翠兰。”

“您的话真富有诗意……我一定献您一朵您最喜欢，最心爱的花……”女兵说完对徐波克羞涩地一笑，连个招呼也没打，就低头跑了。

徐波克站在那里发愣，无缘无故为什么献给我花呢？他越想越糊涂，苏芳不是让她来谈谈吗，怎么和工作有关的话连一句也没说就走了，采花去了？

这时，苏芳笑吟吟地进来叫他：“波克，跟我来吧。”

苏芳在前面为波克引路，他们穿过一间堂屋，又经过一段雕梁画栋的游廊，走进后院的静得没有一点声响的正室。

徐波克张大了好奇的眼睛左顾右盼，还没等定神儿，就见从屏风旁转出一位穿着一身乳白色睡衣裙的女人，她笑盈盈地坐在宽大暄厚的双人

沙发上。

苏芳赶忙上前给波克介绍："这是叶君主任。"

"敬礼！"徐波克要按军人的风度给叶君敬礼，忽然想到自己没穿军服没戴军帽，就变成了鞠躬礼。

叶君上上下下地打量徐波克一番，自语似地夸奖着："不错，不错，稳当，标致，聪明，惹人喜欢。坐吧，坐吧。"她打着手势叫徐波克坐下。

徐波克头一次见到高级首长，他不敢落坐。见叶君还在歪头歪脑地打量他，心中觉得十分尴尬，就更不敢坐了。

苏芳上前把徐波克按到身后的沙发上，说："首长让你坐，就坐吧。"

徐波克只好坐在沙发的边儿上。

叶君又问："多大了？"

"二十八岁。"徐波克回答。

"没结婚吧？"

徐波克说："准备……"

但他的话被苏芳抢去说了："准备好了，刚才他还对我说，一生交给党安排，党叫干啥就干啥。"

徐波克正要告诉首长，他正准备结婚，叶君的话题已经转了："你父母都好吗？"

苏芳又替徐波克回答了："他父亲还在'五七'干校呢。"

徐波克也说："他的特嫌问题还没结案。"

"哎呀！"叶君忿忿地长出一口气，瞬间变了颜色道："你父亲不是个老革命吗，怎么还在那种地方？老苏啊，你应当跑一趟了，让他们安排安排嘛，就说我说的。"

苏芳唯唯诺诺地回答："一定照办。"

叶君的几句话，把徐波克的心里说得热呼呼的，他站起身向叶君致意说："谢谢首长的关怀。"

叶君又把话题一转："见着我女儿了吧？"她又恢复了笑盈盈的面容。

这时，那位女兵又出现了。她脱去了军装，换上了一件质料很好的水粉色拖地长裙。

徐波克回答说："我们见过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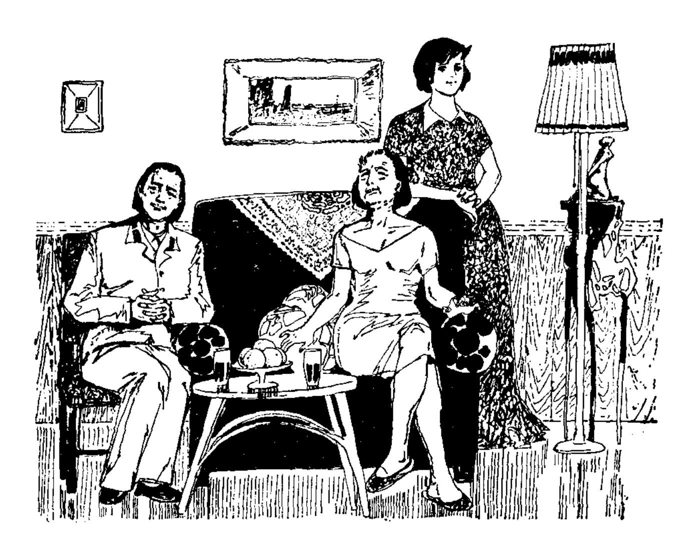
"怎么样啊！"叶君扯着长声问。

徐波克不明白她问的是什么意思，茫然地看了蔺铃铃一眼。

蔺铃铃羞怯地低下头，小声地对苏芳说：

"您也坐嘛，苏姨。"然后她靠在妈妈身边，但是，她那含着少女羞涩的目光，又回到了徐波克的身上。

苏芳又给徐波克解释说："问你看铃铃怎么



样？”

“啊，昨天在飞机上见过面，今天又在这里相遇了，她……一位很热情的同志。”徐波克不知所措，回答得语无伦次。

叶君拉着铃铃的手，看看女儿，又看看徐波克，笑着说：“好极了，好极了。”

徐波克处境很难受，他再不愿意叫人象欣赏玩物似的观赏，他站起身请求说：“首长，苏姨说您亲自安排我的工作。”

“傻孩子，你再不能叫首长，应该叫我妈妈。”叶君说完哈哈大笑不止。

徐波克心里一惊，他不知道应该怎样理解

“妈妈”二字。是长辈对晚辈的喜欢呢，还是什么别的意思。

苏芳赶忙插嘴说：“还不赶快给你岳母行礼，愣着干什么？”说着就按徐波克的头。

叶君笑着摆手说：“好了，好了，现在也不兴这个了。”

一听“岳母”二字，徐波克浑身一震，如梦方醒。几天来的奔走，什么军委待命，体检、拍照、考试、杭州送信、飞机上的相遇，原来都是为了这个呀！他的思想混乱了，一时竟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应该做什么，也不知道给没给叶君行礼。但是，他马上清楚地意识到，几天来他昼思暮想的艰巨工作象肥皂泡一样破灭了，他发觉自己受了欺骗，遭到了戏弄，愤怒的火焰从心底燃起，呼吸急剧加快，视线有些模糊。哼！好一个叶君。

徐波克吃力地抬起眼睛，看到蔺铃铃正挑着眉毛对他微笑，他的脑海里立刻出现了肖音。肖音呵，他那美丽痴情的未婚妻！徐波克瞬间清醒过来，他有了勇气和力量。他要说话，不能不说明这一切！他用低沉的，但却无比坚定而清晰的声音说：“首长，我有……”

“有个特嫌的父亲，”苏芳立刻打断徐波克的话，“你岳母、岳父都知道了。”

徐波克刚想辩驳，叶君又开腔了："只要铃铃相中你了，还管那些干什么。再说，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叫你苏姨跑一趟。老苏啊，抓点紧，看把孩子急的。"

苏芳赶忙说，"我一有空儿，就上大连去。首长不用费心了。"

徐波克心里一震，猛然间他似乎感觉了她们手中握有的权力的分量。恰在这时，他的目光正落在墙上一张条幅上——"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他同时清楚地意识到所处境遇的不妙。事情已到此种地步，未必那么简单就会完结。他已经是度过了二十八个春秋的人，特别是近两年来，他看明白了煊赫的权势意味着什么。事实上，他几天来的种种遭遇，不足以证明一个党和国家干部的命运，就决定在他们的俯仰之间，谈笑之中吗！

徐波克简直不敢往下想了，一个痴情的未婚妻，自幼青梅竹马，却要逼他另作抉择；可敬的父亲，戎马半生到头来变成了美国特务，自己如果不被他们牵着走，结果能怎么样呢？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他觉得自己象走到了断崖前，再迈一步，将坠入无底的深渊，应该立即回头！但是路已经被法力无边的魔鬼堵住，使他进退维谷。一股怒火从心底燃起，直舔胸肺，他额上浸出了

冷汗，视线模糊了，随着，身子摇晃起来。

蔺铃铃叫了一声："你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

徐波克强制自己镇静下来。苏芳扶他坐在沙发上。

叶君也上前摸摸徐波克的头和手，说道："手这么凉。哎呀，孩子，别激动，别太激动。喝口水，安静安静。"

苏芳心里象明镜似的，但是她故意把话引开："他这两天尽坐飞机，那可不是个好营生，我一坐飞机就头昏脑涨。"

"让波克到我屋里休息吧。"蔺铃铃有些难为情地向叶君请求。

叶君会心地笑了，说："当然由你安排了。"

"不，我不能在这休息。"徐波克挣扎着站起来，"我得回医院去。"

"回医院干啥？哪也别去了。"叶君拉下脸说，"在家先休息两天，以后到北戴河疗养疗养吧。"

九

不安的等待

下班的铃声响了，肖音脱下白大衣，洗洗

手，穿上心爱的花罩衣，拎起手提兜匆匆走出医院。往常，她总是把试验室收拾得井井有条才下班，今天下午，她接到徐波克的半截电话，心里发慌，她要快点赶回宿舍，说不定徐波克已经在那里等她了。急走中她还不断回头，生怕徐波克又扑到医院来，若走两岔去该多糟糕。当她再回头已经看不清医院的大门时，就急急地朝宿舍奔去。

七天前，也就是八月十二日的晚上，肖音约徐波克到天坛公园相会，正象徐波克猜测的那样，肖音的科研项目试验成功了，她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她的心上人。她的心情是多么兴奋啊。几年来什么“天派”、“地派”她不参加，鹦鹉学舌，鬼才知道谁正确、谁错误。再说，那些无休无止地辩论、武斗究竟为了什么，有什么用处呢？她要把通向理想的道路，建立在老老实实地为人民做点儿有利益的事情上。这个试验是她的全部理想和寄托，使她有勇气在蔑视的目光中照常走路，在讥笑声中坚持做事，她终于取得了成功。这其中的甘苦只有波克理解，因为她的理想，也就是波克的理想。肖音怎么能不兴奋呢！她怎么能不让波克来分享她的快乐呢？她曾经立下誓言，只要试验成功，他们就结婚。这下子波克该多高兴啊，他早盼着这天的到来呢。

那天，肖音准时来到了天坛公园。她看看表，七点一刻了，还没有波克的影子，就隐藏在一棵大树后面。她想让波克来了以后着急，等波克看三次表以后，她再悄悄地走到他的身后，一下子捂住他的眼睛，让他想不到的高兴。然后就告诉他试验全部失败了，叫他再等三年。波克一定很惊愕，然而他能在惊愕中克制自己。脸上会浮现出不自然地微笑。肖音喜欢看波克的这种表情，就象一个喜欢小动物的人，逗引小动物做游戏一样。这种心理上的享受，只有波克才能给她。

但是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已经到了八点多钟，肖音心里焦急起来。

波克能不能被那位漂亮的电影演员给拉走了？这个姑娘真有意思，到医院体验生活，却为外科医生波克的容貌倾倒了，每天都找点儿理由和波克周旋，请他讲外科学，并诚恳地请求波克给予她思想上的帮助，经常找他征求意见，还请波克观看很难弄到票的节目，不过往常总让她买三张票，没有肖音，他谢绝到场。这位姑娘发现波克和肖音的关系后，就把波克认做哥哥了。这个有意思的妹妹！肖音也是美丽的姑娘，但和这位漂亮的演员相比，那就略逊一筹了，人家那苗条的身材，走起路来谁不爱看，黑黑的亮亮的大眼睛，

不仅美而且会说话。今天能不能情况特殊，把波克生拉硬扯拽走了呢。早晨给波克打电话，他明明答应了。

不会的！肖音摇摇头，她感到自己的想法是可笑的，多余的。她想起波克在大学时的情形，有多少姑娘追求他呀，有全校的美人，有全市学生中的歌星，有已见崛起的英才，有以家庭做后盾的高干子女……，他一概拒之门外。这个傻小子，真怪，怎么就迷上自己了……但是今天，变卦了？肖音又使劲地摇摇头，仍然认为自己的想法荒唐。波克绝不是那种朝三暮四的人，该死！怎么能这样猜想自己最亲爱的人。

夜色降临了，公园里空旷昏暗，仍不见波克的影子，肖音懊丧、恼火，心里骂道："该死的，真会捉弄人！"她不知在那里等了多久，终究没等着波克，她生气地回去了。她决心明天也不打听波克的情况，绝不给他打电话，就是波克来电话道歉，也不理睬他。

可是到了第二天，肖音却竖着耳朵听电话，铃声一响，她就赶快去接，但是几次电话都不是找她的。肖音到底沉不住气了，不得不给波克去电话，才知道波克去执行紧急任务。但是到什么地方去了，他的科主任也说不清楚。这使肖音非常不安，她想，会不会是因为徐伯伯的事情把波

克带走了？这样的事情在肖音眼里不是没有过先例的。人们往往对所关心、所热爱的人发生的意外，总是往坏处想。

今天，肖音接到波克的半截电话，她怎么能不着急呢！

肖音三步并两步地回到宿舍，收发室里只有一位值班的老人，走廊里静悄悄的，同志们还都没回来。

肖音回到自己房间后，镇静下来想，波克没来也好，趁这时把被帽子弄得乱蓬蓬的辫子梳理一下。这辫子三年前被剪掉了一次，但是现在又留起来了。她站到镜子面前，心情忽然愉快起来，想到波克曾经问过她："辫子梳得这么紧梆梆的，象根棒子似的，不揪头发吗？"他该多傻，什么都不懂。一天到晚就知道工作、学习。好，这回给他松点梳，梳成蓬松的水辫。肖音梳着梳着抿嘴儿笑了。

"哗啦啦"，窗子一片响声，肖音疾步跑过去朝外看，原来是几片树叶被风刮到窗子上，她以为是波克敲窗子呢。因为波克曾在那里叫过她。她推开窗子朝大路上看看，转回身急忙把辫子梳完。

走廊里有脚步声，肖音的心跳加快了，但是脚步声从她的门前过去了，远了，消失了。心里

留下的是失望和恐慌。

天黑了，肖音心里烦躁起来，暗暗地骂起徐波克："该死透了，什么时候学会捉弄人了？"上次在天坛公园的恼火心情又出现了。她决心要报复波克一次，不！要报复两次，叫他也尝尝失约的滋味。肖音这样想着，心里又忽然产生一个念头，波克能不能在医院等她呢？因为往常这个时间她总在试验室里。于是，她又走出宿舍，踏上夜色茫茫的空街，飞也似的奔向医院。

当肖音汗浸浸地来到医院时，见到的是黑洞洞的试验室，门上的将军锁是她亲手锁上的，她疲倦地靠在门上，望着黑云密布的夜空，心里感到一股凄凉的味道，她再不愿意迈动一步了。



躺在"公主"的牙床上

这时，徐波克正躺在蔺铃铃卧室的棕床上，盖着米色的锦缎夹被，紧闭着眼睛面向墙壁，一动也不动。他的四周垂着洁白的细纱蚊帐。

刚才，蔺铃铃给徐波克端来一杯温汤，徐波克正口渴喉干，便一口气喝下去了。当他放下杯

子的时候，才品出来汤里有点儿轻微的中草药的辛苦味道，医学知识使他明白，这不是一杯普通的温汤，而是一杯人参汤。

徐波克的精神已经跟往常一样镇静，身体也没有一点儿不舒适的感觉了。但是他还是一动不动。他需要冷静，需要沉默，需要思索。

蔺铃铃一直坐在徐波克床旁的椅子上，寸步不离地守护着徐波克。她目不转睛地瞅着他的背影，注意他的每个微小的动作，连均匀的呼吸引起夹被的微微起伏她都看在眼里。她几次要关切地问问，感觉怎么样了，到底哪里不舒服？但是她又极力地克制自己，不要主动对他说话。她要保持点自己的尊严。所以她几次要走出房间，想把徐波克一个人剩在里面。但是，她又不愿离开，她乐意和徐波克在一起，就是不说话也好，也感到愉快、清爽。这感觉，从在飞机上和徐波克第一次见面起，就一直甜甜地萦绕在心头。所以她催着母亲让苏芳快办，立即把事情对徐波克说明，她要名正言顺地公开地和他在一起。

蔺铃铃满以为谜底揭晓后，徐波克会象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惊喜，随着就拜伏在她的脚下，随她所欲，欢欢乐乐地一起生活。做蔺家的门婿，多少人求之不得呀，有多少人望洋兴叹啊，自己就象一颗闪闪发光的明珠，引来千百人

惊羡的目光。这是她的骄傲和自豪。徐波克不但没有惊喜荣幸之感，反而愁容满面，为什么呢？

他躺在公主的牙床上，心灵正经受着痛苦的折磨，他拚力把自己如麻的思绪，引入到美好的回忆中。

——那是他和肖音订婚那年的夏天，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他和肖音在行人稀少的街上散步。肖音幸福地挽着他的胳膊，把头微微地靠在他的肩上，说着恋人才说的甜言蜜语。

肖音说："我总觉得配不上你。"

"又胡说八道了。"

"不，是真话。"

"我一点也不明白。"

"你太漂亮、太聪明了，自己也知道，就和我装傻。"

"外表漂亮不等于一个人美，一个人真正的美应该是心灵。灵魂的美，才是真正的美。"

"你不光外表美，灵魂也是美的。"

"又胡说了。"徐波克用力攥住肖音的手，算对她胡说的惩罚。

肖音不得不求饶："不说了，不说了，快松开，哎呀疼死了。"徐波克松手后，肖音夸张地用嘴吹吹手，又调皮地说："连你都不喜欢听真话，可见我不能说真话了。"

“哎呀，你太顽皮，说吧说吧，痛痛快快地说吧。”徐波克拿肖音毫无办法。

肖音骄傲地夸奖自己的未婚夫说：“在大学，到北京，有那么多好姑娘追求你，可你一直等着我，要知道我并没答应你什么。你坚贞如一，难道不是真正的美吗！”

“咱俩相比，真正的美是属于你的，你不求虚荣，不图富贵，在我失意的时候，偏要和我在一起受人的冷眼和歧视。你逆水行舟，以苦为乐才是真正的美，真正真正的美。”

“我可没想那么多，就觉得有责任支持你。反正我配不上你就是了，这是真话，是再也没法真的真话了。为什么？我也说不出来。”

“那好吧。”徐波克突然站住，一本正经地说，“既然如此，你朝东，我朝西，”说着硬把肖音转过身去，“从此分道扬镳吧。”说完他自己迈开大步朝前走去。

“不！”肖音又追着扑到徐波克身边，把手挽得更紧，把身子贴得更近，把美丽的毛绒绒的头依偎在徐波克的胸前。徐波克也紧紧地依偎着她。两人谁也不说话，只是脚步一致地幸福地走着、走着。

明净的夜空，繁星灿烂，要入睡了的街道迷朦而柔情。

肖音突然停步，站到徐波克对面，双手搭在波克的两肩上，颇为动情地说："波克，如果有一天你对我说，'我已经有了更中意的人'，我就高高兴兴地离开你。只要你能幸福，我就甘心情愿。好吗？"

"又胡说。"

"不，真的！"肖音清澈纯洁的眼睛，期待着波克的回答。

"好吧，如果将来有那么一天，我现在就没有资格和我心中的人在一起。"

肖音无限幸福地一头扑进徐波克的怀抱……

徐波克想到这，一骨碌在床上坐起来。他的突然的迅速的动作，把凝思的蔺铃铃吓一跳，她慌忙站起来，问徐波克要干什么。徐波克也不回答，他下地以后，一溜风似地闯出门，铃铃拦也没拦住。

徐波克迎面碰上叶君，就请求说："首长，让我回去吧。"

"你也太任性了，"叶君把眼睛一翻，很不高兴地说，"这是中央机关，谁送你出去？你自己走得了？"她见铃铃跟出来，勉强对波克笑笑，又说，"一个医院有什么恋头，把身体调养调养，干什么不随便呀！"

蔺铃铃就势把徐波克拉回屋去。徐波克无

可奈何，满腹的话无处可讲，只能忍气吞声。他不耐烦地对蔺铃铃说："请您休息去吧，我也该睡觉啦。"

"好吧。我跟妈妈就在外间，有事叫我。"蔺铃铃说完愉快地走了，临出门还给徐波克一个甜蜜的微笑。

徐波克见蔺铃铃把门关上，就烦躁地仰面朝天往床上一摔，眼睛盯着天花板，心烦意乱地想：我到底应该怎么办？不管从哪方面考虑，都是面临着人生的重大抉择。

肖音和蔺铃铃，在徐波克的心目中，一个重如泰山，一个轻似鸿毛，无法相比。但是此时此地，徐波克不免要衡量一下铃铃的份量。她弹琴的时候，那么得意而卖弄，也许是有意让他知道她的多才多艺，谈论《唐璜》的时候，她尽量显示自己的博学和风雅。她太外在了，任性、骄傲、高贵、锋芒毕露，一切都让徐波克反感。而肖音呢，开朗热情、勤奋好学、谦虚谨慎，没有夸夸其谈，只有脚踏实地，一切都和铃铃相反，一切都让徐波克喜欢。

徐波克又想起在去杭州的飞机上，他对铃铃说："这么大的飞机就坐俩人，太浪费了。"铃铃付之一笑。从这一笑里，徐波克看出来，她嫌他大惊小怪，从这一笑里，徐波克看出来她习惯

了高高在上的生活，并以此为荣耀。这一笑，在徐波克心里挖开了一条鸿沟，把他俩远远地隔开。

再说，蔺铃铃的父亲，在天安门城楼上拉着长音高声疾呼，要把旧世界遗留下的污泥浊水统统荡涤干净，给徐波克留下的印象是多么“彻底革命”呀！但是他们家庭的所做所为，在社会主义时代却用强权手段招“驸马”，这种封建主义的行为，是什么“泥”什么“水”呢？如果不是亲自落在徐波克头上，他怎么能够想象出这位声威显赫的“尊神”的家庭生活，竟是这样腐朽、龌龊！

如果和他的女儿结合，势必就要离开熟悉的无影灯，舍弃多年为之奋斗的脑外科研究。象被养在缸里的金鱼，栽在盆中的鲜花一样，供人观赏，任人宰割。见不到亲人的容颜，听不见知心的声音，孤独和寂寞伴随岁月流逝。物质生活一定是优厚的，就象洋小姐怀里的哈巴狗一样，可以上餐桌，脖子上还有一条纯金的，但不是项链是锁链。成为一具富丽堂皇的行尸走肉。徐波克再也不愿意往下想了。

徐波克又想起肖音，她的音容笑貌是那么真切动人地活现在他的脑海里：含着微笑的毛嘟嘟的大眼睛；微微上翘的嘴角；……他们有共同的

理想，共同的希望，对人生、对社会、对当前的政治形势有共同的看法，更有那多年在风风雨雨中建立起来的坚实深厚的爱。

唯有她——肖音，才是他的同志和伴侣。而她——蔺铃铃，只能是他敬而远之的上司。

徐波克想着想着，应该怎么办的答案已经再清楚不过了。但是怎样才能脱身呢？他担心这件事要给自己和家庭，以及肖 音 带 来一场灾祸。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天花板，大脑在机敏高速地旋转着。

夜深人静，徐波克清晰地听见了外间母女俩的谈话声。

叶君和女儿商量：“我要去庐山开会了，你怎么办？”

铃铃娇嗔地回答：“随便。”

“跟我上庐山玩玩吧。”

“有什么好玩的，我都去过了。仙人洞也没啥意思。”

“你哥哥也去。”

“他去他的。”

“你留在家里还是回报社？”

“不说让我们去北戴河吗？”

“啊，要跟徐波克去。”

铃铃没吱声。

“什么时候走？”又是叶君的声音。

“明天。”

“哎呀，明天没有飞机，你哥飞上海去了。”

“波克精神不愉快，在这里闷着干什么，反正我明天去北戴河！”

“等一天不行吗？”

铃铃不吱声。

“我说等一天不行吗？”

铃铃还没有声音。

“我的小奶奶，要怎么的就怎么的，死任性。”

不一会儿，徐波克就听叶君在电话中吩咐：“马上把上海的飞机调回来。”

说一不二的小姐，徐波克想，只好到北戴河再想办法了。



十一

初到北戴河

第二天，徐波克在蔺铃铃和苏芳的护送下，专机飞到山海关，两辆轿车把他们送到北戴河蔺家专用的疗养所。徐波克明明看着汽车驶进一座大门，走下汽车一看，已经到了别墅的门厅。

蔺铃铃把徐波克介绍给一位穿白大衣的姑娘说："这是我表哥，姓徐，身体不大好，要在这儿住些日子。"她转身又对徐波克说："这是陈冀同志，我的好朋友，以后就是你的专护医生。我们都叫她小陈，你也叫她小陈吧。"

陈冀热情地把手伸过来，徐波克轻轻地握一下，同时看她一眼。陈冀的眼睛连连眨动几下，就急速地避开了徐波克的视线。在这短暂的一瞬间，徐波克感到陈冀的手微微地颤抖两次。

握完手，陈冀向铃铃问道："您表哥住楼上

还是楼下？”一说话，她重新镇定下来，又大胆地回眸凝视徐波克。

铃铃说：“住楼上吧，住我哥哥那屋，又宽敞又明亮，什么东西都是现成的。”她又回过头征求波克的意见：“您看呢？”

“随便吧。”徐波克不冷不热地说。

按照铃铃的意思，陈冀把徐波克安排在二楼中间的一个大套间里。这是朝阳的房间，阳光充足，舒适又安静。外间，临窗是张棕树皮编织的凉榻，近门处有座翠绿的细绸抽褶的屏风，顺墙放一对太师藤椅，中间夹一个竹编的小茶几，对面是由斑竹制成的书架，书架上大都是印有美人头的画报和几本情节离奇的小说，两面墙上各挂一个金边镜框，一个里面镶着尖顶建筑和细高少叶的杨树组成的欧洲风景画，一个里面镶着在森林中寻觅猎物的猎犬的调子灰暗的油画。

徐波克转到里间，举目环视，在靠窗的墙角处，是一张宽大的沙发床，床头有一立式衣架，上面挂满了各式各样宽大肥长的睡衣，床对面是两个孔雀蓝金丝绒面的单人沙发，中间夹一个木制雕花茶几，旁边是写字台、落地灯，迎门是一座两折的桃红屏风，窗帘象舞台的大幕一样，从棚顶垂到地面，拉上可遮挡边墙。

徐波克对这里奢华的陈设，丝毫也不感兴

趣，他怀着探索那个声威赫赫的头面人物生活秘密的心里，又穿过一门。迎门墙的中间是一台十九英寸的落地电视机，对面是一张几乎和单人床同样大的双人沙发，侧墙上有一幅巨大的白色纱帘，他走过去，掀起来一看，原来是张裸体女人的油画，大到和人体的比例相仿。徐波克不由得打个寒战。啊，这是什么地方？自己怎么到了这样的地方。

徐波克厌恶地放下纱帘，急步回到中室，双肘撑着窗台，俯首下望。这是座大而森严的院落，四面围墙高不可攀。他急待脱离这个魔窟，便详细观察这里的地势。这座灰色独楼座落在面海的山坡上，围墙顺山势而下，毫不阻碍他的视野，渤海就在他的眼前闪着蓝色的光。东面是层峦迭翠的青山，间或几点红亭角顶，西面是山峦组成的波峰浪谷，隐约可见红、黄、白等色的楼台亭阁，那是其他疗养院。院中花木挺秀，有条石阶铺成的小路直达海滨。各门警卫荷枪而立，真是戒备森严，使徐波克感到插翅难飞。

这就是徐波克从前曾经向往过的风景优美，气候宜人的海滨疗养胜地，那时候他是多么想来这里观赏一番哪。现在，他已经身临其境，但是却象个阶下的囚徒一样被禁锢着，满山的绿荫是那样灰暗，出奇的寂静使他感到茫然，北戴河竟让

他如此心烦。

徐波克从窗前转过身来，见陈冀正站在他身后，不觉暗吃一惊，她什么时候进来的？这时徐波克才发现，地面上铺着厚厚的地毯，根本听不见走路的声音。他疑心屋里能不能有什么机关？

陈冀是来给徐波克准备洗漱的，徐波克不习惯被人伺候，便把一切用品都接过来，但是陈冀仍然不走。不知是因为工作责任，还是其他原因，直到徐波克洗漱完毕，她才悄悄离去，象来的时候一样，没说一句话，也没有一点声音。

蔺铃铃住在楼下自己的房间，中午饭后，她姗姗地来到徐波克屋里，见徐波克满脸愁容，给她以明显的冷眼，她本想多坐一会儿和他谈谈，但有神的眼珠儿转了两转，就慢慢矜持地走了。唯有这次，她离开他的时候，没有给他以微笑。

苏芳也来看徐波克两次，他都躺在床上装睡。他知道苏芳要对他说什么，他烦她、恨她，如果没有火车上的相遇，怎么会有今天。这个刁钻狡猾、阴阳怪气的女人，却象蛇一样缠上了他！

只有陈冀经常出现在徐波克的房间，其实，除了测体温、量血压之外，其余也没有什么更多的事情可做。她或摆布一下花盆、茶具，或擦拭几下本来很洁净的窗台，或者把窗帘搭成个新式

样，让人看了更舒适。她从不多说一句话，只有那一闪一闪的眼神，使徐波克知道她是在暗暗地观察他。

徐波克不能不留心陈冀了，蔺铃铃亲口对他说陈冀是她的好朋友，陈冀是不是代替蔺小姐（徐波克在心里这样称呼她）监视自己呢？特别是陈冀的来去，总是悄悄的，她不说话，薄薄的嘴唇闭得紧紧的，拿什么东西也绝不发出声响。她白中透红的瓜籽脸上那双机灵的杏核儿眼，仿佛什么都没看，但是徐波克觉得，她似乎想把什么都看清楚了。她的沉静里面蕴藏着机敏，轻柔的举止里充满了固执。

两天时间比较平静地过去了。只是陈冀象影子一样，随时都会不知不觉地出现在他的跟前，令他心神不安。原先他还想探听一下陈冀的身世，再了解一下这里的情况，现在看来，不能冒然为之。

这天下午，徐波克听见苏芳在走廊里说话的声音，知道她又要进自己的屋中来，徐波克为了躲避她，转身进到里间。恰巧陈冀此刻也在他的房中整理房间。

不出徐波克的预料，苏芳果然进来了。她对陈冀说："你护理的疗养员情绪怎么样？"

"还好。"

苏芳又问："他现在干什么呢？"

陈冀说："在里间。"

"睡了吗？"

"我去看看。"

陈冀说完，便绕过屏风往里边探探头。徐波克一眼望到了陈冀探察的目光才慌忙地躺到床上。只听陈冀平静地对苏芳说："睡了，正香呢。"

只听苏芳吩咐道："这可不是一般的人物，你千万要热心、小心、耐心地护理。"

过了许久，外间已经没有一点动静。徐波克刚想下床，陈冀又出现在他的面前，把体温计递过来，让他试体温。

徐波克话外有音地说："陈医生，您真忠于职守啊。"

"这是我应该做的。"陈冀不以为然地回答。

徐波克以为陈冀没听出来他的弦外之音，又说："不过，刚才你可失职了……"他盯着陈冀，陈冀的眼睛一眨不眨地正视他，等待下文。

徐波克说："您明明看见我睁着眼睛，却告诉苏芳，说睡得正香。"

"原该如此。"陈冀仍然神情自若。

徐波克诧异地问："为什么？"

"因为您不愿意见她。"陈冀毫不在意地说。

徐波克心里一惊，忙问："谁告诉你的？"

"每个人都有一双属于自己的眼睛。"陈冀说出这样有分量的话，却还是那样随便、坦然，不动声色。

陈冀的话使徐波克由惊变喜，他试探着问道："那么说，您知道我是什么人了？"

"只知道您和他们不一样。"

"还有呢？"

陈冀摇摇头。

徐波克问："我是铃铃的表哥吗？"

"随便她称呼您什么，我只见到您从到这里就这样忧心忡忡，愁眉苦脸，没见您一时的高兴。"

徐波克的眼睛一亮，他从陈冀的愤然的目光和轻蔑的口吻中，看到了一颗值得信赖的心。没想到在这个魔窟一样的环境中，还有了解自己苦衷的人。他高兴地对陈冀说："您猜得很对，我不是铃铃的表哥，我叫徐波克，和您一样，是个医生，专业是外科。"

陈冀忽然想起了什么，说："徐波克，波浪的波，克服的克，这个名字我好象见过。对了，有一篇关于脑外伤的论文，在医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反响，作者也叫徐波克，和您的名字一点儿不

差。”

“发表在医学杂志上。”徐波克接着说。

陈冀眼睛一亮：“您写的？”

“是毕业论文。”

“噢，您怎么到了这个地方？”陈冀的脸色一下子变阴暗了，显露出了深深地同情和担忧。

徐波克做事向来很谨慎，他机警地回避着陈冀提出的问题。说：“我想，您在这个地方工作，有些情况您知道了反而不好。”他为了证实对陈冀的看法，他突然对陈冀提出一个很敏感的问题：“陈冀同志，这个屋子里有‘机关’吗？比如监视器之类。”

陈冀向门边和窗外张望一下，平静地摇摇头，压低声音说：“这个屋子是铃铃的哥哥力戈的，我从来没发现过什么。力戈在他父母的房间里装过窃听器，为这事儿他们吵的不亦乐乎。”

徐波克相信了陈冀的话，完全相信了。他觉得陈冀不是和他们（蔺家）一样的人。这时一个大胆的念头闪在脑际，可否求助于她帮助自己实现脱离此地的计划呢？这是一个只有医生才能想出来的万不得已的一招！他向陈冀请求说：“陈冀同志，如果您能让我相信自己一双眼睛的话，请您给我几种口服药。”

陈冀顺手从衣袋里抽出一迭处方笺，递给徐

波克。徐波克很快地用拉丁文开出个处方。

陈冀把处方拿在手里一看，惊讶地说："您是否记错了，这几种药根本不能合服，如果合服了，要引起血压升高，给心脏加重负担，甚至有生命的危险。"

徐波克平静地说："您说得对。但是我了解自己的情况，我需要。"

"不行，我要对您的健康负责。"陈冀固执地回答。

徐波克继续向陈冀请求说："同志，我请您要为一个人的远比健康重要多少倍的事情负责。"他见陈冀低头沉思，进一步说："请您不必担心，只要您不在医嘱栏里留下痕迹，绝不会有人知道的。"

陈冀望着徐波克恳求期待的目光，露出一丝苦笑，说："您说错了，我不是怕担责任。"说着把药方还给徐波克。徐波克不接，还要说什么，陈冀把药方揉成团硬是塞回到徐波克的手中，果断地说："毁掉它！……配方我记住了。"

徐波克恍然大悟，赶忙把处方吞到肚里。

陈冀一溜风地走了。徐波克望着她的背影，心想：她在这里到底是个怎样的角色，为什么能够如此地同情我，难道她也有不幸的遭遇吗？还

是这一切都是故意做给我看的，也许现在就到她的主子那里去告密了。

徐波克后悔今天的行动过于冒失，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在这举目无亲的环境里。

徐波克正在胡思乱想，陈冀已经出现在他的面前。她看着徐波克神情忧虑地说："为了您的安全起见，我把药量减少了三分之一。"说着把药袋放在茶几上。

"谢谢，谢谢！"徐波克的心情十分激动，还想说几句感激的话，被几下轻轻的敲门声所打断，铃铃来到了。徐波克望着茶几上没及收起的药袋，一阵心慌。只见她还象每天两次的例行探望一样，随便地寒暄着说："波克同志，伙食怎么样啊？身体好些吗？"

徐波克还没及回答，陈冀搭话了："他的食欲还不好，我给他开了点胃药。刚才我去给他要碗鲍鱼汤，伙房说今天没有。"

徐波克见陈冀说得那么机警，表情那么平静，紧张心情，也随着松弛下来。铃铃顺手抓起放在茶几上的两个药袋儿，看了看，对陈冀说："怎么竟吃这些不痛不痒的药面子？到特药处开点进口高档药嘛！"说着就要把那纸袋扔到纸篓里。

徐波克赶忙说："扔了太浪费了吧。"

铃铃对他笑了笑把药袋扔给陈冀，说：“那就送回药房去。”她似乎又想起了什么，语气忿然地吩咐道：“记住，我哥哥在这里能用什么药，你就可以给他开什么药！”说罢，她就到伙房给徐波克要鲍鱼汤去了。

铃铃一出门，陈冀立即把药袋交到徐波克的手中，并且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象往常一样悄悄地离去了。

十二

苦肉计

早晨，曙色刚刚染上窗纱，蔺铃铃就起床了。她琢磨不透徐波克的心，不知道徐波克对他们的婚事究竟有什么顾忌。几天来，她以惯常的骄傲态度对待徐波克，满以为他会象她以前遇到过的青年一样，五体投地地乖乖地拜倒在她的脚下。没料到徐波克仍然对她毫无热情。这使她既恼恨，又钦佩，男子汉总应该有点志气嘛。再说自己已经看中了徐波克，无论是品格、容貌、学识、才干、爱好，她都喜欢。今天她要和徐波克开诚布公地谈一下，反正情况就是这样了，自己应该主动，硬要这个脸面也没啥意思。设身处

地的想，徐波克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两个人、两个家庭的地位相差悬殊，对他来讲，当然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因此，自己更有主动的必要。

铃铃开始梳洗打扮，对着镜子，把不长的头发梳成两个羊角辫，然后穿上整齐干净的军服，戴上军帽。也许那天徐波克对她穿的拖地长裙反感，那实在太华丽了，太娇艳了，真是的，穿它干什么呢？他也许喜欢朴实的美吧。想到这，铃铃又脱掉军装，摘下军帽，穿上一件浅绿色的普通连衣裙。

太阳越升越高了，海面上还笼罩着雾气，铃铃回想着这块疗养胜地哪儿最幽静、最美丽，好把波克引到那里去。是“望海亭”？是“鸽子窝”？还是“莲花石”公园？无论如何要赢得他那颗难得的心。

突然，陈冀惊慌失措地闯到铃铃面前，报告说：“铃姐，他病了。”

“谁呀？”

“您表哥。”

“什么病？”

“发烧，血压也高。”

铃铃边朝楼上跑，边问陈冀：“厉害吗？”

“高压二百二十。”

铃铃来到徐波克床前，只见他面色涨得通红，额头上暴起两条青筋。铃铃又急又怕，她两手抱在胸前，轻轻地叫道："波克，波克，您哪儿难受？"她见徐波克只闭着眼睛喘粗气，也不答言，又问："波克，波克，我说话你听见了吗？"

徐波克心里明明白白，铃铃的话也听得真真切切，但他有意不说话，好让她得到一个昏迷病重的印象。

这时，苏芳也闻声赶来，在一旁胆战心惊地说："这可怎么好，他来的时候连一点儿小病也没有，检查得好好的。"她的眼睛转两转，把铃铃拉到一边说："他不是吃了什么啦？"

铃铃也忽然想起了昨天的白药片子，她们把陈冀叫到外间，苏芳逼问道："陈冀，你可要说实话。"

铃铃又问道："昨天那两包是什么药？"

"一包乳酶生。"

"管什么的？

"开脾健胃。"

"另一包呢？"

"合成蛋白。"

"小陈。"徐波克听她们审问陈冀，便叫她要水喝。

铃铃和陈冀来到徐波克面前，徐波克指指茶杯，蔺铃铃急忙亲自去倒水。这时间，徐波克用充满血丝的眼睛感激地瞧瞧陈冀。聪明的陈冀心中早已有数，徐波克这场病和她的药绝对有关。而且徐波克究竟为了什么这样糟蹋自己，她也猜测出八、九分了。

蔺铃铃和陈冀扶徐波克坐起来，铃铃把水杯放到他的唇边。

苏芳又把陈冀招到外间，恶狠狠地逼问：

“你要说实话，小陈。他到底吃什么啦？”

陈冀平静地回答：“他吃的米饭、柿子、鲍鱼汤，和大家一样。”

“别的呢？”苏芳又问。

徐波克没听见小陈回话，根据他的估计，陈冀一定是用坦然自若的摇头来回答。于是他放心地润一口白开水。

铃铃一边殷勤地用热毛巾为波克擦脸，一边轻声亲切地问：“你常犯这种病吗？”

徐波克早在心里等待说这话的机会呢，他立刻清楚地回答：“每年都犯两次，一般在春末秋初。”

“没关系，会好的。别着急，慢慢治，咱们国家治不了，还可以到国外去治。”铃铃见别人都在外间，就凑到波克的耳边说，“如果你乐意，

我先陪你去住总医院。你就是有再大的毛病，我也永远和你在一起。”

只听“啪”的一声，徐波克手里的茶杯掉落在硬木茶几上，水洒在铃铃的裙子和脚上。他失望了，他苦心策划的脱身计行不通了，这位小姐并没象原来检查身体那样严格的要求他的健康，她真的缠住了他，如果真的陪他住进医院，这个小把戏，不是极容易被揭穿吗？

我该怎么办哪？他真的昏过去了。

铃铃高声呼唤陈冀，陈冀急忙跑过来检查徐波克的脉搏，然后她又找来护士，吩咐处置。楼上楼下忙做一团。

十三

焦　　虑

徐波克逐渐恢复了健康，但是他消瘦了，憔悴了。

这天中午，医生按蔺铃铃的指令，为徐波克做日光浴。

徐波克穿着短裤戴着墨镜，仰坐在不知是椅子还是床（它是既能坐，又能卧，又能仰，仰角和卧坡均能自动调整的宽大舒适的设备）的东西

上，好奇地打量着这个设在二楼南头的日光浴室。突出屋面的天窗上，装着一对儿象鸽子羽翼的窗扇，由杠杆操纵，可自如开关；天窗边垂着三层密度不等的滤光纱，都用开闭器控制。这个浴室由专责医生管理，一般工作人员不得入内，所以陈冀没来。那么什么人物可以使用这个浴室，徐波克就不得而知了。

徐波克看着这些专用的设备蹙起了眉头。他想到，普通百姓找一处浑浊的池塘洗澡都不容易，他想到有的城市十几万人才有一座医院，更不用说那设备简陋和条件的差距了。而这里，一个家庭占据着诺大一座别墅，驱使着一批服务人员，他竟是明文规定的将要掌管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人物。

徐波克从几天来自己的遭遇中，看到了他们的所做所为。他为自己的命运挣扎，为人民的苦难焦虑，为党和国家的前途担忧！

事情的发展，逼着徐波克在人生的道路上必须做出重大的抉择。要么反抗到底，向显赫的权势正面宣战；要么向权贵低头，向蔺氏家族屈服。

坚决抵抗能得到什么样的结局呢？关于他个人，他没有丝毫的顾虑，关键是他的父亲，还戴着特嫌帽子在"五七"干校劳改的父亲啊。是啊，

叶君有话，曾让苏芳去过问一下对父亲的处理，他深知这种处理的意义，根据他对这件婚事所取的不同态度，当然就会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处理结果。

敬爱的父亲为了新中国的建立，在斗争最残酷的年月里，已经献出了一个心爱的孩子，那是他没见过面的哥哥。听父亲说，他死得很惨。敌人为了要父亲的口供，当着父亲的面，把哥哥推进一个挖好的坑里，填几锹土问一句“讲不讲?”土，不断升高、升高，埋过了脖子，埋过了头顶。父亲闭上眼睛，挺直身躯没有向敌人低下高昂的头。

从波克记事起，他的父亲就经常用这件事教育他，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人民的利益，要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以至宝贵的生命。父亲正是徐波克做人的楷模。

父亲的脾气秉性徐波克是深为了解的。在那些乌云乱翻的日子里，在那“短剑”案闹得满城风雨的时刻，父亲没有屈服刑讯逼供，也没为只要“检查”深刻，并有“立功”表现，就可立刻“结合”的诱惑所动心。有一次，来了一伙神秘的人，带着军委的介绍信让父亲出证陈老总的所谓“严重问题”，被父亲严词回绝了。后来他们几次追逼，声言不讲就采取“革命行动”，母亲担心灾难要临头了。父亲却掷地有声地说：“宁要一生清名，不要五尺污躯。”徐波克把这句话

铭刻在自己的心头，父亲的气节和情操在他的血液中周流，他要象父亲那样留“清名”，不“污躯”！

但是使徐波克忧伤的是，他的反抗一定会给父亲带来新的迫害，父亲的心灵和肉体已经留下了那么多的创伤，怎能再受新的打击？即使经得住，由于自己的反抗可能造成杀身的后果，也一定会使父亲的心破碎，我是父亲剩下的唯一的儿子啊！

怎么办？低头吗？低头，就等于把自己变成一条狗，靠着主人的恩赐和施舍过活，再没有做人的资格。一辈子都要受道义的谴责，这谴责不仅来自他人，最难忍受的是来自自己的良心。那就象在脸面上刺字的贼一样，永生永世不敢抬头。

肖音啊，现在你干什么呢？你知道我的处境吗？若知道的话，你能怎么想呢？你知道我思念你的心情吗？咱俩的未来能怎么样呢？还能在一起吗？还能见到面吗？

你还记得去年回大连在火车上的情景吗？你凑到我的耳边，悄声悄气地说：“将来，他们也一定象你，聪明、漂亮。”我一时没明白，呆头呆脑地问：“你说谁？”你的脸刷地红了，红得象天边的晚霞，你使劲掐我一把，我明白了，我

也笑了。

列车飞奔，车轮隆隆，后来，你靠在我的肩上睡着了，梦里还笑呢。你想得多好，那是我们的明天，那是我们的未来，谁不向往有个美好的明天、美好的未来呢！然而现实多么残酷啊，肖音的幸福憧憬，真的要变成一场幻梦吗！我们纯贞的爱情，真的要被夺走，或者被无辜地毁灭吗！

徐波克呆板地仰坐在那里，“享受”着其他中国人根本享受不到的日光浴，半天他才下意识地环顾一下这个神秘的房间，心头仍是那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的沉重的焦虑。

十四

难在塑造灵魂

傍晚，柔软的风从海面轻轻飘来，悄悄地藏进林间，与树叶花草低语。

蔺铃铃迈着轻快的步子，沿着林中的羊肠小道向山顶攀登。她怀着难得的喜悦之情，不时地停下来，耐心地等待着总落在后面的徐波克。无论如何，总算把他请出来了。

他们顺着盘旋的石阶，走进建在山顶的一座

八角凉亭。一幅落日的景致豁然呈现在他们眼前：半轮夕阳象个烧红的大铁球，托在一株古松背后的西山上，殷红的光芒染红半边天，映红了渤海，映红了林梢，也映红了蔺铃铃兴奋的脸。

蔺铃铃情不自禁地说："波克，此时此地我才真正领略了'夕阳无限好'的美妙意境。"

徐波克不冷不热地说："但是诗人要感发的是下句，现在我真正领略的是'只是近黄昏'。夕阳再好，也只是一瞬间的事情，这瞬间的美景只能给人带来短暂的冲动和幻想。你看，落日马上就要消失了。"

仿佛象印证徐波克的话似的，烧红的铁球掉在地上变凉了，它减灭了光芒，连天上的云霞也跟着由淡红，变为昏暗。

机灵的蔺铃铃听出了徐波克的弦外之音，大为扫兴。她打开精美的袖珍折扇，在一条石凳上认真地扇出两个地方，说："坐吧波克，我早就想跟你谈谈，推心置腹地谈谈。前几天你病了，一直没有机会。"

徐波克坐在石凳的一端，蔺铃铃坐在另一端。她见徐波克不说话，又开口道："波克，自从咱俩见面，说话就没有一句投机过。你心里有话，我请你直说。我母亲把一切都对你说明白了，咱们已经不是一般关系了，难道你不满意

吗？我希望不管你有什么想法，最好告诉我，咱们好商量。”

徐波克冷静地坐在那里，不答话。他是个血气方刚的青年，这几天一看见铃铃，胸中怒火就油然而生，他真想站起来指着蔺铃铃的鼻子痛痛快快地骂一顿，骂她依仗权势胡作非为，凌虐百姓，骂她破坏别人的幸福来满足个人的欲望，要骂的话太多了。但是他转而一想，还是不能莽撞行事，应该挨骂的也许不是她。通过这些日子的观察，他对蔺铃铃还抱有一线希望，他想争取说服铃铃，让她自己放弃初衷，这是一个圆满的结局，是最理想的解决办法。因此，他要极力平息胸中的火气，选择适当的时机，适当的话题才能开口。

蔺铃铃见徐波克仍一声不响，又进一步猜测说："你是不是对我们这种特殊的相见方式有想法？"

"是啊，这实在太特殊了。"徐波克本想把话说得柔和些，但是语气里还是流露出了讥讽。他忽然想起了杭州的事，为什么有两个摄像机对着他，就问："是不是还给我拍了电视？在杭州的时候。"

"不是拍电视，那是我父亲看你。"蔺铃铃随便答道。

“为什么不直接看呢？”徐波克又问。

“他总对自己的安全担心。”蔺铃铃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又回到她的话题上说，“我知道，你会有想法的。不但你有想法，连我自己都有想法。”

“这就奇怪了，能自圆其说吗？为你选对象，还有想法？”徐波克把不可抑制的讽刺终于表露在脸上了。

“是啊，谁能相信呢？”忧虑和痛苦的阴影罩住了蔺铃铃的面容，她不再注视徐波克，心情沉重地说，“原来我以好奇的心情，同意父母给选一个对象，谁知他们有些什么打算，搞了些什么名堂，让苏芳她们跑遍全国，事情越闹越大。你以为就你一个吗？他们找了许多，让我到球场去看，到剧场去看，天南海北，到这看，到那相，无聊透了。你，我本来也不想看，我也根本不想去杭州，但是在机场上一看见你，我就决定跟你去杭州了。这种相见方式固然不好，但是也成全了我们。你我都是唯物主义者，都来承认这个现实吧。别想这些小节了，没意思。”

徐波克觉得时机已到，就耐心地听她把话说完，然后把谈话巧妙地引上正题，说：“遗憾的是你我互不了解，你只以貌取人，恐怕要遗恨终生的。”

蔺铃铃挑眉一笑，眼里重新出现了光泽，

说：“你说得完全不对，我了解你，而且非常了解你。你大学毕业的时候写了三篇论文，那篇《关于脑外伤的急救》，在医学界产生了影响，其余两篇也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又经过手术台上的实践和探索，你成功地完成了脑颅骨开放性骨折手术，引起了同行们的重视。在学校你是高材生，现在你是有名望的外科医生。你还喜欢文学，喜爱写诗，在报纸上、在文艺刊物上都发表过。你的书法也很有功夫，特别是魏碑体写得更为突出。你还喜欢游泳、打乒乓球，对吗？”蔺铃铃兴致勃勃地一口气说完，然后用眼角的余光观察着徐波克的反应。

“但是，这种了解只是单方面的、表面的。”徐波克毫无表情地说。

“你的意思是说，你不了解我？”蔺铃铃开始坦率地介绍自己的情况，“我在报社工作，可以说是一名记者，也可以说是担当了一个相当负责的职务。我爱好音乐和美术，特别酷爱文学，这点你大概能知道，也许能见过我写的文章，当然和你比是有天壤之别了。”

“既然你我都喜爱文学，这或许能够使我们找到一点共同的语言，实在难得。我读过你的文章，那篇《灵魂赞》，不知是否写的是你的真情实感？我想同你研究一个学术上的问题，好吗？”

徐波克的语气变得很温和，蔺铃铃听后自然打心眼里高兴，她没说话，只是用表情丰富的眼睛向徐波克询问要研究的题目。徐波克接着说，“文学创作，最难的是什么呢？”

蔺铃铃不假思索地答道：“我想，这个问题因人而异，由于每个人的世界观不同，艺术修养不同，接触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也不一样，我认为各有各的难点。我最头痛的是构思，因为练笔少。你呢？”

“我说的是搞文学创作的人每个人都会碰到的难题，也就是共性问题。”

蔺铃铃一时语塞了，但她接着坦率地说：“这是个大题目，我一时还说不好。你是怎么理解的呢？”

“我认为文学作品最难最难的是塑造一个人的灵魂。塑造出一个美丽、纯洁、高尚的灵魂，这是最难最难的啊！”徐波克严肃地说。

“是的是的，说得对，对极了。”蔺铃铃高兴地喊起来，“我所说的构思难，也指的是这点。”

徐波克把话锋一转，含蓄地说：“我想，这也是做人的难点，您说是吗？铃铃同志。”

“噢，有道理，是有道理。”蔺铃铃又高兴地喊起来，她为波克的博学多识由衷地感到高兴。



徐波克见蔺铃铃没听明白他话里的真意，不得不直截了当地点出来：“比如，你已经把你的心给了一个人，我却仗着某种特殊的权势，硬要你把心交给我。那么，我的灵魂是美丽、纯洁、高尚的吗？”

蔺铃铃的眼睛睁大了，急切地说：“你重说一遍。”

徐波克平静地重复说：“你已经把心给了一个人，我却仗着某种

特殊的权势，硬要你把心再给我……”

随着徐波克的话音，蔺铃铃慢慢地站起来，她艰难地向徐波克迈动一步，眼里顿时涌出了泪水。她使足了力气，但声音却极低地问：“真的？”

徐波克也站起来，一边朝她点头儿，一边仍然平静地说：“真的。”

蔺铃铃转身扑到凉亭的圆柱上，悲痛地呜咽起来。

一下子徐波克也被弄得不知所措，他走到蔺铃铃跟前，不知道应该怎样安慰她，半天也找不到合适的言词。

过了许久，蔺铃铃抬起头，咬牙切齿地骂道：“苏芳，你这个老混蛋！你欺骗我，捉弄我。”骂完，头也不回地朝山下跑去。

徐波克站在那里愣住了，他下意识地看看天空，天空已经出现了神秘的眨着眼睛的星斗，他茫然地随着铃铃下山了。

十五

喜出望外

徐波克忐忑不安地度过两天。他猜不出蔺铃铃将如何对待他们的事情，他盼望铃铃再来找

他，好把没谈完的话题进行下去。现在他比初到北戴河的时候还焦急，嘴唇裂开许多小小的口子，他疲倦，因为连夜失眠，早晨一起床就接连打哈欠。

早饭后，徐波克终于决心走下楼，来到蔺铃铃的门前。他刚想去叩门，但又犹豫起来。他思想斗争得很激烈，主动找铃铃，向她恳求，能否适得其反呢？他在门前来回踱步，幸好，厚厚的地毯吞没了他的脚步声，谁都没发现他在这里徘徊。他终于鼓起勇气，轻轻地敲了几下门，这轻微的“咚儿咚儿”声，好象不是敲在门上，而是敲在自己的心上发出的。

“进来。”

徐波克轻轻地推开紫檀色反着漆光的门，在门口站住了，他没敢往前走，因为蔺铃铃招呼之后并没有回头。她此刻坐在转椅上，正面对写字台出神。她穿着几乎是透明的乔其纱睡衣，肩上披着一件白色的在领边和袖口绣着暗花的短衫，头发乱蓬蓬的，她纹丝不动地坐在那里，好象一个雕像。

徐波克不得不轻轻地咳嗽一声。

蔺铃铃扭过脖子，一看是徐波克，刹那间，两眼放射出分外惊喜的光彩，脸上绽开了动人的微笑。她转过身来，慌忙拉紧短衫的前襟，掩住胸

部，站起来抱歉地说："哎呀，真没想到您能来，随便坐吧。我换件衣服就来。"她说完跑着扑进内室。

人对新的环境总要观察一番，徐波克也不例外。这间屋子给他的印象是，漂亮并不奢侈，美观并不华丽。墙上挂着色彩绚丽的工艺美术品，有羽毛织成的小熊猫、玉石雕成的小白兔、贝壳粘成的小花鹿儿。一只只天真可爱、栩栩如生。从中可以看出主人的天性和爱好。

蔺铃铃笑容可掬地走出来，穿着一条海蓝色的料裙，上身仍然是刚才那件白短衫。她边走边梳头说："心情不愉快，什么都不乐意干，一切都没意思。坐呀，坐吧，来这儿坐。"她诚恳地让徐波克坐在她才坐过的转椅上。

徐波克见蔺铃铃这两天瘦了许多，颧骨显得更高了，眼圈也变黑了，心里不由得涌起一股恻隐之情，只好坐了。

徐波克在转椅上把身子轻悠地一转，就面对写字台了。蔺铃铃急忙放下手中的木梳，上前把桌上的稿纸理起来，放进抽屉里。徐波克没看清上面写的是什么字，为了找话说，就随便地问："又写文章吗？"

"不是。哪有那份心思。"蔺铃铃刚才的喜悦神情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脸色变得阴暗起

来。

这情景搞得徐波克也不再忍心看她，原来准备好的一番话，也难以出口了。他觉得蔺铃铃的精神正经历着失望的痛苦，他至少此刻不应该再让她的创伤加重，只好改变主意，改日找个机会再谈吧。

蔺铃铃坐在远离徐波克的便椅上，语调平和地说："我还以为您不能来找我，我也不想再去打扰您。我认为，这样对您对我都有益处。"

听到这，徐波克"嚯"地站起来，两步跨到蔺铃铃跟前，激动地伸出颤动的双手，说："铃铃同志，您真是一个好人，是我没有想到的一个好同志，好同志啊。"

铃铃躲开徐波克的眼睛，勉强地把手伸给他。徐波克却把她的手握得紧紧的，摇着，摇着。

铃铃把手抽回来，语调还是那么平和地说："坐吧，波克同志。这两天，我憋在心里的话越来越多，但是对谁说呢？这些话对谁都没说过，谁能了解呢？想来想去我才弄明白，我一直在欺骗自己，从在八角亭谈话之后，我就开始欺骗自己，我心里有许许多多的话要对您说。但是现在已经不便说了，只好给你写信，这不，信还没写完，你来了。我真高兴，我想你不能来呢。"

深沉的痛苦使铃铃的嘴角拉下来，本来明亮的眸子现在透出来的是云雾一样的惆怅，眼里也闪着光，那不是喜悦的火花，是含着的泪水，这泪水浸透了复杂的感情，是痛苦，是悲哀，偶尔也有一缕渺茫的希望。阳光照在她的脸上，肤色象纸一样青白，两颊淡淡的红润已经消失。

“生活中碰到不如意的事是经常的。”徐波克安慰蔺铃铃，想把话头岔开，“但是每一种不如意，都不能永久地停留在生活之中，也绊不住人们前进的脚步，只要有勇气向前看，慢慢都会好的。”

“波克，你不知道，你不了解我，慢慢地也不会好的。绝不会。”铃铃站起来，走到写字台前，打开抽屉，从里边拿出刚才放入的稿纸。她默默地思索了一会儿，忽然抬起头，神态是那么平静，象一盆没有波纹的水。徐波克暗暗佩服她的自制力。蔺铃铃又说：“既然你来了，就索性向你讲讲，但是还要请你原谅，有些话已经不该向你说了。”

“铃铃同志，刚才我说了，您是一位我没想到的好同志，您既然相信我，我愿意做您一个朋友。如果认为有必要，您就放心说好了。我什么都不见怪。”徐波克真诚地安慰蔺铃铃，说话的态度和语调，显出了从未有过的亲切。

蔺铃铃把手中的信稿递给徐波克两页，说，“您先看看吧。”

徐波克接过信稿一看，上面写着流利的钢笔行书。

波克：

您好。衷心地问候您。

您一定会相信，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任何人，您是我唯一喜爱、敬佩的人。您的容貌固然征服了我，我从见到您时起，眼前就变得光明一片，我对一切都充满了希望和信心，我周围的一切都变得那么美好。

近两天来，我的心情更无法言说，准确地讲，是在我的心灵深处燃起了爱情之火。是您征服了我，您是胜利者。您那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品格比您的容貌还美，正象您说的那样，您有一个美丽、纯洁、高尚的灵魂，您象一块无瑕的美玉，您的才华正在放出光彩，您俘虏了我这颗骄傲的心。我陶醉地想过，乐意为您服务终生，永远做一名您的痴情的仆人。

您不知道我曾经是何等的骄傲。

以前也有些人，向我蜜语甜言，朝我卖弄风情，但是我看穿了他们的企图，他们不是相中了我蔺铃铃，而是把我当成巴尔扎克

的《欧也尼·葛朗苔》中的女主角一样，相中的是挂在我身上的钱袋，或者把我当成他们进身的可靠的软梯。那个苏芳的儿子，说话和他妈妈一样，听了叫人肉麻，我不得不赏给他两记耳光，来结束他的纠缠。

我需要幸福的生活，更需要真正的美好的爱情，不管他是贵家公子，还是平民百姓，只要我喜欢，我就要拚命去爱。我相信，这不会有任何阻碍。但是，我已经二十六岁了，还没有发现一个。

您象璀璨的明星一样，在我的面前出现了，可悲的是，您却残酷地向我展示了一颗冰冷的铁石之心，我由高兴，坠入到无比痛苦的深渊之中……

徐波克看完信，默默地坐在那里沉思，他讨厌她信中所流露出的骄傲不逊和强烈的占有欲，但是也同情她寻求知音而不遇的痛苦心情。

蔺铃铃坐在徐波克的对面，一直注视着徐波克的脸，她希望从这张漂亮的脸上，找到她希望获得的反应，但是她真的失望了，这是她早有所料的。

徐波克把信还给蔺铃铃，神态庄重地安慰她说：“铃铃同志，您还很年轻，来日方长，您会得到幸福的。一定会。”

"谢谢您，波克。"蔺铃铃把信收好，仍然那样平静地说，"这些话让您知道了，我也就心满意足了，不枉认识一回，就照您说的，咱们做个朋友吧。"

徐波克严肃地从转椅上站起来，笔直地站到蔺铃铃面前，不断点头说："谢谢您，我替肖音谢谢您。"

"肖音是谁？"蔺铃铃一愣，眼珠儿一转马上领悟了，说，"只要您的感谢就够了"，然后感慨地说，"她多幸福，多幸运啊……不说这些了，没意思。"她给徐波克冲杯桔子汁，当把水杯递到徐波克手里的时候，又关怀又亲切地说，"波克，您身体不好，在这块儿多养些日子，把身体好好恢复恢复，呆够了以后，我送您回去，好吗？"

徐波克思量一会儿，他不能过于性急出走，既然铃铃肯于退婚，并答应以朋友相处，就应该对她尽到朋友的情谊，使她心灵上的创伤得以平复，就算"礼尚往来"吧。于是徐波克答应再住一个星期，多一天也不延长。铃铃点头答应了。

"波克，您教我游泳吧，苏姨说您游得好。"铃铃请求说。

"这屋里就有游泳池，您还不会游吗？"徐波克很奇怪。

"以前我没想学。"铃铃说。

"好吧。"徐波克不能不答应一个朋友并不过份的请求。

十六

游泳发生的事情

徐波克跟着蔺铃铃来到一楼游泳池，他看着淡蓝色的池水愣住了，这海水是怎么流到池中来的，距海那么远，山又那么高，用管道，还是用水车？

蔺铃铃看他出神，就问："您想什么？波克。"

"我琢磨这海水怎么进屋的。"

蔺铃铃咬住嘴唇笑了，然后她告诉徐波克说："这根本不是海水。"

"不是海水为什么发蓝？"徐波克不信。

"这是按照我父亲的要求，在普通的淡水里加上几种对身体有益的矿物质，为了这颜色，听说做了不少配方呢。"蔺铃铃给徐波克解释说。

徐波克恍然大悟，他这是到了人间仙池了。他随手试试池水的温度，不觉皱起了眉头，几乎有三十度，怎么适合游泳呢？

蔺铃铃发现了徐波克的神情，问道："又怎

么啦？”

“太热。”徐波克回答。

蔺铃铃看徐波克不满意，就提议说：“那我们去海边吧。”

“走！”徐波克这才来了兴致。

天空是湛蓝的，海水也是湛蓝的，海天一色更觉得海阔天宽。北戴河的秀丽风光，仿佛是奇迹般地展现在徐波克的眼前：海岸沿线的青山郁郁葱葱，桔红的、米黄的、灰白的各色楼台散布其间，远远望去好象万绿丛中爆开的耀眼的鲜花。沙岸上铺满了色彩斑斓的贝壳，在海浪花嬉戏的地方，留下了一堆堆海绵似的泡沫，被惊吓的小蟹正往里面藏身。往日奔腾咆哮的大海，也变得温顺柔情，正随着徐波克心中的美妙旋律低声唱着：“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他来到海滨浴场，想起了亲爱的肖音。他的脸虽然瘦削了，但又重新放出了光彩。

蔺铃铃欢天喜地地跟在徐波克后面。

这是座专供疗养人员使用的海滨浴场，有更衣室、休息室、淡水浴池和观光凉台等，一切用具和饮料食物应有尽有。

时已过午，上午的游泳者大部分已经散去，下午的还没到来，浴场上只有徐波克和蔺铃铃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

蔺铃铃穿上一件桃红色的游泳衣，戴上一顶红白两色的游泳帽。她的脚刚一触上波浪摇动的海水，就嚷叫起来，不敢再往前走。徐波克把她拉到没膝深的水里，然后撩起微感凉意的海水洗遍全身，蔺铃铃笑着叫着学着徐波克所做的一切。

徐波克对铃铃笑着说："来！游啊。"说完一头潜入水中。

蔺铃铃茫然四顾，好半天才在二十米开外的波浪中看见徐波克露出水面的头。

徐波克挥臂拨水，蹬足跃进，忽仰忽俯，尽兴畅游。他大约游出二百米后，回头一望，蔺铃铃已经站到岸上，双手遮住阳光向他这里眺望。徐波克不得不游回岸边，一问，才知道蔺铃铃真不会游泳。

徐波克为蔺铃铃借来个打足了气儿的救生圈。蔺铃铃套在身上玩几下嫌不好，就一把甩到岸上。她让徐波克手拉手教她。徐波克就拉着她的双手，让她把身体在水中放平，再让她用脚轮番击水。训练几次，都以失败告终。她的身体在水里象悬起来的重锤一样，无论如何也漂不起来。

蔺铃铃为自己的拙笨生气了，她多么渴望跟着徐波克往大海里畅游啊，多么想跟着徐波克双双地在波峰浪谷间搏斗向前啊。那就是她的愿望，她的幸福。她焦急地说："波克，您在前面

拽着不行，如果托我一下，大概就可能使我自己慢慢漂起来。”

徐波克看到蔺铃铃因为海水吸走体温变得发紫的嘴唇和急于求成的神色，就答应说：“试试看吧。”

在海水没到徐波克胸部的深处，已经淹到了蔺铃铃的脖子。蔺铃铃抓着徐波克伸给她的手，漂到徐波克跟前。徐波克双手托起她的腰部，但是她恐惧得两眼睁得大大的，还是不敢在水中把身子放平，徐波克的右手不得不去托她的胸部。她笑了，开始展开双臂击水，腿也伸平了。

但是，此时的徐波克眉头皱成两个大疙瘩。他的手第一次触到了姑娘富有弹性的胸脯，他认为这种玩水的方式只有同肖音之间才有资格采用，现在的举动是自己对肖音纯洁的爱情的亵渎行为。他的两只手突然痉挛般地抽回来了。

一瞬间，蔺铃铃坠入了可怕的世界，她的周围全是蓝汪汪的海水。她要喊波克，一张嘴，又咸又苦又涩的海水灌进来，呛进肺管，她使劲闭上嘴，又无法喘气，憋得她头晕脑涨。于是，她的四肢无目的地拚命乱蹬乱抓，突然她抓住徐波克的一只胳膊，顺着这条胳膊，那种求生的本能使她死死地抱住徐波克，她的头终于被徐波克扶出水面。

蔺铃铃面色青紫，她闭着眼睛蹙着眉，一声接一声地干咳，“吭吭”的声音，震动着徐波克和她紧贴着的胸脯。她的眼睛睁开了，还是那样柔和、信任，没有一丝一毫的责难。这目光使徐波克不敢对视，徐波克看她着实让人可怜。

蔺铃铃喘息一会儿之后，问：“怎么撒手了，我还没学会。”

“嗯……有个大螃蟹夹住了我的脚。”

“夹伤了没有？快看看。”

蔺铃铃的信任使徐波克负疚了。蔺铃铃青春丰满的脑脯，正贴在他的胸口上激烈地起伏着，蔺铃铃圆润光滑的胳膊，正紧紧地搂着他的臂膀，徐波克再没有勇气推开她。他的神志恍惚迷离了，半天才艰难地说出一句话：“您累了，该回去休息了。”

蔺铃铃拉着徐波克的手，心有余悸地跟他上了岸。

十七

夺不去的心

徐波克午睡醒来，听到外面的树叶沙沙作响，他以为起风了，等睁开惺忪的睡眼，才发现

室内的光线比往日暗淡，他移目窗外，只见漫天如筛的细雨，洒在满山满岭密集的树叶上。

徐波克起来以后，随便地洗把脸，然后又躺在凉榻上，拿起床头的一本小说消磨时光。还没翻上几页，从楼下传来的悠扬的小提琴声，使他的精神无法集中，他努力控制自己，使眼睛不离书页。琴声越来越响，他虽然没听出是哪位名家的乐曲，但是直扑心头的旋律，终于使他放下了手中的书。

这时，陈冀走进来，见徐波克捧书未读，就扭亮了落地大台灯，转动大灯伞，把柔和的光线投过去，并且刺激不着徐波克的眼睛，然后就悄悄离开。

徐波克又把书举到眼前，看了几行后，又辨不清其中的意思了，他的思绪终于被那悦耳的琴声牵走了。

——他仿佛回到了童年，和肖音拉着手在草地上奔跑嬉戏，采花、捕蝶……这是永生难忘的记忆中的明珠；

——忽儿，他又象来到了云雾茫茫的大海边，一切都笼罩在无边无际的幕帐里，一切都没有清晰的轮廓，连自己的心也是空虚和渺茫的。这是他在大学时代曾有过的心情，每当接到肖音的信，看不出她明朗的态度时，心底便泛起无限

的怅惘；

——忽儿，他眼前突然变得漆黑，周围是那样阴森可怕，没有一线光亮，没有一个亲者，他喘不过气来，他的心紧缩了，不能再舒张开来。就象蹲在隔离审查的小屋，不是监禁，但却不能逃脱……

琴声渐渐弱下去，随着窗前的一阵风儿，消逝在满目的细雨之中。

突然，琴声再次崛起，徐波克好象看见了勇敢的海燕在搏击风云，脚下是滚滚江流，一泻千里。他的心充实起来，他坚定、勇敢，而且雄心勃勃。

徐波克放下小说，坐起来自语："谁拉的琴呢？"

"铃铃。"陈冀在屏风后面回答说。她总是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能及时地出来帮助徐波克做要做的事情。

原来是铃铃拉的！徐波克从琴声中猛然清醒过来，这由欢乐到彷徨，由苦闷压抑到开阔激奋的琴声，无疑体现了铃铃此时的心境。

人的感情是奇特的，随时能找到寄托思想的所在，特别是心灵的艺术——音乐。这使徐波克感到非常不妙，他游泳时的预感，果然迅速地出现了。事不宜迟，必须速速离开此地，否则蔺小

姐会变挂的，琴声就是信号。

徐波克决定再去找铃铃，他要明天就动身回北京，以便了结这段风流案。

徐波克第二次来到蔺铃铃的房间时，外面的雨仍在淅淅沥沥地下着，屋中昏昏暗暗。蔺铃铃打开莲花大吊灯，顿时，屋中大放光华，她以此表示对徐波克的欢迎。

徐波克随便搭话说："刚才您拉琴啦？"

"拉得不好。"铃铃脸上浮现出得意的微笑，又说，"您喜欢吗？"

徐波克被铃铃问得挺尴尬，只好支吾着说："随便问问。"他意识到此地不能久留，就直截了当地说明来意："我打算明天回北京，请您帮助安排一下。"

蔺铃铃一愣神："好吧，您先坐，我还有话和您说。"她指给徐波克一座金丝绒罩面的宽大沙发。

徐波克坐下后，蔺铃铃为他开动身旁的小电扇，又给他冲杯红枣汁，然后从橱柜里拿出一个在野外使用的写生板，坐到徐波克对面说："随便坐吧，给您画张像，很快就完。"

"铃铃同志，还是不画吧。"徐波克执意推托。

但是蔺铃铃已经不容分说地开笔了。还说：

“我试着照您的照片画几次，都没画成功，照片毕竟是照片，哪一张都没有您本人生动。”说着，她从写字台的抽屉里拿出一本影集，递给徐波克说：“翻翻吧，光坐着死板板的。”只好如此了。徐波克无可奈何地接过影集。

这是一本厚厚的影集，白色质地的封皮上是两朵盛开的红牡丹。他翻开第一页，不觉一惊，原来是自己的四寸彩色头像，笑容可掬，神采焕发，四周是椭圆形花边衬纸。这照片是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照的呢？徐波克想不起来。他再翻第二页、第三页、第四页，嗬，全是他自己的照片。他想起来了，这些照片全是在天津海滨照的。原来都在这里，他自己连一张也没看到过。他继续翻阅着，发现每张照片都被裁剪成得当的几何图形镶嵌着，有菱形的、矩形的、梅花形的、双环形的等等，使得每张影页都构成一张艺术品。他看到了主人的匠心。几十张照片，全是不同姿势不同表情的他，他理解了铃铃的真情，准确地说是痴情。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徐波克目瞪口呆了。画面是他和铃铃并肩站在波涛汹涌的海岸上，他英武潇洒，她飒爽英姿，他们昂首举目远方，一对矫健的海鸥在头顶飞翔。奇怪，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他定睛细看，才发现，原来这张照片也是件工艺品，铃铃苗条的身影，和那对

儿展翅的海鸥都是后贴上去的。不过，这件工艺品却象个威力强大的热源体，通过他的眼睛把热流注入了心田，他的心胸里也开始蠕动着缓缓的暖流，这暖流又波及到他的眼睛里，他的视线也模糊了。

“波克，睁开眼睛啊。”铃铃喊。

徐波克睁开了眼睛。

“头仰起了点儿。”

徐波克把头仰起了点儿。

“向左侧侧身。”

徐波克向左侧侧身。

徐波克注视一眼蔺铃铃，铃铃的目光犀利如剑，好象在修削着他的面庞。铃铃的手在激烈地挥动着，碳笔在画纸上刷刷作响，徐波克不自觉地在心里赞叹起来：“她是美丽、柔情、有才华的姑娘啊，她应该……”徐波克的眼睛又被什么遮住了，视线模糊了。

“好了，先画到这吧。”蔺铃铃放下画板，活动一下腰肢。

徐波克恍恍惚惚地站起身上前看画，但是他惊讶了：“怎么不画眼睛呢？”

“眼睛是灵魂的窗户，您的眼睛不能随便画，今天也不知怎么回事，我总看不准。”蔺铃铃严肃认真地说。

徐波克心里一惊，猛然振作起来，上前热烈地握住蔺铃铃的双手，说："铃铃同志，您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姑娘，让我走吧，明天就走，明天。"他激动得脸都发红了。

没想到蔺铃铃把徐波克的手握得更紧，并且慢慢地抱在胸前。蔺铃铃盯着徐波克躲闪的目光，苦苦哀求说："波克，我和肖音反正要有一个痛苦，不是她，就是我。我想了一个中午，反正有一个要痛苦，不是她就是我。波克，由你选择吧，你来安排我们的命运吧。啊，你重新权衡一下吧，难道我比她丑吗？比她愚蠢吗？比她卑贱吗？地位比她低下吗？"蔺铃铃的话，仿佛不是从嘴里说出来的，而是从心里头迸发出来的。

徐波克想把手抽回来，但是被铃铃象钳子似的紧紧抓住不放。沉默片刻，徐波克还是说出了他要说的话："铃铃同志，您不能让我这样比较。若比较，我只能在内心做良心和道德的比较。您如果真喜欢我，乐意叫我成为一个负心的人？一个没有道德的人，一个背信弃义的人吗？"

"不不，你不应该成为那样的人，你的一切都应该是美的。都应该是美的。"蔺铃铃眼里闪着痛苦的泪花，她终于撒开了徐波克的手，颓废地偎坐在沙发里，转过脸不看徐波克，忧伤地

说："我也知道不应该向你提出这样的要求，这是不道德的、卑鄙的行为，你会更看不起我。但是没办法，实在没办法，真正的爱一旦在心里萌发，也由不得自己了，我憋在心里的话不能不向你说，我清楚地知道你会选择她的，可是我还这么傻。"她停了一会儿，又无限惋惜地说，"从见到你那天，我就幻想，咱俩一起游遍祖国的名山大川，虽然有的地方我去过了，但还乐意陪你观光一番。我还梦想过，再一起到国外走走，你懂外语，可以深造医术，也可以帮助我父亲搞搞外交。我酷爱文学，总想到巴尔扎克和雨果的故乡去看看。高兴的话，还可以到西西里岛去度假，传闻那里是当今世界的人间仙堂，乐意住多久就住多久。等老了的时候，咱们都从事创作，有生活、有阅历。我怎么能没有你呢！"她越说越激动，毅然地站起来，走到徐波克面前，双目象两把钩子似的盯住徐波克的眼睛说，"波克，你别走了，和我在一起吧，爸爸说过，让你当副部长，卫生部的。"

就象泾渭两条河水，那清冽的似乎是蔺铃铃那种对徐波克真诚的挚爱，而那浑浊的却是夹带着权势的、利己的占有欲望，特别是加上了他父亲的种种安排，在徐波克的心中掀起了排天溺人的恶浪。他眼前的蔺铃铃一下子轮廓模糊了，变

形了，溶入了逼人的洪水之中……

为了达到脱身的目的，徐波克在选择适当的言词，他的目光落在橱柜的一角。啊！多么眼熟的东西呀。他撇开蔺铃铃，走到橱柜跟前朝里细看：一块莹绿色的宝石镶嵌在银质的柄上，鞘上镂刻着两条正在争食的凶猛的鲨鱼，是父亲那把不足尺长的短剑！怎么落到这里了呢？

蔺铃铃以为徐波克为了回避她的话才走开，后来见他往橱柜里看得那么入神，不得不问他说："看什么呢？"

"噢，我看见这里有个东西发光，原来是一块宝石。这把小剑真好看。"徐波克又有意地补充一句，"小剑太漂亮了。"

"是的，我也一眼就相中了。"蔺铃铃附和说。

"原来不是你的吗？"徐波克若无其事地问。

"是我的。两年前，苏姨拿着它和爸爸谈话，说是一个美国特务的。我一看太好玩了，既小巧又精致，还有一块绿宝石，我就要下来，留着玩了。"

果然是这样！徐波克原来猜度"短剑"案和苏芳有关，今天在这里得到了证实。那些手握权柄的野心家、阴谋家把这威武斗敌获取胜利的信

物，当作了通敌背叛的罪证，现在被囚禁起来的徐波克，又在这“短剑”面前，经受着被摧残青春和爱情的磨难。这究竟是为什么？徐波克在严肃地思索着。

蔺铃铃见刚才提出的问题，没得到答复，她不甘心，又进一步说：“爸爸还说过，徐伯伯也应该出来工作，老人家不但有工作经验，而且党性强，为人正直，将来可以到国务院主管一个部门的工作。”

此时，徐波克毫不犹豫地回答：“老人年事已高，而且身体衰弱多病，已经不能胜任。”

蔺铃铃顺势问道：“那么……您呢？”

徐波克果断严肃地回答：“请原谅，请原谅，我无法满足您的要求。我是一个年轻的医生，我没有一丝一毫当官的奢望！”

徐波克心中暗想，既然蔺铃铃透露出来他们在婚姻问题的后面还另有打算，说明事情并不简单，他们也不会轻意罢休。他为了不和铃铃弄僵，争取早日回到北京，就用商量的口吻说：“铃铃，无论如何，明天我应当回北京一趟，您看好吗？”

蔺铃铃见状也一反常态，口气生硬地说：“好吧，明天我送你回去。你或者尽快回来，或者永远也别回来。如果回来，肖音有什么要求，

无论什么条件你都可以答应 她， 我 都 能 办 得到。”

十八

专 护 医 生

清晨，东方微明。

徐波克和蔺铃铃、陈冀告别之后，登上西去的列车。

特护医生陈冀陪同蔺铃铃返回休养地后的心情别有一种滋味。这种心情，是自从她发现徐波克和蔺铃铃绝不是什么表兄妹的关系，特别是徐波克故意服升压药引起的。

陈冀信步来到徐波克的卧室，突然觉得屋子这么空旷，她的心也跟着空荡起来。她无目的地卷弄一下凉榻上的蚊帐，其实蚊帐已经被主人收拾得整整齐齐。她想起来徐波克是个勤快人，生活琐事从来不让她插手。案头上放着打 开 的 小说，她知道昨晚徐波克看书到深夜，她不忍把书合上，回想起他那看书的姿势，那半躺半卧的虚弱的身体。徐波克大概一点儿也不知道她一直在注视他。她环顾屋中的一切，一阵别绪离愁涌上心头。

陈冀自幼失去父母，刚刚五岁就在街头流浪，幸亏来了解放军，把她收容起来，送进孤儿院，她才幸运地没有成为路边的饿殍。她在党的温暖的怀抱里茁壮成长，刻苦学习，积极向上。当她读到苏联女英雄卓娅的故事时，这位女英雄的顽强意志，为祖国解放，为人民自由，蔑视法西斯强盗，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使她激动得热血上涌。有一次夜深了，她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终于悄悄地爬起来，偷偷地拉开电灯，又躲在被窝里，向卓娅的母亲写一封表示向英雄学习的信。她曾经幼稚地想：赶快来一场战争吧，我一定要向卓娅那样去战斗，去献身，为祖国尽一个孤儿的责任。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已经认识到，渴望在战斗中考验自己只是一个荒唐的幻想，以出色的学习成绩，优异的工作成果报答党的恩情才是切实的行动。无数闪耀着共产主义精神的英雄形象，塑造着她晶莹透明的灵魂，她勤奋、正直、大公无私，在医学院读书时，就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毕业的时候，她以出色的成绩，和优秀的品行被挑选到北戴河疗养院做专护医生。

当时，陈冀是多么激动啊！向英雄学习，为祖国和人民贡献一生，是她自幼的誓言。到了北戴河，自然会更多地接触革命前辈和英雄模范人

物，直接受到他们的关怀和教育，她怎么能不高兴呢！

陈冀朴实、单纯、热情、勤奋，学习和工作是她生活的全部内容。她对个人的事情，特别是婚姻和恋爱的问题，一向很少考虑。她还在少女的时候，就给并肩而行的男女青年以白眼，当她长成大姑娘后，也听不得恋爱婚姻之类的话，她对周围早婚早恋的女伴给予公开严厉地批评，谁要为一个男朋友弄得神魂颠倒，她就斥为没有骨气。她声言，如果因此而影响学习和工作，宁肯一辈子不找男朋友、不嫁人。

但是，生活的道路并不象她想象的那样平坦。到了北戴河，她被分配到这座高级疗养院，她怀着对革命前辈无限崇敬的心情，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工作，她怀着象子女对待父母那样的心情，对他们谦恭地微笑，体贴周到地侍候他们，可是她在这里却见到了另一种情景，她勤恳地工作，不被看成是对革命的贡献，她热情的服务，常常换来的是训斥和白眼。她以崇敬、渴求的目光寻找着指引人生的楷模，但是使她失望的是这里没有发现她景仰的英雄的足迹。时间一久，她终于弄清了，这里不是革命者疗养的处所，而是一座令人触目惊心的魔窟。这位朴实善良的姑娘甚至不得不处处留神，保护着自己，

以免遭到不幸。

和她一起被挑选来的五名专护医生，其中一个长得标致的女孩子，到疗养院没出一个星期，就被铃铃的哥哥蔺力戈勾引去怀了孕，后来不知道被赶到什么地方去了。开始时，陈冀并不同情那个女伴，反而责怪她对自己不珍重，过于轻浮，是自食其果。但是第二个女伴又发生了类似的问题，她是被强行奸污的，自己投了海。这时，陈冀才开始警觉起来，因为蔺力戈贪婪的目光已经投到她身上来了。

那是多么可怕的一个夜晚啊，她真不愿意回想。一天傍晚，她照常去给蔺力戈送安眠药，蔺力戈把她叫到最里间那个屋子，说给她看一样东西，她毫无精神准备地进去了。

蔺力戈随手将门带上，把她拉到垂着纱帘的墙壁前，顺手拉开纱帘，露出了那张和人体比例大致相仿的裸体女人像，嘻皮笑脸地说："你看这画儿怎么样？"

陈冀被惊呆了，她臊得脸通红，她完全觉察了他卑鄙的动机，冷冷地说："我不懂美术。"

蔺力戈用淫邪的目光看着她，挑逗说："我早有发现，你，胜过画上这位千万倍。"

陈冀立刻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蔺力戈一把将陈冀拉到跟前，陈冀又怕又恨，急中生智说："等

等！铃铃等着打针呢！等打完针……”她装得很顺从的样子。

蔺力戈信以为真，放开了陈冀，倒在沙发上说：“快去，我等你。”

陈冀心里战抖着跑到铃铃屋里，她凭几个月来和铃铃的交往和对他们兄妹的了解，一下子闯到铃铃的屋子里，伴着泪水叙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

蔺铃铃是深知她哥哥其人的，没想到他竟向自己贴身的医生下了手，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陈冀央求说：“铃姐，救救我，救救我吧。”

“好，放在我的身上，我帮你就是了。”铃铃说。

蔺铃铃安抚陈冀一番，就去找了她的哥哥。她声色俱厉地警告他，他干得已经太过分了，多少人私下议论纷纷，如果再不收敛，就把下边的人都得罪尽了。难道想让我身边一个可靠的人都没有才高兴？她宣布，从现在起，陈冀给她做专护，不能再打她的主意！从此，陈冀和铃铃形影不离，才摆脱开蔺力戈的纠缠。但是蔺力戈偶而看见她，不是威胁就是咒骂，她知道他决不会就此善罢甘休。

陈冀愈是清楚地认识这个罪恶的环境，就愈增强离开这里的决心。但是她明白，这里进来容易，出去难，她对蔺家的事情知道得越多，她出

去的希望就越渺茫。她过着担惊受怕的生活，她要保住一身清白，她尽心尽意地维护铃铃，把她看做自己的保护人，但是铃铃不在了怎么办？或者有一天她一旦翻脸不管怎么办？她想到了自己过去很少想到的问题，她要尽早选择一位中意的男朋友，以摆脱那种孤立无援的处境。

她以青年人向往美好生活的浪漫色彩，在心目中秘密地描绘着未来爱人的形象。他，应该胜过她看过的电影和小说中所有的男主人公，他应该端庄、稳重、有修养，他必须值得信赖。

她理想中的人物突然在眼前出现了，他，就是徐波克。徐波克的到来，给陈冀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带来了神秘的变化。她在北戴河工作了两年，似乎才发现眼前的渤海是那样的浩瀚，望一眼使她胸襟开阔，庭中鲜花是那样娇艳妩媚，山上松柏是那样生机勃勃，使她感到生活的美好和生命的宝贵。

这些天来，陈冀一直在观察徐波克，徐波克的言语、行动和思想感情证实了她心中的判断，他不是铃铃的表哥。但是和铃铃到底是什么关系，她不愿意多想，一想到这叫她难以捉摸的关系，她心里就涌起难以克制的不安和痛苦。她尽量地帮徐波克的忙，担着风险给他取药，事后又尽心地抢救他，护理他，把每一分钟的余闲时间

都花在他的屋子里。她曾经多少次，想把自己的委屈和痛苦向徐波克吐露，但是两年来的磨难，使她懂得“谨慎”二字在这个特殊环境里的意义，话到唇边又都留住了。

陈冀失神地坐在空荡的屋子里，心中老老实实地承认,她为一个男人动心了,她爱上了徐波克。

但是，他却突然地离去了。陈冀后悔怎么没向他说几句该说的话，哪怕几个字也好，叫他知道自己的心思。看他临走时那神态，高高兴兴、快乐无比，是她从来没见过的，他一定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在陈冀面前出现的五彩缤纷的路，突然断了，她从遐想中醒来，周围依然是使她担惊受怕的环境，眼前依然有随时可能降下的灾祸。蔺力戈就要从庐山来到这里，前两天还托人从上海为她买了一套衣服呢，这个魔鬼！

我到底应该怎么办？

十九

婚姻事小

徐波克返京的当天上午，苏芳又陪着叶君来到北戴河。

一路上，叶君闷闷不乐，闭口无言。

与叶君并肩而坐的苏芳心中揣摩，一定是庐山会议上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首长没情绪，她不敢多说多问，就凭她的两片巧嘴儿变着法说些使叶君开心的话，当提到铃铃的婚事时，叶君才有兴趣搭言："铃铃的婚事有着落了，可去了我一块心病。这丫头死任性，谁都相不中。你说搞原子弹那个小伙子该多好，她硬嫌人家呆气，我怎么就没看出来呆气在哪儿。"

"哎呀，叶兄，妈妈需要的是重要军工部门的干才，女儿挑选的是称心如意的对象，各有所爱嘛。"苏芳陪着笑脸说。

叶君又惋惜地说："还有那个外交部的翻译，外国话呱呱叫，长得满机灵，还会来事儿。她又嫌人家滑。这死丫头挑捡有多大！"

苏芳给她解心宽："用不着后悔，徐波克的外国话也不差。"

叶君想起在庐山的时候，她问铃铃的父亲为什么选中了徐波克？人家回答：军工、科研、内务、外交、武将、文才不缺，正缺搞医的。还真高人一筹。

苏芳又打趣地说："要知道有今天，叶兄当初生十个女儿、二十个女儿也不够用，什么外交部、国防部，每个部一个女婿。"

“你得了吧，就这么一个都快把我折腾死了，可下子从天上掉下了个徐波克，好歹算看中了。”

“叶兄，那可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苏芳见叶君的心情已经好转，才半嗔怪半玩笑地说着，小眼睛还朝叶君狡猾地一转。

“嗐，我还没问你的罪，倒先来请功了，婚姻法上明明规定男女婚姻自主，不许第三者干涉，你上窜下跳，东跑西颠，保媒拉纤儿，你知罪吗？”叶君也半真半假地说起来。

苏芳也不看叶君，仰起脸自语说：“首恶必办，胁从不问，是党的历来政策，大不了我是个胁从呗。”

“老无赖，倒会放刁。你不就是想扛上个‘金豆’，当中国第二个女将军吗？”她们之间无所不谈，看得出，她俩绝不仅是上下级的关系，而且有更进一层的利害，紧紧地把她们联系在一起。

这时，苏芳狡黠地笑笑说：“哪有那么大的野心，只要能给铃铃找个称心如意的女婿，当姨的就是扛个光板子心里也乐和。说真格的，前几天从海外弄来两块电子手表，拿不出手，倒是个新鲜物，给铃铃和波克戴着玩吧。”苏芳见叶君的眼角露出喜色，心里的美劲儿自不必说，她把

话题又转到叶君身上："你这位未来的国母，给新姑老爷送点啥呀？"

"我是纯粹的无产者，啥都没有。"叶君和苏芳说说笑笑地来到了疗养院。

当叶君来到屋里，看见铃铃的时候，不觉倒吸一口冷气，呼天抢地地叫道："哎呀，我的儿，这几天没见面，怎么瘦成这个样，风都能刮跑了。"叶君环顾四周，奇怪地问，"波克呢？"

铃铃没好气地回答："问她吧。"说时把头朝苏芳一甩。

苏芳被说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赶忙上楼去找徐波克，见着陈冀一问，才知道徐波克已经回北京了。苏芳又回到铃铃门前，正听见铃铃向叶君诉说徐波克回京的原委，而且铃铃把一切罪过都怪在她身上。她一时不敢进屋，连头皮都发麻了。她不怕叶君动气，她摸透了叶君的脾气，只要恭维她，给她两句好听的，问题就解了。但是这铃铃小姐，说一不二，软硬不吃，自有主张，很难应付。

后来叶君一听是铃铃把徐波克放走的，便气不打一处来，她浑身哆哆嗦嗦地数落女儿："小废物，一点儿用处也没有，办出这种蠢事。管他什么肖音笛音的，你不是挺能行吗！山南海北，

千辛万苦，好容易看上了，比上天摘月亮都难，你又放走了。活该，我再不管你的事了！”

铃铃一头扑到妈妈怀里，嚎啕大哭起来，不断地喊着：“把他找回来，把他找回来。”

这时，苏芳胆怯地走进屋，见叶君脸色铁青，就垂手侍立在旁。她站了半天，叶君才抬起眼皮冷冷地说：“我的苏将军，你还功亏一篑呢。我可就这么一个女儿，徐波克一场病就把她折腾个死去活来，再出个一差二错，小命儿不就交待了？”

“我马上飞回北京，请叶兄放心好了。铃铃你也不用着急，把心放宽就是了。”苏芳唯唯诺诺地说。

“这话不差。得多长个心眼儿呢。我看对姓肖的……”叶君把身子向苏芳歪了一歪，苏芳马上俯首听命。听着叶君的话，不住地连连点头儿。

苏芳慌慌忙忙走出去之后，叶君又追上去，说：“铃铃的婚姻事小，徐波克在这里呆了这么些天，咱们工程上的蛛丝马迹能不能……所以要千方百计把他找回来。”

苏芳连连点头儿，精明的小眼睛不住地乱转。

二十

花蕾上的炸雷

肖音在药物提取实验成功之后，就把那种金黄色的结晶粉末用来做医疗试验，发现这种新药对血吸虫、肺吸虫、肝吸虫都有绝对的致死作用。这一重大发现使肖音兴奋异常。但是这种药还不能直接注入人体，需要改变它所含的碳、氢、氧成份的比例，也就是要改变它的分子式和分子结构式，那就需要做大量的试验，也许几年，几十年，也许耗掉她的一生。她整天钻在试验室里，曾天真地想过，如果能在波克回来之前取得成功，那他该多高兴啊！

中午，肖音的两个助手已经去吃饭，她还把眼睛靠在电子显微镜上，专心地观察新配方的变化情况。“吱”地一响，门被打开了，又轻轻地关上，她知道有人进来了，凭轻微的脚步声判断，来人已经站在她身旁。她仍然未动，因为显微镜下的变化，不允许有瞬间的疏漏。当镜片上的物质已经成为固定不变的形状，肖音才抬起头来，转身一看，她惊呆了。当她从刹那间过份的激动中清醒过来的时候，便站起来，一头扑到徐波克的



怀里。

徐波克不知从哪里涌来那么多流也流不完的泪水，他憋也憋不住。他千方百计挣脱了枷锁，象出笼的鸟儿似地飞回到他亲人的身边，他让肖音拥抱着，是何等的幸福和快乐啊。他流泪，这是高兴的泪，欢喜的泪，是从内心涌出来的甘甜的珍珠。

肖音从波克怀里慢慢地抬起头来，见波克哭了，诧异地问他："你病了？半个多月瘦成这个样子！"

波克摇摇头，脸上掠过一丝苦笑。

肖音掏出手绢，还象从前那样为波克擦泪，又关切地问他："工作累吗？"

波克又摇摇头。

"做什么工作呢？"肖音又问。

波克不语。

"有纪律，对我保密，是吗？"肖音亲昵地开波克的玩笑。

波克把眼睛闭上了，死死地闭上了，但是两颗晶莹的泪珠儿倔强地从眼角拱出来。

肖音又着急又担心，说："一定是病了，感情这么脆弱，你向来不是这样的。"

徐波克怎么回答呢？怎样向肖音解释呢？如果稍微吐露一点真情，天性淳美的肖音就会不声不响地从他身边销声匿迹，他将永远找不到她。但是若不说，心里真是千言万语万语千言啊！他内心斗争了许久，终于找到了一句最能表达自己此刻心情的话："肖音，咱们结婚吧！"

肖音笑了，轻转着眸子，带着青春的羞涩笑了。笑得幸福，笑得甜蜜。她点头了，点了一下又一下。

波克心里一热，几乎又要落泪。他为了把感情岔开，看看手表说："十二点半了，你还没吃饭吧？"

这些日子，肖音基本上没有了时间的概念，波克突然莫明其妙的调职，她心里产生许多猜疑和不安，为了填补内心的空寂，她几乎整天闷在试验室里，忘记了个人的一切。现在经波克一提醒，她才想到波克也一定饿着肚子，就拉着他到街上去吃饭。

路上，肖音兴高采烈地告诉波克，仙鹤草素提纯成功，是按照他建议的方法进行试验的；又告诉他，发现这种新药能杀死各种血寄生虫，她乐得一宿没睡着觉；还告诉他，他两次失约可把她气坏了，都骂他了，骂的什么话，她只乐不说，她也想用同样的办法加倍地惩罚他，可惜没能实现。

徐波克不插一句话，专心倾听肖音那悦耳动听的声音，领会她的喜悦，分享她的幸福和欢乐。

当他们走到肖音宿舍附近的时候，肖音又高兴地把波克拽进她的宿舍。肖音从床下的皮箱里，拿出一件精心收藏的银灰色中山装，递给徐波克说："试试合身不？"

波克笑眯眯地把衣服穿上，一看长短肥瘦正

合身，高兴地说："你好象量过我的身子似的。"

肖音自豪地笑了，说："还用量什么！都在心里呢。"她指挥波克向左转、向右转、向后转，肖音不仅欣赏衣裳，也在欣赏她的值得骄傲的漂亮的未婚夫。

波克温柔得象个小姑娘，听从肖音任意摆布。本来在未婚恋人之间，送件衣服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对于处在这种特殊境遇的徐波克，不能不激起感情的浪花。此时此情他才真正领会了"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的真谛。这价重于千斤，但是他又想，衡量爱情是不能用价的，只能用心，心，才是衡量爱情的唯一准绳。肖音象块闪闪发光的金子一样，他不能对她有所隐瞒，他要把十几天来他的种种经历，他的失去爱情、失去自由的痛苦，以及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不能容忍的黑暗角落，那里发生的触目惊心的一切，他要把这一切都告诉肖音，告诉自己信赖的人们……

突然房门洞开，徐波克医院的领导和几名军人风风火火地闯进来。见着徐波克就说："哎呀，你果然在这里，让我们找个好苦。快上车吧，天津机场一架客机失事，几位旅客负伤，有一位首长是严重脑外伤，需要立即抢救，飞机等

着你呢。”

徐波克站着没动，他想，事情能这么巧？他刚回来就出事儿，能不能是苏芳在后面搞鬼呢？他分析，很可能是后者。他用审视的目光打量来人，见他们的脸上都是一片焦急之色，但是徐波克还是警惕地问道：“什么时间出的事儿？”

“十二点零三分。”

“你们怎么知道的？”徐波克继续追问。

“我们接到的是北京机场的电报。”徐波克的领导把电报从衣袋里掏出来，送到徐波克面前。

这时候又进来一个人，是徐波克的外科副主任，他怒容满面地说：“怎么这样磨磨蹭蹭的！”

“快呀，波克。”肖音也催他动身。

徐波克只好走了，但是他还是半信半疑。肖音叫他把衣服换下来，他定神默想一会儿，欲言又止，就穿着那件银灰色的中山装上车了。

徐波克上车以后，看见他的白发苍苍的科主任也坐在那里，他的疑虑全消了，相信了。他才高兴地向肖音挥手告别，见肖音依然欢天喜地，沉浸在幸福的冲动中。

肖音哼着欢乐的歌子，高高兴兴地回到试验

室，刚一进门，助手就告诉她，党委领导找她，叫她马上就去，说有紧急事情。

肖音来到党委办公室，党委书记把她介绍给一位壮年女军人，她就是苏芳。

苏芳盛气凌人地端坐着，她那精明的小眼睛严厉而冰冷，这副表情把肖音刚才和波克会面时的愉快情绪一扫而光。

苏芳一板一眼地说："书记同志，我想和肖音同志单独谈谈。"

书记只好陪着笑脸尴尬地退避出去。

办公室里只剩下苏芳和肖音两个人的时候，苏芳才小声地慢条斯理地说："我是代表中央军委来和你商量一件事情的，没有第三者在场，连你们的书记也没有资格参加咱们的谈话，我用不着解释，你就会明白对这件事的保密程度了，以及如果泄露出去意味着什么。"

听了苏芳的话，肖音张大了吃惊的眼睛，她不知道军委找她商量什么事情，而且还这样机秘。

苏芳接着说："你是个共产党员，我相信，当党的利益和个人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你会正确处理的。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情，可以明白地告诉你，是你的婚姻问题。徐波克已经调到军委担当重要工作，组织上考虑，你们继续

保持这种关系不合适了，他的工作和进步会受到影响的。所以现在和你商量一下。”

这个消息太突然了，简直象一声炸雷。刚才波克还和她商量结婚，怎么转眼间就影响他的进步了呢？啊，肖音醒悟了，怪不得波克见面后流了那么多眼泪，而且只说了“咱们结婚吧”，波克是宁可影响自己的前程，也要和她一起生活。

是啊，从夏令营相识到现在，十几年的岁月，朝朝夕夕，在他们心中培育出了最纯真、最美好的感情，她为这朵感情的蓓蕾浇灌了青春的热血，而这朵鲜花即将开放的时候，却要被连根拔走，她怎能忍受得了这么沉重的打击！她说：“首长，我向您保证，我和波克在一起，不会影响他的进步。他了解我，非常了解我。我们在一起互相学习、互相督促、互相勉励，对工作只有益处，没有害处。”肖音以为自己的话说得极正常，但想不到声音颤抖得那样厉害。

“看来不把情况进一步说明一下，你还不能明白。波克担当的工作是相当重要的，他要出入在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身边，和你在一起能方便吗！他的工作是革命事业的需要，自然，你做出的牺牲，也是为革命做贡献。”苏芳说出了早就准备好了的话。

肖音尽管狠命地咬住嘴唇，但是泪水还是充

满了眼眶，好半天，她说不出话，凄然地站在那里。

苏芳看着思想激烈斗争的肖音，又说："个人做出些牺牲当然是痛苦的，但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党的利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利益，也是值得的，你应该感到莫大的幸福。"

肖音真是一点儿也体味不到这种牺牲的幸福，只知道生活中最美好最宝贵的部分就要失去，她心如刀绞，意乱如麻。真糊涂啊，见着波克的时候怎么什么都没察觉出来！

苏芳见肖音只落泪不说话，心里着实不耐烦，又强调说："还有什么犹豫的吗？这是组织的安排，党的决定。"

啊！不，十六年的情意岂能这样轻易地舍去，既然是组织的安排，党的决定，自己藏在心内的话也应当向党倾诉。肖音终于鼓起勇气，再没有顾忌地说："首长，我和波克都是党员，我们都是党的孩子，党就是我们的母亲。母亲最了解孩子的痛苦和欢乐，难道母亲不希望自己的孩子生活得美满幸福吗？如果没有他，我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我把一切都交给了党，交给了母亲，我向母亲只有这么一个小小的请求——让我们在一起吧，谁也不能责怪我的要求过份，因为原来就是这样。首长，您帮帮忙吧。"

苏芳毫无表情地说："你先别激动，话才和你说了一半。看来你是非让我把窗户纸捅破不可了。虽然是工作需要，如果波克不是有了合适的爱人，能找你谈吗？"

听了这话，肖音先是一惊，但马上摇头说："不会的，多少年来有无数的人追求他，他只等着我，他不会爱别人的。"

"但是这次不同了，是组织经过认真的考虑和挑选，为他做了合适的安排。"苏芳有点动气了，拉着长声说，"人应该有自知之明嘛。"

肖音知道事情已无挽回的余地了，她在那里麻木地站立着，血液和思想都麻木了。

苏芳突然面色和悦地说："波克再回来的机会不会有了，难道你不想写几个字，说几句告别的话吗。我能给你捎到。"

肖音要对波克说的话该多多呀，就这样分别了，怎么能不说几句呢。当她铺开纸，拿起笔的时候，她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了，象小溪一样流下来，她抽咽着，不知道写什么好。她一下子想起了波克的种种好处，对她的体贴、关怀、爱抚……她终于落笔了。

当肖音把写好的信推到苏芳面前的时候，苏芳郑重其事地说："你不必难过，首长有话，如果你愿意，想再找个合适的小伙子，什么军官

啦、高干子弟啦，组织上一定帮助你解决。如果你有其他要求也可以提出来，都可以给你解决。”

肖音痛苦地摇着头，慢慢站起身，捂着脸跑出屋去。

苏芳拿起肖音写给波克的信，草草地看了一遍，脸上露出了得意的微笑。

二十一

逼　　婚

徐波克乘坐的飞机并没有飞往天津，他从蛇形的海岸线和楞角分明的山峦断定，又飞到了山海关，不用说他又将回到北戴河。他上当了。

透过机窗，徐波克第一眼就看见了从先着陆的那架飞机的舷梯上走下来的是苏芳。徐波克最后一个走出机舱，他愤怒地看着眼前的一切，他真想狠狠地扇苏芳几记耳光，好能发泄一下胸中的怒火，但是，在苏芳的身后，站立着几个年轻魁梧的军人，他心里明白：被绑架了。

苏芳还象往常那样热情和殷勤，闪动着慈爱的目光，走到怒不可遏的徐波克面前，用长辈的口吻责备说：“你身体还没复原就到处乱走，多让人担心，把你哄回来了，还生苏姨的气，真不

知好歹。快上车吧。”她自如地笑着，又推又拉地让徐波克上车。

徐波克气愤得说不出话，只是嘴角的神经不停地抖动。他认为前半个月如果说是被软禁，那么现在已经被戴上了无形的手铐脚镣。他所接受的高等教育，和二十八年的人生阅历，使他越来越明白，要想摆脱目前的处境，是何等困难啊，他需要应付的是一个打着党的旗号、有着严密组织的秘密集团，他剩下的唯一武器，就是自己的智慧了。他抱着抗强暴、争自由的决心去迎接同他们进一步的较量，朝苏芳讥讽地一笑，坦然自若地上车了。

小轿车又驶进了疗养院，徐波克从车里走出来后，先发制人地问苏芳：“铃铃在吗？”

“怎么不在，正等你哪。早该在一起好好玩玩，谈谈了。铃铃的心你又不是不知道。”苏芳不软不硬地说。

蔺铃铃从苏芳离开疗养院起，就按捺不住盼望她及早归来的心情。当然，她最希望的是徐波克的归来。下午，她几乎俯在窗上没离开，眼巴巴地望着林中蜿蜒的公路。一声车笛响过，徐波克走下车来，她乐得几乎喘不过气来。她见徐波克身上穿件银灰色的中山装，越发显得潇洒、英俊，她想冲出门外去接他，但她立刻又改变了主

意，她要在屋里迎接他，拥抱他……这会更令人陶醉的。

门被轻轻推开，徐波克果然出现了。蔺铃铃的眼睛模糊，呼吸急促，向徐波克张开了双臂，只等他扑上来拥抱她。她喃喃地说："波克，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终于得到了你这颗美丽、纯洁、高尚的心……"

但是，过了大约半分钟的光景，徐波克不但没有往前来，反而靠在门上。蔺铃铃艰难地睁开迷离的眼睛，看见的是徐波克一张毫无表情的脸，和那冷漠的目光。她失望、羞愧得无地自容，尖叫一声，扭身扑到床上，双手捂住眼睛，呜呜地哭泣起来。

徐波克走到蔺铃铃跟前，说："铃铃同志。"

蔺铃铃猛然抬起头，厉声质问徐波克："既然如此，你为什么回来？！"

"是啊，我正来问您的。既然让我回去，为什么又把我骗回来？"徐波克心平气和地说。他想尽量不得罪这位小姐。

蔺铃铃忽然明白了，还是自己一厢情愿。她的帽子弄掉了，头发蓬乱着，一股风似地冲出屋子，闯进隔壁她母亲的房间，摔上门就喊："谁把他骗来的，谁送走！谁把他骗来的，谁送走！"说完捂上脸又哭起来。

叶君和苏芳正在唠嗑，苏芳刚想表功，铃铃的举动把她俩吓了一跳，叶君急忙问："怎么的了？你是怎么的了？把话说明白呀！"

蔺铃铃的声音更大了："我不能死皮赖脸，我不能死皮赖脸！"

叶君被闹得一塌糊涂，苏芳在旁边惊慌失措。

蔺铃铃一头扑到妈妈怀里，嚎啕大哭道："我什么也不要，非要他不可，非要他不可，让他听我的，让他听我的。"

叶君被闹急了，喊道："我的小奶奶，你倒说句明白话呀，到底想怎么的？你一会儿要送回去，一会又要听你的，你把话说明白呀。该怎么的，就怎么办。我受不了你这么闹。"

蔺铃铃的喊声越来越高："你们办的事儿倒来问我，我知道怎么办？反正我不能死皮赖脸，怎么办，你们心里明白。"

苏芳一直垂手侍立在旁，此时，她不能不提心吊胆地出来打圆场，说："叶兄，这还用问吗，事情不是明摆着，咱们铃铃姑娘多咱这么伤心过，她的心都花在波克身上了。"

"哎呀，都让这死丫头把我闹糊涂了。"叶君扶起女儿的脑袋，劝慰说："你不就是要他吗，有什么难办的！要星星要月亮不容易，要个活人还

难吗！”

蔺铃铃这才起身，回自己的房间。

苏芳多年来飞黄腾达的诀窍，在于她时时捕捉着事物发展的契机，她那双灵活、精明的眼睛，往往在复杂的场合下能看出应该做什么。现在，她感到说服徐波克是当务之急。但她也清楚，仅仅靠说服大概不一定能奏效，还得要挟，甚至要施加足够分量的压力。青年人年纪轻，思想嫩，经验不足，好冲动，做事往往不考虑后果，所以称为青年。徐波克也绝不例外。

苏芳稳住了叶君，又到铃铃屋里，安慰一番铃铃，就上楼来到徐波克的房间。

徐波克正在洗漱，愉快的陈冀正殷勤地不声不响地为他打开小电扇，为他沏芙蓉霜饮料，为他铺好凉榻。徐波克意想不到地回来了，陈冀万分高兴，她还是对他似看非看，但并没有把他的举止神态漏掉分毫。她发现徐波克心事重重，和出走前有增无减，她的愉快心情也变成深深地担忧。不过她习惯了把感情隐藏在心底深处，仍不声不响地做着份内的工作。她见苏芳进来了，就主动退避出去。

苏芳待徐波克洗漱完毕，便坐在徐波克身旁，搭起二郎腿，装腔作势地说：“波克，今天苏姨可要批评你几句了。”

徐波克预料到“媒婆”必然要登门的，不外乎让他低头就范呗，他心里早有准备。他侧目看看苏芳，也没答话，等待她的下文。

苏芳向徐波克扭过身，用长辈的口吻开导说：“你是大学毕业，知的多，见的广，考虑事情慎重周全，但对你的终身大事处理得过于草率，这太出乎我的意料。苏姨和你说句知心话，你太傻了，傻到什么程度，用不着我说，你心里也明白。”

徐波克突然厉声反问苏芳：“苏主任，我已经有了爱人您知道不？”

“完全知道。”

“那为什么如此相逼呢？”

“组织上考虑，你应该有个比肖音更理想的爱人。”

“您不认为那样不道德吗！喜新厌旧，喜富厌贫，这不是每个正直的中国人历来唾弃的吗！”徐波克不看苏芳，脸上又是那讥讽的神色，“在有些人看来，我是太傻了，否则，我可以平步青云，可以纸醉金迷，甚至能够鸡犬升天。但是，”徐波克突然把眼睛睁得又亮又大，目光盯住苏芳，提高声音说，“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一个人应当怎样走完一生的道路呢？依我看，不用说是一名共产党员，就是一个普通的

人，如果不能为别人谋点福利，起码也不能坑害别人。”他把“坑害”两字说得特别重。

苏芳面现怒色，徐波克知道是当着瘸子说了短话，但他毫不畏缩，把话说得更加明确：“再说，我和铃铃根本没有一点儿感情，说得明白点，我根本不喜欢她。即使勉强捏合，对她对我都是不愉快的事情……”

沉默，两个人都沉默了。

苏芳用指尖儿叩了半天茶几，仿佛是经过深思熟虑似地说：“你太年轻了！你苏姨不怪罪你，别看你现在对我别别扭扭的，有一天你明白过来了，恐怕是连感谢还来不及呢。不管你怎么样，俗话说得好，大人不见小人怪，我是要一心一意成全你的美事。”她对徐波克狡猾地笑了笑，接着说，“你苏姨是过来的人了，年轻轻的处个对象怎么能不火辣辣的，苏姨跟你说句到家的话，你和铃铃结婚以后，要干什么还不随你的便儿。如果你对肖音的工作安排有什么想法，你只要提出来，就包在苏姨身上。”

徐波克哈哈地放声大笑起来，因为他觉得实在好笑，他在心里说着：“好一个成全我的美事，这个对自己的主子都可以肆意要手段进行欺骗的美人妖，凭什么要成全我的美事？不过要在这件事情上，为自己捞点油水罢了。真有意思。”

他看着被他笑得愣眉愣眼的苏芳，蓦地站起来，把手一挥说，“好吧，我和肖音都感谢你的美意。就这么一言为定。把铃铃也找来，咱们当面说清楚。”徐波克说完又冷笑不止。

苏芳，这位自负的中国未来的第二个女将军，让个乳臭未干的毛小伙子开了个玩笑，怎么能不恼羞成怒。她拍案而起，哼着鼻子说：“年轻人，不要这么狂妄。我问你，铃铃的婚事政治局有的首长已经知道了，铃铃的声誉你担待得起吗？她父亲的身份，你也不是不知道，破坏他家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心中的威望，你担待得起吗？嗯？现在木已成舟，你理解也得执行，不理解也得执行，在执行中去加深理解。这不是你和铃铃的个人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需要。不要忘了，你还是一名共产党员。”

徐波克愤怒地反驳道：“风马牛不相及。”

苏芳依然瞪着徐波克狠狠地说：“什么相及不相及，我只知道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你敬酒不吃吃罚酒，实在太不识时务，肖音可比你聪明得多，组织上说明了情况后，她主动提出和你断绝关系。她才是以党的利益为重的好党员。可是你呢？你自己看看吧。”苏芳说着，把肖音写给波克的信扔到茶几上，就扬长而去了。

徐波克不相信苏芳的话，他绝不相信肖音能

提出来和他断绝关系，他急切地抓起叠得方方正正的没有信封的信，打开一看，确实是肖音的秀丽的笔迹：

亲爱的波克：

感谢党组织给我一次最后与你通信的机会。

有好多话要对你说，有好多好多的话呀……提笔一时又想不起来。中午匆匆一面，给我留下了无限的担忧，恳求你多保重身体。

没想到那次在街上月下漫步时的戏言，竟然变成了现实（当然我决不是责怪你）。你去了，为了党的事业的需要你永远地去了。我为你高兴，实实在在地高兴，我心甘情愿，决不反悔。但是说心里话，我又非常难过，无法描绘的难过。现在我越加感到你对我是那么好，你对我是那么珍贵、重要。波克，我了解你，就象你了解我一样，你真心实意地爱我，就象我真心实意地爱你一样。但是党需要我们做出牺牲，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我们只有无条件地服从，我只好不情愿地把咱们真诚的爱情献给党的事业吧。如果不是为了党，不是为了你的前途，我是绝不会同意的。

相识十六年，你宽洪大量，对我的脾气

个性毫不计较，象对待亲姊妹一样，而我呢，没能给你一个女朋友，特别是未婚妻应该给你的全部，我痛心、后悔……

波克：放心地去吧，不必为我担忧，过去的美好的一切，将象闪亮的珠宝一样永远地珍藏在我的心坎上，伴随我度过余下的生命……

波克：允许我最后称呼一次吧——亲爱的波克哥。请收下我的祝愿，祝愿你们幸福。诚心诚意地祝愿你们。

你的肖音

“真是不择手段！”信纸在徐波克手里嗦嗦地抖着，他脸色惨白，额头上浸出一层凉汗，他浑身无力，软绵绵地倒在椅子上。他曾经预料过他们要在肖音身上做文章，没想到来得如此之快，他悔恨自己，为什么见面的时候不把情况说清楚，什么党的利益、革命事业的需要，纯粹是挂羊头卖狗肉！肖音哪，你怎么能这样糊涂，我不是明明说和你结婚吗！

这个打击对徐波克是太大了，刚才苏芳的威胁，使他认识到事情大大不妙。古往今来，权贵豪门为维护门风、尊严，破坏了多少青年男女的幸福，残害了多少不屈服的生命。也许自己会成

为一个牺牲品吧，但我并不甘心，还有足够的勇气斗争下去，但是，肖音啊，你的这封信怎么能让我吃得消呢！

这些披着人皮的野兽，什么卑劣的事情都干得出来，他们究竟是一伙什么人？

二十二

心　　声

太阳已经落山，天边的一抹晚霞也失去了鲜艳的色彩，强劲的晚风从海面上吹来，携带着喧嚣的浪涛声，吞没了海滨所有的声响。

在这秋风萧瑟的黄昏，徐波克顺着通向海滨的石阶拾级而下，海风梳理他柔软的分发，那披在肩上的银灰色中山装好象鼓满的风帆。他心烦意乱地到海边来散步。苏芳让陈冀和一个身体健壮的护士小李陪伴着徐波克，他们的前前后后还伴随着警卫的绰绰人影。

徐波克、陈冀和小李子走出树林，来到海边，沿着干湿分界线缓缓前行，浪花的飞沫不时地溅到他们身上。

陈冀一直跟在徐波克的身后，她见徐波克脸色忧郁，心里有许多关切的话要对他说，但是小

李子在旁又不好开口。默默地走了一段之后，陈冀见小李子蹲下身子拣贝壳，才悄悄地问徐波克："徐波克同志，您怎么总不高兴呢？"

涛声的干扰，徐波克只听见陈冀叫他的名字，就停住脚步转身问小陈："你说什么？"

"我说您为什么总不高兴。"陈冀重复说。

"怎么能高兴呢！"徐波克用诚恳的目光看着陈冀，好象有难言的苦衷要诉说，但他长叹一声又继续前行了。

机灵的陈冀看出了徐波克的疑虑，就对落在后面的小李子喊道："小李，徐波克同志有点冷，取件风衣来。快去，快去。"陈冀见小李子走远了，就和徐波克并肩而行，她关切地问道："您怎么回来得这么快？"

"被她们欺骗了，绑架了。我刚到家，她们就制造假情报，说天津机场飞机失事，有严重脑外伤，结果又到这里来了。"徐波克愤愤地说。

"她们为什么骗你呢？为什么非叫你住在这里呢？"陈冀又问，"而且您在这里非常难过，她们也知道您不愿意住在这里。"

徐波克心里也明白，陈冀对他的身份还一直蒙在鼓里，但是，她已经帮过他很大的忙，她是值得信任的好同志，于是徐波克向陈冀讲述了他的这段离奇的经历。

陈冀聚精会神地倾听徐波克的讲述，生怕漏掉一个字。

徐波克是蔺铃铃打主意的人，陈冀早有所料，但她的猜测得到证实的时候，还是抑制不住内心的痛苦。她把白大衣的腰带放在嘴里咬住，好不让徐波克看见她的嘴唇在打哆嗦。当她听到徐波克不爱蔺铃铃的时候，她真是欢喜欲狂，好象在沙漠中长途跋涉的人突然发现一眼清泉一样。她向徐波克靠得更近了，她想，在徐波克最苦闷的时候，应该给他真诚地安慰，应该勇敢地向他表达出已经在心中萌发的宝贵的感情。但是，随着徐波克的讲述，又使她感到浑身冰冷，好象穿着单单的衣裳走在漫天的风雪中，连心都跟着发凉了，冻结了。原来，徐波克早已经有了不可分割的心上人——肖音。虽然目前肖音对徐波克是一场误会，但是徐波克的心已经是永远属于肖音了。

一排浪涌扑来，几乎把陈冀掀倒，徐波克赶紧把她搀扶过来。幸亏夜幕低垂，徐波克看不清她痛苦的表情。

陈冀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她强忍着内心的痛楚，极力克制慌乱变态的举止，把心灵上刚刚敞开的爱情之窗又严严地关上了。她认为这是极寻常的道理，就象一个人无论怎样饥渴，总不能

去夺抢别人的饭碗一样。

当陈冀镇静下来后，她为徐波克担忧，深深地担忧。她在蔺家别墅工作了近三年，已经看透了蔺氏家族的腐败，她发现他们做人有两套本领，一套是专供书本报刊上宣传的冠冕堂皇，一套是在家实用的乌七八糟。书报上宣传的，她不能不信，但是亲眼所见的却更为真切。她自己正在想方设法要逃出这座魔窟，怎么还能让眼前这位可敬可爱的人深陷泥潭呢。于是她关切地询问徐波克："您打算怎么办呢？"

徐波克默默无语，他昂着头，健壮有力的脚板在沙滩上留下一个个深深的脚窝。

陈冀又追问一句："您打算怎么办呢？"

徐波克停下了脚步，转身面向大海，让强劲的海风尽情地吹荡他敞开的胸怀。他极目远方，无限动情地说："大海浩瀚无边，大海又多么美妙啊。"

陈冀的心猛地一抖，上前抓住徐波克的臂膀，恳求说："徐波克同志，你不能……你千万不能……"陈冀的眼里涌出了泪水。

徐波克笑了："谢谢你的多虑，我没有权力毫无意义地结束我的生命。面对大海我觉得充实、有力量，我将探求新的希望……"

陈冀仍不放心地劝解说："徐波克同志，这

灾难不是你一个人的灾难，这痛苦也不是你一个人的痛苦。三年前，我们一共从各地挑选来五名专护医生，不久就有两个被蔺力戈污辱了。她们气愤地给毛主席写信，但是信还没到北京，就落到了他们的手里，结果一个被迫跳海，一个不知去向。还有一个被他们带到杭州去了。”

徐波克咬牙切齿地咒骂：“这些披着红色外衣的禽兽！”

陈冀接着说：“还不止这些，他们以挑选国际航空服务员、国际列车服务员等等名义，从全国各地筛选美女。蔺力戈一来，多则带十个、八



个，少则带两个、一个，这些美丽天真的姑娘，一个个高兴地进来，一个个痛苦地离开。有位不屈的姑娘，来的当天晚上就被残害了。她的尸体是我看到的，死者紧咬牙关，满面怒容，她该多么憎恨这个不平的世界啊。她的咽喉部位上有两块淤血的斑痕，是被掐窒息的……由于种种原因，蔺力戈一直在打我的鬼主意。最近他行踪诡秘，到处奔波，没顾得上来死缠。”

“别说了，别说了陈冀同志。”徐波克听着这些血泪的控诉，他身上仿佛着了火一样难受，如果再听下去，他觉得自己会气疯的。

但是陈冀无比激动，她的话越说越快，“不！我不能不说。要不和你说，谁还能听我的话。”说到这她把声音压低了，“他们一些人在楼上小礼堂开会宣誓，誓死保卫铃铃的父亲。他们公开扬言要搞垮陈总、贺总等老帅。”

徐波克心想，他们阴谋打倒大批老干部，不但有短剑做主证，而且有陈冀做旁证了。亲爱的党啊，你知道这些情况吗！

陈冀又说：“他们把我们当成会说话的工具，整天服侍他们的佣人。我们没有说话的权利，但是我们却可以把他们的罪恶刻在心上，一旦有哪一天能出去，我要想方设法把这里的情况报告毛主席，报告给周总理。”

徐波克猛然醒悟："对呀！陈冀同志，感谢你的信任，讲出了这些重要情况，使我们的斗争有了更加重大的意义。陈冀同志，让我们一起想办法斗争下去吧，把这里的一切报告给毛主席、周总理。"

陈冀还要对徐波克说些什么，小李子已经拿着风衣走来。他们便继续沿着海浪喧嚣的海滩慢慢地散着步。但是徐波克的心里现在翻腾的已再不是个人遭遇的痛苦，而是迎接新战斗的激情。

二十三

微妙的时刻

第二天早饭后，通宵失眠的蔺铃铃来到徐波克的房间，她见徐波克不冷不热的神色，心里很伤情，不得不郑重地申明来意："波克同志，我是来和你告别的。我身体不好，要到空三军那里去疗养一下。我和妈妈还有苏姨都商量好了，你的身体也不好，就在这里好好养养。过几天我哥哥就来了，他能陪你好好玩玩。我身体一恢复，立刻就回来，咱们的事情，请你自己三思，利害关系苏姨都对你说过了。"她停顿一下，想听

到徐波克的反应，但徐波克也不搭言，也不看她，她就把手里的一卷纸交给徐波克："你的像画完了，眼睛还是根据照片填的，不理想，做个纪念吧。如果有事可以给我去信，里边有我的地址。如果你想到那里去玩玩，我想你是知道我的态度的。"说完对徐波克甜甜地一笑，走了。

徐波克一直没理睬蔺铃铃，等她走出屋子以后，他才下意识地打开画稿。他用茶杯把画纸压在写字台上，后退两步仔细一看，画得还挺象，特别是那双清澈明亮的眼睛。他又回到写字台前，才发现画的下端还有句用铅笔写的题词——"人，应该是美的。"

徐波克反复叨念着这句话，嘴角上挂着一丝冷笑："应该是美的，应该是美的，但是隐藏在美丽外貌下的丑恶灵魂，所见还少吗？"这题词是真心的赞扬，还是巧妙的诱惑？是针对容貌，还是推崇品格？收起这一套吧！徐波克的结论是：她的题词跟她以前的言行一样，不过是个高明的手腕而已。

如果以前，徐波克对蔺铃铃还有一点同情和怜悯，那么现在，他从对自己又放又抓的反复经历中，已经认清了她那不顾别人痛苦死活，只为满足自己需要的丑恶嘴脸和特权骄横的强烈占有欲望。特别是他从陈冀那里知道了他们家庭的种种

罪恶以后，更加激起了无比的愤慨。徐波克不容置疑地认为在这样腐朽发霉的环境里，没有一件东西是洁净的，那用甜蜜的爱表现出来的感情也不例外！他觉得那张画上画的是一个被侮辱的囚徒，他拿起那画，“吱”的一声，撕成了两瓣，又“吱”的一声，毁为四块儿……

这时，陈冀又来到徐波克身边，兴奋地说：“有办法了。苏芳不是说木已成舟，理解也得执行，不理解也得执行吗？你和肖音为什么不能先‘木已成舟’，你和肖音一结婚，铃铃还能抓住你不放呀？”

徐波克皱起眉头说：“我和肖音相隔甚远，怎么能同舟共济呢！他们不会再给我出走的机会了。”

“如果你同意，包在我身上，我一定托人把她找来。”

“这事很危险，会连累你的！”徐波克担心地说。

“那就不用你过虑了。”说罢，陈冀看了徐波克一眼，悄悄地走了。

徐波克又过了难熬的两天，陈冀很少露面，今天，苏芳却满面春风地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苏芳对徐波克还象盆火似地亲热，把几天前不愉快的事情归结为两个字——好意。她油腔滑

调地说："波克，铃铃对你是铁心了，她说，你就是一块石头，也要把你捧化。"

徐波克的脸上露出讥讽的神色，冷冷地说："苏首长，我敢断定，这不是铃铃的话。前两天，她已经同意我回去，可是现在……这其中有人故意作梗。"

苏芳毫不在意地说："你说得很对，波克。这事也由不得铃铃自己，她还有父亲，特别是还有母亲。如果说叫'作梗'的话，那不是别人，就是铃铃的父母。我想你也一定明白，铃铃愿意不愿意当然是个原因，但主要的是得她父母相中才行。因为作为国家的领导人，考虑的总是革命的最高利益，挑选的人应该是栋梁之材。"苏芳说到这，见徐波克一脸不屑一听的样子，便话锋一转，脸上堆着谄媚地笑容说："好了，好了，赶快感谢苏姨吧，苏姨又给你办了第二件好事，为了你父亲的问题，我又专程跑了一趟大连。你的父亲哪是什么'特务'、'走资派'，真是冤枉死人了。现在一切都解决了，你父亲很高兴，对你的婚事也很关心，很满意嘛！这不，给你捎来了信，还做诗庆贺呢。"苏芳从文件夹中拿出了一封信，推到徐波克的面前，得意洋洋地走了。

徐波克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这个老狐狸

真的去折磨他父亲去了！这伙阴险狠毒的家伙！

在这与世隔绝的北戴河魔窟中，徐波克多么希望看见亲人的信息啊。他急把父亲的信纸抖开，一眼见到了老人那苍劲的笔迹。

波克儿：

近好，甚念！

汝事知晓，感慨万千，草成小诗一首，以坚汝志。

切莫迟疑误青春，

恳忘旧交迎新君，

管箫声中花烛夜，

佳音尽速告天伦。

父 嘱

九月四日

徐波克拿信的手哆嗦起来，他把头猛地后往一仰，“咚”的一声撞到墙上，他感觉不到疼痛，他瞪大眼睛，似乎不相信这是父亲的来信，然而那亲切熟悉的笔体怎么能错呢！他万万没想到，他所最尊敬、最信赖的父亲，从他记事起就教育他要忠实、正直，当他能独立地与同学和朋友交往的时候，就告诫他对朋友要谦虚、敬重，要讲信义，不能负心，当他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的时候，老人家激动不已的神情他还历历在目，那滚烫的深沉的话语犹然在耳：你已经

不是普通的人了，今后的言语和行动都有标尺做衡量了，那就是党和人民的利益，应该更加刻苦地学习，加倍的努力工作，甚至牺牲自己的性命，因为你已经有了人类最崇高的信仰——实现共产主义！啊，现在竟然变得这么糊涂，儿子被强招“驸马”，硬断肖音，你怎么还能写诗祝贺呢！难道是死逼无奈的结果吗？那不等于屈服吗！

徐波克再次抓起信纸，细读慢念，忽然有个重大发现：那诗的每行第二个字都体势有变，不熟悉老人字体的人是很难注意的。他把每行的第二个字连起来读，恰成“莫忘箫音”四个字。啊，用心良苦呀！徐波克的眼泪夺眶而出。怪不得，信中有“以坚汝志”的字样，“莫忘箫音”才是诗的真谛。徐波克心潮翻滚，浑身充满了力量，他在心中亲切地呼唤着：“爸爸，我的好爸爸！”

苏芳又笑嘻嘻地来到徐波克身边，见他脸色开朗，愁云全消，以为他回心转意了，就说：“哎，早该如此，何苦非得你父亲发话。蔺铃铃家里商量好了，九月九日为你们举行婚礼。到时候呀，他父亲也来，多荣耀啊。现在庐山会议刚结束，有些事情急着办，不然今天、明天就办了。”

徐波克一听，心里一惊，九月九日，还有五天的时间啦，得快想办法！

在徐波克的面前，苏芳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她低三下四地围着徐波克说："波克，你的终身大事告成了，该怎么谢谢你苏姨呢？"

徐波克冷静下来，一语双关地说："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

连日来，苏芳的日子过得也不轻松，一旦按不住徐波克，她如何交待。事情终于有了眉目，她才算松口气，心情也畅快起来。她忽然又想起一件事情，就对徐波克笑笑走了出去。

苏芳回到自己屋子取出一个漂亮的衣服盒子，来到陈冀的住室。她把衣服盒子往陈冀面前一放，装着诡秘的样子悄声说："这是力戈从庐山给你捎来的。他一直把你当做心上人，总惦记着你。"

陈冀生气地把身子一扭，不看苏芳。她脸气得绯红，不敢得罪这个蔺府的管家婆，只在心里骂她。

苏芳又凑到陈冀耳边规劝说："别那么傻气了，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儿啦。"

陈冀猛地一站身走到一边去，这下子可惹恼了苏芳："不识好歹，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力戈早就和我说过，铃铃一结婚，你就去做他的专护医生，他母亲早就同意了。有吃、有穿、有福享，这个地方上哪找去？再说，看上了你，是抬

举你。一个普普通通的医生，还想什么高口胃。”说完，拉开门就走了。

陈冀滞呆呆地望着桌子上的衣服盒，想起了蔺力戈让她看画儿的可怕的情景，她忽地站起来，抓起衣服盒子高高地举起，狠狠地摔在地上，仿佛这衣服盒子就是无恶不作的蔺力戈。恨总归是恨，怒总归是怒，摆脱不了的灾难就要临头，怎么办哪！她象草原上任凭狂风暴雨摧残的一株弱草，没有丝毫的抗争能力。她哭了，悲哀地愤恨地哭了，泪水从她捂在脸上的指缝间滴下。她在心里呼喊着：“难道清白的作人有罪吗？这是个什么地方！党啊，你不能再次救救你的孩子吗？”

二十四

定　计

九月七日的早晨，曙光已经染上了纱帐，辗转反侧一宿的徐波克才朦胧睡去。他知道，蔺家的人今天都要到了，而陈冀这两天又几乎不露面，大概去找肖音去了吧？离九日只有很有限的一点儿时间了，怎么办呢？他想了很多很多应急方案，想得昏头涨脑。他实在太疲乏了，终于分不清是想问题还是作梦，只觉眼前是纷乱的人，

纷乱的事。忽然觉得有人推他的肩膀，他慌忙睁开眼睛一看，是陈冀。他象看到救星一样，手忙脚乱地起床，急切地小声问陈冀：“怎么样？找到肖音了吗？”

陈冀摇头说：“肖音已经不在北京了，她刚被调走了。我是托最可靠的朋友去找她的，在北京打听了两天，怎么也打听不到肖音的下落，不得不回来。”

“苏芳说，后天他们就要强行结婚，我……该怎么办呢？”徐波克又象和陈冀商量又象自言自语。

陈冀沉默了片刻，直视着徐波克的目光，慢慢地说出了她经过深思熟虑的想法：“您要想逃出虎口，我想只有最后一个办法了。”

“潜逃？”徐波克猜问。

“那是盲目行动，达不到目的。”

“跟他们拚？”

“那不是办法，是自我毁灭。”

“除此以外……”徐波克无奈地摇摇头，因为他想不出其他办法。

陈冀坚决地说：“还有办法！”

“什么办法？”徐波克急切地问。

“咱俩结婚。”

“你说什么？”

“咱俩结婚。”

“咱俩？！”

“徐波克同志，您千万不要误会，不是真的，是假的，咱俩举行假婚礼，是做给他们看的。”陈冀一口气说完，急得脸绯红。

徐波克不停地摇头说：“恐怕不行，谁能相信呢？”

“您听我说，徐波克同志。”陈冀凑到徐波克跟前，压低声音说：“到目前为止，这里的工作人员谁也不知道您是铃铃的未婚夫。您来以后，我一直是您的专护医生，别人也不知道咱们的底细，只要咱们当众一宣布结婚，在群众中造成了影响，他们就毫无办法。铃铃也就会放弃了您的。”

“情况即使是这样，对你也太危险了，他们不会轻饶你，何苦连累你，卖一个还搭一个。”徐波克低沉地说。

“我知道你会这么想的，徐波克同志。”陈冀的声音是低沉的，但是却无比地坚定，“这个问题我想过了，我认真地想过了。是为了你，实际也是为了我自己。就是你能做他们的明牌驸马，我也绝不当他们的秘密夫人。现在，你、我都面临着关键的时刻，蔺力戈已经通过苏芳给我下最后通牒了。”

“陈冀同志，他们会对你下毒手的。”徐波克把问题说得更明确了。

陈冀轻蔑地笑了一下，说：“下毒手有什么可怕，难道我们俩人的命运现在不就攥在他们手里吗！再说，他们蔺家的事情我知道得太多，我的归宿我早有料定了，不会比那几个姊妹好，只能更惨。”陈冀走到窗前，抬头向大海望去，她的眸子是那样明亮，闪耀着坚毅的光辉，感情深沉地说：“我是一个孤儿，是在党的温暖的怀抱里长大的。毛主席是我的救命恩人，共产党是我的重生爹娘，没有党和人民就没有我的一切。党把我培养成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我不能坐以待毙，要起来和他们斗争。所以，无论如何，我们两人要争取出去一个，去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揭发他们的罪行。如果让他们掌握了我们的国家，人民就都象你我现在一样，无端的遭受灾难。”陈冀转过身，目光是那样沉着冷静，她走到徐波克身边继续说：“也应当有充分地准备，我们的斗争可能是徒劳的。但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在这个地方怎么能苟且偷生。徐波克同志，这不是婚姻问题，更不是爱情。摆在我们面前的出路只有一条，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就是你我出不去，也要在这里大闹一场，把事情通过另一个途径闹到中央去，让全国人民都知道，到那时候，我们就真

正得救了。”陈冀说完，舒展开眉头，望着朝阳映照的大海，笑了，笑得那样真挚、坦然。

徐波克被陈冀那博大的胸怀，崇高的感情和深刻的思想深深地感动了。呵，平常看来只是个娴静的姑娘，有着多么纯洁的灵魂和火一样热烈的信仰啊！什么言词也难以表达他对陈冀的敬慕和爱戴，他只是无比信赖地说：“陈冀同志，我是一名中共党员，做为你的同志和战友，完全服从你的指挥和安排。”

二十五

魔窟中的婚礼

经过半宿的努力，陈冀把客厅装饰一新。她特意在落地窗上贴上一对鲜红的双喜字，台桌上摆满了各色烟茶糖果。早饭后，不知陈冀采用什么方式宣布的，她和徐波克结婚的消息象风一样吹到各个角落，陈冀的人缘好，大家都为她的喜事感到高兴，只是太突然了，加上对徐波克有点神秘感，所以也引起一些议论。还没到预定的时间，贺喜的人们就三三两两地陆续上来了。

徐波克穿一身银灰色的中山装，那条裤子是细心的陈 冀专 给他 定做的。他精神抖擞，热情

地为客人点烟送糖。陈冀穿一身墨绿色的青年装，削肩束腰，两条又粗又长的发辫，用金色的发卡束在肩后，比往日更加秀气，她给客人提壶倒茶。

同志们都说陈冀有眼力，对象选得准，又夸他俩是天生的一对儿。年轻的警卫战士和护士们嚷嚷起来，说昨天晚上没闹上洞房，今天得补上。有的让小陈谈恋爱经过，有的问小陈结婚为什么采取突然行动，有的让他俩表演节目。

二人被逼得没法，不得不以假当真应酬一番，各自唱了两首歌儿。有一首《理想之歌》是他俩合唱的，听者无心，唱者有意，两颗渴望自由的心，好象乘着歌声的翅膀，冲出魔窟，飞向阳光灿烂的广阔天地——

苏芳被一阵阵歌声笑语惊呆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她顺着声音找到徐波克的房间。只见屋里人声鼎沸，热闹非凡，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儿，徐波克已经落落大方地走到苏芳的跟前，手捧糖果朗声说："请苏姨吃糖，喜糖！我正要去请您来参加我们的婚礼！"说罢用手指着穿戴一新的陈冀，此时她的胸前不知被谁戴上了一朵鲜红耀眼的大红花。

苏芳好象遭了雷击一样，两只精明的小眼睛变得呆直了。她木然地站着，半天不能行动，不

能说话。她从震惊中清醒过来以后，咬牙切齿地说："徐波克，铃铃和她妈马上就到，看你怎么交待！"

徐波克也针锋相对地说："我有什么难交待的，我倒要看看苏主任怎么交待！"

苏芳象发疯一样，立即冲过去，将窗上的双喜字撕得粉碎，向围上来的人们吼道："滚！你们都给我滚！"贺喜的人们带着惶惑不解的心情，一个跟着一个地离席了。

这时，铃铃和她妈的汽车已经驶进了疗养院。下车后，她们发现人们正在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似乎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赶忙找来苏芳询问婚事办得怎么样。

苏芳吓得魂不附体，垂手而立，只好报告了实情。

铃铃一听徐波克和陈冀结了婚，气得七窍生烟，暴跳如雷，顾不得她妈如何发落苏芳，便发疯似地跑到楼上，喊叫着陈冀的名字。陈冀从办公室里走出来，铃铃怒不可遏地说："好一个陈冀，你真有一手，能演戏啦！"

陈冀反而平静地低声道："铃姐，我不明白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蔺铃铃掐腰喊道："别装蒜，他是我的！"

"我知道，他是您的表哥。"陈冀说话还象

往常一样柔顺。

“住口！他是我的爱人，我的丈夫，就要结婚的丈夫。”蔺铃铃声嘶力竭地喊道。

陈冀故作惊愕地说：“铃铃姐，真的吗？我实在一点也不知道，您不是亲口对我说是您表哥吗？您要爱他，我怎敢同您去争……”

铃铃气急败坏，有口难言，嗷的一声向着陈冀扑去，连撕带打。

这时，徐波克闻声赶来，拽住蔺铃铃问道：“蔺小姐，你凭什么打人？”

蔺铃铃看见徐波克，恰似火上浇油，气上加气，破口骂道：“徐波克你给我滚蛋！给我滚蛋！”

“是啊，我是要走的。”徐波克向蔺铃铃庄严宣告，“但是，在临走之前我要忠告你一句，爱情是人类一种崇高纯洁的感情，不能强迫，不能贿买，更不能欺骗。不管你们的权势多么显赫，也不管你们的家庭怎样富有，真正的爱情是掠夺不去的，她永远属于真正志同道合的人。”说话间，陈冀已经依偎在徐波克的身旁。

蔺铃铃羞怒难当，反唇相讥道：“骗子，你是个大骗子！不要讲得那么好听，你不是有姓肖的了吗？你不是说你爱她吗？你不是口口声声讲究美丽、纯洁、高尚的灵魂吗？怎么受不了姓陈的

诱惑？我决不允许你们这样胡作非为！”

徐波克此刻并不想辩驳，他的脸上浮现出一缕胜利的微笑。他不再理睬蔺铃铃，拉着陈冀的手说：“还是请蔺小姐消消气，咱们走吧！”

苏芳听见铃铃在楼上吵闹，赶快跑上来排解：“嗯……铃铃姑娘……”“啪”，冷不防地挨了铃铃重重的一记耳光，她再也说不出话来。

蔺铃铃指着苏芳的鼻子申斥道：“都是你办的好事！为我好，为我好，为我好为什么找来一个这样的人？你安的什么心？安的什么心？！从今以后，你也给我滚蛋，永远别登我家的门。”

苏芳手捂着火烧火燎的腮帮子，真是哑巴吃黄连有口说不出。这个小姐一发火，叶君都得让三分，何况她呢。铃铃恨恨地走了，她才灰溜溜地下楼。

绝望中，一桩狠毒的阴谋酝酿出来了。

当天下午，徐波克被叫到叶君的房间，屋子还是那样清静淡雅，跟前没有别人。这个表情呆板的胖女人，好象很难过，她用下了决心的口气说：“徐波克，道不同不相为谋，强拧的瓜不甜哪！我们家的姑娘丑，才学浅，和你不般配，你另有选择我们绝不勉强，那就请便吧。”

徐波克正色答道：“首长之家，实在不敢高攀。”

“清高吗，也是种美德。我很欣赏你的胆量和气魄。好吧，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既然认识一回，以后还可以常来走走。我知道你多年要求回大连工作，那就回去吧。”叶君的口气委婉缓和，颇有大首长的气魄和风度，“至于陈冀的工作，一时还脱离不开，等有人接替的时候，让她也到大连去，和你在一起。你们是应该在一起的。你先收拾收拾，今天就送你启程。”

徐波克刚走出屋，叶君的脸色便阴沉下来，朝着刚走进来的铃铃厉声问道：“小冤家，你都向他说什么没有，有关这里的事情，特别是你哥哥的工作情况……”

“我什么也没说过，我不知道他都干些什么见不得人的活动！”铃铃堵气地说。

“没说？”叶君的三角眼倒立起来。我问你，他都有了肖音，为什么还和陈冀结婚？”

“陈冀不是好货。”铃铃发狠地骂道。

“光知道吃醋。”叶君连女儿都挖苦了。

苏芳胆战心惊地说：“这小子很犟，我看他是为了反抗。”

“一对儿笨蛋！”叶君的阴冷的目光逼人，“事情没那么简单，他们突然结婚谁敢保证不是金蝉脱壳计？冒着这样大的风险，必有大谋。不是铃铃就是陈冀，叫姓徐的闻到了一点儿味道，

要明白，就是一点点儿也要酿成大祸。你们知道庐山开会的情况吗？幸亏是现在，假若让他们把事情闹到庐山会议上去，那后果……徐波克是个危险的人物，你们要从政治上考虑问题。懂吗？”说完，叶君往沙发上一仰，双目紧闭，少顷，她又微微睁开眼睛命令道，“我的苏将军，这个宝贝是你搞来的，还是由你安排他吧。不过不要在这里，最好他回到大连以后，我要听候处理结果！”说罢，起身朝里屋走去，刚要关门，又回过身说，“陈冀的工作应该结束了，你安排吧。她比徐波克更危险，可要快点儿。”

苏芳躬身应是。

在徐波克的房间里，陈冀愣愣地站在徐波克身边，看他打点行装，因为她意识到了，在这个无法生活下去的环境里就要剩下自己，马上就要和他分别了，很可能是永远永远地分别——诀别。这个分别是她精心安排的，正是为了这个分别她才不顾一切地做了她能做到的一切。然而那时候，她想到的不是分别，是一场殊死的战斗，是为了奔向一个光明的目标。现在，事情正按着她的预想向前发展，看着即将离去的徐波克，她感到可怕的喜悦，同时又感到幸福的凄凉。

她积十余年的岁月，在她生活的有限范围

内，以那洁净得如一张白纸的心灵，用那童真的求知的目光，一直在寻觅当代英雄的身影，生活终于没让她失望，她到底发现了他，她毅然决然地和他一起战斗，她分享了战斗的幸福，她觉得不胜荣幸。现在就要和他分别了，心情是那样眷恋，这是对崇拜者、尊敬者的依恋。她为这件事情的如意胜利感到高兴，但对他的未卜的将来又深深担忧，甚至不愿想那种非常可能出现的后果，她怎么能不感到可怕？她还是个二十六岁连男朋友都没处的年轻姑娘，一个完美无缺的青年闯进了她的生活，她把个人生活的理想曾经寄托到他的身上，但是到现在他还一无所知，由于她的帮助，他即将奔向美好的生活，和这样一个人分别，她怎么能不感到无限的幸福？但是谁又能责怪她不感到凄凉呢！

陈冀终于依依不舍地说："波克同志，这一别说不定什么时候还能见面。"

徐波克安慰她说："如果我旅途顺利，党会很快派人来救你。你要百倍提高警惕！他们对你不能善罢甘休，有机会你就应该逃出去，是时候了。"

陈冀没想自己今后应该怎么办，因为她知道已经用不着她想了。只是觉得离别时间将近，应该说些该说的话，但几次欲言又止，后来终于鼓

起勇气说："波克，有生以来，第一次办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虽然是假的，我却是当真的做了。我二十六岁了，遇见了你这样的好同志，我心满意足了。"

徐波克安慰她说："陈冀同志，你不要难过，你会……"

陈冀打断了他的话："我不难过，我很高兴，即使我会因此遭到什么不幸，我也决不后悔。"她的眼里闪耀着喜悦的泪花，停了一会向徐波克请求说："别忘了，你和肖音结婚的时候，请把你们的照片送给我一张。"

徐波克的泪水夺眶而出了，他深深地点头应诺，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陈冀同志啊，你有一颗比金子还可贵的心。徐波克缓慢地抬起右手，挺起胸脯，庄重地向陈冀敬一军礼，象对待首长，象对待亲人，是感谢，是尊敬，他久久地不把手放下来。

陈冀给徐波克还礼，深深地鞠躬，猛地背过身，刹那间，泪水终于冲出眼窝，溪流似的淌下来。

陈冀把徐波克送走之后，正坐在床边儿出神，苏芳急冲冲地走进来说："好消息！陈冀，快收拾一下，首长答应你和波克一起走了。"

这意外的消息使陈冀心里一阵狂喜，她没顾

问个底细，便慌慌忙忙地收拾东西。

苏芳在旁催促说："把牙具带上就行了，其他东西，以后给你邮去。波克的船要开了，快走吧。"

陈冀只带几件随身衣物，就跟苏芳来到海边，登上了一艘快艇。苏芳指着大海中的一缕烟云说："徐波克就在那艘船上，咱们快去赶他。"

陈冀请苏芳回去，苏芳说她和波克还有话说，于是她们一同乘快艇向大海中驶去。

陈冀站在快艇的舷栏旁，迎着海风，眺望着前方的船只，心里充满了对未来新生活的热烈向往，思潮象大海的波涛一样翻滚，她要尽快地去北京，进中南海……她要帮助徐波克寻找肖音，她要参加他们的婚礼……突然她眼前出现了无数的光环、光线、星光，象太阳、象月亮、象星斗、象彩虹，啊，身体也从来没有过的自由自在，好象飞在空中，躺在柔软的云团上。她不知道头上挨了重重地一击，已经坠入海水里。只看见眼前的光环越来越红，啊，那是她献给波克和肖音的两朵红花……她的对人生的美好思维和身上墨绿色的青年装一起，渐渐地渐渐地融入那深蓝色的海水里。广阔的大海啊，成了陈冀同志永生的宫殿。

二十六

海　　祭

一九七二年二月，肖音冒着漫天大雪，疾步行走在大连的街道上。她心急如火，下车以后一直扑向徐波克的家。

肖音被调到新疆军垦农场以后，和所有的亲戚朋友都断了联系，她发出几十封信，但是一封回信也接不到。她悔恨自己不该给波克写那封信，她更悔恨同波克最后一次会面时，没有把事情的原委弄清楚。她实际上已经失去了人身自由。一年后，她要求回北京和东北探亲，想不到单位竟以战备紧张为借口不批准她。直到“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四个月后，她才被允许回家。她多想知道波克的情况啊，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路是熟路，门是熟门，肖音很快来到徐波克的家。她来不及敲门，就一下子闯进屋里。肖音只见冷清清的屋子里，白发苍苍的徐伯伯在操炊造饭，她不由得打个寒战。她见徐伯伯用陌生的目光打量她，就把提兜、背包放到椅子上，摘下大口罩说：“您不认识我了，徐伯伯？”

徐古风眼神虽然有些昏花，但听姑娘那清脆耳熟的声音，已认出站在他面前的是谁了。徐古风忙放下手里的炊具，招呼肖音回客厅，说："从新疆来吗？"

"嗯，从新疆来。伯母和波克呢？"肖音性急地问。

徐古风象没听见肖音的问话似的，只是手忙脚乱地招待她，说些无关紧要的寒暄话。

肖音从徐伯伯错乱的表情似乎觉察出点什么，她再也沉不住气了，就直截了当地说："徐伯伯，您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不是波克已经和什么人结婚了？"

徐古风拉过把椅子，坐在肖音对面，长长地叹口气说："孩子，事情已经过去一年半了，不要再提那令人难过的事了。"

肖音的心颤抖了……

徐伯伯眼里慈祥的光泽，渐渐变得清冷凄凉起来，他是多么不愿意向别人叙述儿子悲惨的遭遇啊！但是对肖音，他怎么能不说清楚呢？他强忍着扎心的悲痛，把发生过的一切都告诉了肖音。

当肖音听到那次苏芳让她给波克写信，原来是骗她给波克施加压力时，她咬着嘴唇，泪珠儿滚落下来，痛悔得不能自持，伏案痛哭。

徐古风继续缓慢地讲述着："在一九七〇年九月九日凌晨，四名公安人员突然来到我们家里，告诉我说，'徐波克在海边自杀了。'

"我说他在北京，根本没回来。他们硬拉着我去海边认尸。我看见波克穿一身银灰色的衣裳，躺在一块礁石旁边，脸朝上，半睁着眼睛，满面怒容。"

肖音已经泣不成声，悲哀、痛苦、悔恨撕裂着她的心。她想起了他们分别时，她让他把银灰色的中山装脱下来，他那犹疑的神色，他把她赠给的一件衣服都看得那么珍重，一直穿在身上走向了另外一个世界，可是自己却对他写了一封那样的信……

徐古风的目光变得锐利如剑，他愤怒地站起来说："波克死后不到一个星期，他们把我也抓起来了。我入狱三天，你伯母就病死了。直到一个月前我才出狱。组织上后来通知我，波克是被他们迫害死的。据说，与他同时被害的，还有一位勇敢的姑娘，是她帮助波克逃出魔窟，结果两个人还是死在了魔鬼的手里！"

停了一会儿，老人抚慰肖音说："孩子，别难过了，这些已经成为历史，你我都是幸存者，还得抬起头来朝前看哪！"

肖音的眼泪已经被一股强烈的怒火烧干，她

咬牙切齿地骂道："这些家伙太狠毒了，我要揭发、控诉，参加揭批他们的斗争，让全中国人民都看清，那些整天高喊'高举''紧跟''伟大'的家伙，竟是这样的一伙丑类。"

夕阳还剩下最后一抹余晖。徐古风应肖音的请求到海边看望波克最后躺倒的地方。喧嚣的大海波涛汹涌，浪涛拍击着岸边的礁石，肖音走着走着，泪水又止不住地流下来，这是一条她熟悉的路，是和波克第一次到海边走过的路。沙滩、礁石，她记得清清楚楚。他俩曾在前面的馒头礁上憧憬过美好的未来。啊，波克在最痛苦的时候，还在寻觅他们美好过去的踪迹。当徐古风指给她波克躺倒的礁石时，她的心粉碎了，她惊呼着一头扑到徐古风的怀里，恳求说："爸爸，我做您一辈子的儿媳，您收下我吧，好爸爸，收下我吧。"

"好孩子，做我的女儿吧。要记住，我们都是人民的儿女，是他们养育了我们，他们象大海一样，蕴藏着无穷的力量。"老人抚摸着肖音的头，望着排空的海浪，朗声说："抬起头来，看哪，大海愤怒了！"徐古风悲壮苍朗的声音，随着呼啸的涛声飞上云天。

肖音从提兜里拿出一件洁白的细纱连衣裙，这是她为自己和波克的婚礼准备的。因为波克不



止一次地说她在夏令营时穿的那件白地素花连衣裙漂亮。她把连衣裙挽成一朵偌大的白花，用石头压在馒头礁上，没想到这件衣服竟成了波克的祭品。她望着在寒风中飘动的白花，和波克生前相

处的美好往事，又蓦然翻上心头……

徐古风为痛不欲生的肖音擦去眼泪，拉着她踏过飞溅的浪花，在苍茫的暮色中坚定地向前走去。

一九七九年六月第一稿

一九八〇年八、九月修改